

目 录

西德帝国主义的经济备战活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	1
现代西德帝国主义特别富有侵略性的经济 基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霍·汉贝尔格、格·毛里夏特	50
波恩国家和新纳粹主义	(苏)烏利雅斯	60
西德军国主义及其学說	(苏)齐吉奇科	81
西德生产原子武器的准备情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拉斯美洛夫	99
鲁尔在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中所起的 作用	(苏)扎波利斯基、 尼科利斯基、謝夫欽科	109
欧洲安全和西德原子武装	(苏)阿尔祖馬年	125
波恩在波罗的海的战略计划	(苏)鮑戈亭	145
必須及时制止西德军国主义	(法)罗札·米歇耳	155

西德帝国主义的经济备战活动^①

西德有影响的政客每天都在叫嚣“解放东部占领区”和“收复德国东部地区”。阿登纳在波美拉尼亚同乡会的一次大会上宣称：“当德国历史性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是不会忘记德国的东部地区的”^②。曾经在思想上替法西斯罪行开路的所谓“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的理论，现在又在加以公开宣传了。巴伐利亚州国务部长斯泰因（“难民党”）于1960年9月5日在《西里西亚评论报》上为“还乡日”写的文章说道：

“我们将会经历这样的事情：有朝一日发生销售困难，我们在各个国际银行中的外汇储备和存款消耗殆尽，那时我国各阶层人民才认识到，让德意志这样伟大的民族生活在一片不能保证其人民的口粮的土地上，从长远来看是多么违反人性的状态。……需要东德的，不仅是移民，而是全体德国人……”。

一位大学教师、维里麦克博士，在1959年第三期《德国东方知识》杂志（德国东方教育学会机关刊物）上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并补充说：

“另一个论据是，在战争或类似战争的危机状态下，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早在上两次大战中，德国人民就是用了最大的努力才免于挨饿的。今天，他们丧失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谷仓，因此，如果由于某种影响，粮食进口被切断，那连几个月都维持不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所涉及的是赤裸裸的生存问题，它迫

① 编者对本文曾略作删节。

② 《德国东方情况报道》，波恩，1961年1月30日。

使我們去索回那些由于德意志文明经营了七百年之久而永远属于我們的土地，这些土地只是通过国家的强盗行为才被夺走了的”。

西德帝国主义者用这种謬論，在思想上为侵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波兰和苏联进行准备，并借以摆脱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所造成的矛盾。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尽管遭到重大损失，但仍拥有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更为强大的经济潜力。因此，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它的侵略矛头首先是再次指向东方，它的第一个目标是尽可能恢复1939年的“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今天，这一矛盾形成了德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一般基础；而某些特殊因素則更加剧了这种侵略性。

首先要指出的是，西德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結成了紧密的联盟。美国帝国主义在开始复活西德帝国主义时所抱定的目的，就是要把西德帝国主义变成欧洲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打击力量。而西德帝国主义也忠实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西德帝国主义已经把西德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政治軍事卫星国，从而也就变成了欧洲地区的主要战争温床。

其次，西德帝国主义策划进攻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波兰和苏联；其目的不仅想夺回一直还被列为“东部资产”^①的企业，而且主要想消灭社会主义和平建設的生动范例。因为这种范例今天已对西德工人阶级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加剧，导致了西德帝国主义经济力量和它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所占的分額之間矛盾的进一步尖銳化。

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不仅指向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指向毗邻的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一致，使西德垄断资本难以得逞，它于是首先大力反对它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

① 西德的《股份公司手册》至今还公然把七百八十六家民主德国境内的企业、一百七十二家波兰境内的企业、八家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企业和二十八家苏联境内的企业列为西德垄断资本的所謂“东部资产”。——譯者

并且企图夺取他们的部分势力范围。首先它竭力控制其邻国的军备潜力，以准备新的战争冒险。西德在做法上同法西斯时代的区别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是采取“和平”的方法，即打着“欧洲整体化”以及“国际军备合作”等幌子。所以，西德的伙伴们要放聪明些，不要忘记，西德帝国主义曾几次把西欧投进血泊，而且会毫不迟疑地再这样干。

德国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计划而创造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在旧的纳粹将军领导下充满复仇主义思想的联邦国防军。在他们的参谋部演习中，这支军队只知道“红色方案”^①。他们根据这个方案，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以及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冬季盾牌”和“抓紧”^②等原子战争演习。这支计划定为三十五万人的军队将成为一支“骨干军队”；一旦总动员，它能够在数日之内变成一支庞大的军队。除了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的十二个陆军师以及空军和海军部队外，还有一支所谓本土部队，它在各县、专区和各州都设有司令部。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就变成新的营、团、旅、师的司令部。

建立、训练和维持这一支旨在进行原子战争的军队，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备战、消耗大量的物质和财政资源，使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扩充军备。这种过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一、德国帝国主义的军备计划

西德垄断资本扩军备战的经济方案

波恩军国主义者的军事方案和以这一方案为基础的备战措施，不久前在1960年8月20日公布的波恩联邦国防军“参谋部”备

① 即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案。——译者

② “冬季盾牌”和“抓紧”都是演习的代号。——译者

忘录中已经披露。该备忘录列举了三个要素作为德国帝国主义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先决条件”：

1. 普遍义务兵役制；
2. 西德军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军事“整体化”；
3. 以原子武器武装的联邦国防军。

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的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考虑和计划，都是以上述基本原则为基础的。

《国防知识》杂志的一篇文章要求“一切经济力量自觉地以完成国防任务为其目标，调整，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使经济进程和措施服从于国防任务”^①。这篇文章是该刊1961年第一期的第一篇，从出版日期和它在这一期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它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西德军国主义势力的官方态度。

在这里，“国防任务”这一概念是波恩政府为了掩盖其可耻的侵略意图而用来迷惑群众的说法。

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在确定其备战经济方案时，必须考虑当前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不相同的一些事实。

(1) 1949年波恩建立分裂国家之后，就计划建立一支新的国防军。但是各国人民的反对，迫使西德把实现重新武装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

在法国人民使欧洲防务集团条约遭到破产之后，1954年10月23日签订了巴黎条约，1955年3月波恩议会批准了这项条约。西德从而就或为较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德国帝国主义只是在1956年才开始建立这支新军队。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今后也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反对。

(2) 北大西洋集团的波恩军队的建立同当年法西斯扩军备战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德国工业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拥有巨大的闲置生产能力，而且对法西斯扩军备战

^① 《国防知识》，慕尼黑，1961年第1期。

說來，當時存在着幾百萬的失業大軍。西德的擴軍備戰卻沒有這種有利因素。然而，儘管德國帝國主義喪失了部分領土，遭受了戰爭創傷，而且部分企業被拆除，但是它的經濟實力早在1955年就超過了戰前水平。

(3) 德國帝國主義的重新武裝，隨着聯邦國防軍開始建軍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此時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已有十年之久。在這十年間，軍事技術有了飛躍的發展。此外，在1945年以前，德國軍火康采恩只是在某些方面(如導彈、噴氣發動機)對國際發展水平起着決定作用，而其他部門(如原子武器、雷達)卻落後於人。雖然某些康采恩和大企業，在1945年之後非法地在國外生產各種武器和軍事器材，但並未跟上國際水平。

(4) 此外，在1945年以後，曾一度暫時禁止西德生產任何武器，但是，後來隨着德國帝國主義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變成了美國的主要盟國，這種禁止就逐漸放鬆了，最後則被完全廢除。但是，在巴黎條約中，西德仍然被迫同意“自願放棄”生產原子武器、細菌武器、化學武器以及某些類型的導彈和一定噸位的軍艦。所以作出這些規定，首先是考慮到各國人民反對重新武裝西德。同時這也是西德為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作出的一個讓步；因為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法國和英國，雖然一般地同意西德重新武裝，但是並不希望讓德國帝國主義再度變得過於強大，以致危及到它們本身的特殊地位和計劃。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波恩軍隊開始建軍之時，西德本國在經濟上還不能為這支軍隊生產各種武器和軍事器材。因此，聯邦國防軍的初步裝備依靠進口。通過進口的方式獲得軍火就不致於使聯邦國防軍的建立引起巨大的經濟困難；然而，更重要的是，在繞過了西德本國人民群眾的反對之後，不要在政治上又產生其他那怕是很小的麻煩。

這種形勢就使得西德統治集團採取了下述的軍備經濟方案：

利用現有的閑置生產能力進行軍備生產，特別是生產輕

武器、弹药，生产和維修坦克；如果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拥有相应的生产条件，西德就放弃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

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成員国进行軍事合作，以利用它們的軍备潜力来为西德扩軍备战服务。

在联邦国防軍的建立过程当中，这种方案有了某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各个时期总的经济形势所引起的。开始，是軍备进口占首要地位。1957—1958年出現的危机迹象加速了西德康采恩和大企业参与軍备生产的过程。但是，由于西德軍火工厂并非在各方面都具有进行独立生产的充分条件，因此，除了同美帝国主义現有的紧密联盟之外，还要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成員国进行軍备合作。

在資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合作”的范围总是非常狹窄的，起初是交換情报和获得許可证，大約在1958年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西德企图在共同的軍备生产中取得領導权。1959年4月9日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巴德哥德斯堡召开的“钢铁、钢板和金属加工工业经济协会”會員大会上的演說表明了西德垄断組織对这一問題的态度：

“我們是从这种信念出发的：今天，在研究、发展和生产各方面，根据一定的重点，划定了各自的范围（这种划分既不是一个国家单干，也不是一切国家什么都干）。在划分的范围之内，我們能够合理地活动；因而，也就能够向別人提出軍事訂貨。”^①

現在，西德经济納入扩軍备战的程度，和本国軍事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已使德国帝国主义能够把扩充軍备的重点越来越放在本国的发展和生产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之間在制訂“共同的”軍备計劃方面的矛盾更加强了这种趋势。这些矛盾显著地推迟了波恩实现扩軍备战計劃的时间，因而西德便愈来愈坚决地努力进行自己的发展工作，以便将来把新发展的型号宣

① 《法兰克福汇报》，1959年5月6日。

布为“北大西洋公約组织的型号”。

西德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扩充軍备的潜力一样，是帝国主义軍事侵略計划的物质基础。波恩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法律措施，以便在最短時間內使整个经济为战争服务，并迅速扩大軍备生产。目前，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危险性，比軍备生产发展本身来得更大。

西德由于对海外原料的依賴程度超过战前，以及由于战略地位的更加恶劣，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更大的弱点。但尽管如此，目前，德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60年，西德的工业生产大約为1936年的275%，即比1936年全德工业生产水平高68%，比1939年全德（按1937年的版图計算）工业生产水平高32%。1960年西德按人口計算的工业产量比1936年增加了一倍。

这也表现在某些重要軍用原材料的生产方面（1960年西德生产与按1937年版图計算的1938年全德生产相比較）：原钢产量从二千一百八十万吨增长到三千三百四十万吨；石油产品从一百七十万吨增加到二千三百八十万吨；硫酸（按所含三氧化硫計算）从一百八十万吨增加到二百六十万吨；塑料从二十一万二千吨增加到九十九万六千吨；水泥从一千五百三十万吨增长到二千五百八十万吨。

加工工业各部門不仅建立了更大的、而且也是技术更完备和功率更高的生产设备能力。工作母机的产量从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吨增加到三十万零二千五百吨。这里必須考虑到，1938年，与人口比較，在全德工作母机的产量中，西德所占的份額較小（当时西德人口占58.1%，而工作母机的生产占48.2%）。

西德工作母机的产量（按实物单位計算）从1938年到1960年大約增加了一点五倍。实际的增长額还要高，因为，与机器的重量相比較，机器的功率增长得更快。

汽車和电气工业是两个最重要的軍备生产部門，它們的生产

增长特别快。1960年，汽車产量为1936年全德产量的五点二倍，电气工业则为三点三倍。

然而，经济潜力的其他重要因素却朝着不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德在原料上就已严重地依赖国外；1945年之后，这种依赖程度更加增长。石油和铁砂尤其如此。1950年，西德开采的石油还占石油工业所处理的全部原油的33.4%，1960年，尽管开采量增加了三倍，但所占份额却只有19.2%。同样，本国铁砂产量所占比重也下降了。1950年，西德开采的铁砂（按含铁量计算）与生铁产量比较，为31.0%；1960年只占19.4%。在五个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在用本国的生产来满足对铁砂的需求方面，西德名列最末。

在另一项重要的军事原料——橡胶方面，西德人造橡胶在总需求量中的比重不断增长，而天然橡胶的比重则下降了。西德拥有西欧国家最大的人造橡胶生产能力，其年产量达十六万吨。

然而，不能仅仅用某些生产数字来衡量德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潜力。西德经济力量的一个严重弱点在于，它今天处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不利的战略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是德国帝国主义丧失了领土，另一方面是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陆军摩托化、高速飞机、导弹等）有着重大意义。施特劳斯宣称，用今天的技术条件同二十五年前相比较，今天西德从东到西的纵深幅度，只相当于当时四十公里的距离。

波恩军国主义者首先借口自己的战略地位不利，企图取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同意，以便在其他西欧国家境内建立联邦国防军的基地。这种企图遭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西德统治势力及其他国家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总的说来，西德拥有迅速扩充军备的一切必要前提。尽管西德不利的战略地位和它对原料的依赖性日益增长（这两个对德国帝国主义不利的因素只是在战时才会起作用），但它的经济潜力仍然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以建立和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

西德扩军备战的某些特点

随着扩军备战计划的逐步实现，德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五年之后，已经拥有一支军队，而且这支军队已经成为西欧危险的军事力量。

但是，到目前为止，建立这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西德军队所耗费的費用，按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却大大少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美、英、法)。

軍費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1959年数字,%)

美 国	11.4	法 国	8.1
英 国	7.9	西 德	5.1

侵略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建立这支军队，迄今还未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那样，使经济承受沉重的负担。原因何在呢？

除了波恩扩军备战计划的拖延以外(由于这种拖延，使联邦国防军目前还处于建军阶段，其原因将在第三章加以阐述)，还有某些特殊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西德帝国主义有力的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波恩军队迄今获得的装备，大部分是北大西洋组织其他国家(首先是美国)“供应”或“租借”的。此外，对于某些重要的军火，西德帝国主义者只需要购买专利权，而其费用大大小于自己研究和试验同型号武器的费用。

根据1955年12月西德和美国之间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西德获得了价值四十亿马克的武器以装备波恩军队，然而大部分是几年前美军用过的旧东西。这些武器和军用器材从军事上和技术上看都是陈旧不堪的；由于保养不善，已经引起了无数伤亡事故。美帝国主义提供的援助，首先使波恩国防军能够很快建立起来，并

为战斗部队的训练创造了先决条件。在今后几年中，陈旧的武器将代之以现代化的，而且大部分是西德本国制造的武器，从而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波恩军队成为西欧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军队。

下列事例可以表明，订购军火和签订专利权合同，迄今已怎样相对地节省了西德扩军备战的费用：

美国租给西德海军的六艘驱逐舰所需的运送、修理和脱锈费用，每艘需二千万马克。如果建造一艘新军舰，西德大约要花一亿马克（一艘较大的、装备有导弹的驱逐舰，其价格达二亿五千万马克）；因此，这六艘“租给”的军舰就能“节省”四亿八千万马克。

西德为仿制六百零四架洛克希德“F 104 G”星式飞机共付给美国飞机康采恩一亿九千四百零五万二千马克（机舱基本许可证一千二百六十万马克，发动机八百四十万马克；每架飞机许可证六万三千马克。此外，分担美国继续改进星式飞机的费用一亿三千五百万马克）。研究和试验一架这样的歼击轰炸机至少要十亿美元（即四十亿马克），因而在这方面也“节省”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利用美制导弹装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波恩军队，不仅可以在“节省”研究和试验费用方面得到好处，而且在采购弹药方面也可以“节省”大量开支（下述计算，不包括原子弹头的费用。这笔费用没有公布。装备波恩国防军导弹弹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操在美国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西德不必支付任何费用）。据估计，一枚“诚实约翰”式导弹的爆炸力，相当于价值三千万马克的炮弹的爆炸力，而一枚不带弹头的“诚实约翰”式导弹的价值只有四万二千马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波恩军队的建立，可以比法西斯扩军备战时期更多地利用现成的军事设备。这一事实也有助于相对减少西德扩军备战的费用。这主要是兵营和机场等。1960年底，西德国防军有三百六十八个兵营，其中一百八十四个是占领军腾出来的；九十五个是原来被“平民占用”的；十六个是接收联邦边防军的；只

有七十三个是新建的。此外，有六十七个尚未建成，四十二个正处在設計阶段。联邦国防軍現在使用的机場大部分也是原有的。这些机場如果不是1945年以前就有的，就是战后用占領軍費新建的。

西德扩軍备战相对落后于原定目标的原因

尽管扩軍計劃从一开始就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援，但仍然沒有保持規定的扩軍速度。

原定目标是，到1958—1959年，建立、装备和訓練一支五十万人的軍队。1956年底施特劳斯接替布兰克出任国防部长后，立即采取了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軍队进行原子武装的方針，并把原定的建軍人数减至三十五万人。由于进行原子武装，这支为数三十五万人的軍队的战斗力至少要等于原計劃五十万人的战斗力，而这支軍队的建成日期則推迟到1961年。从目前西德扩軍备战的水平看来，尽管軍队的編制在1962年会达到三十五万人的名額，^①但是要用最重要的武器和軍用器材加以装备，特别是在空軍和海軍方面，那在1964—1965年以前是难以完成的。

考察一下原定軍費支出和实际支出之間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推迟实现扩軍备战計劃的程度。1955年規定，在1955—1956年到1958—1959年四个預算年度中，联邦国防軍的建軍費用为四百二十七亿馬克以上，但只支出了一百六十七亿馬克。早在1957年底，在1958—1959年到1960—1961年三个預算年度中，預計支出四百五十亿馬克，但是也只用了二百七十亿馬克。1961年和1962年波恩国防軍的建軍費分別为一百一十二亿馬克和一百三十二亿馬克。

西德侵略势力的代表、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不久前又多次表示，

^① 据西德1962年1月3日《世界报》报道，西德国防軍人数已达三十七万五千人。

他不滿意西德扩軍备战落后于原定的目标。1960年6月他声称：

“我已经……在长篇讲话和详细的书面报告中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机构说明，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满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现代化武器方面的要求。无论在规模上或建军期限上，我们必须请求对我们的原定计划作某些修改。”^①

1960年12月，施特劳斯的调子低多了，他说：

“在巴黎我必须向诺斯塔德将军和各国参谋人员说明，为什么我们没有完全达到1956年即已大为削减的计划目标，特别是，为什么我们在核能力方面处于严重的落后状态。”^②

什么因素使得建军情况落后于原定计划 的速度呢？人民的反对

西德扩军备战的速度所以落后于军国主义者的计划，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德本国人民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的反对，以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存在及和平政策。这首先把西德开始扩军备战活动拖延了好几年，后来也经常严重地阻碍西德的扩军备战。

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不断朝着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今天西德帝国主义的活动日益受到限制。统一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严重地动摇了西德垄断组织的统治基础。

帝国主义统治势力也必须考虑到西德的工人阶级。不顾波恩政府企图采用公开的法西斯统治手段，西德工人阶级同西德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中反对战争政策的人们结成联盟，日益强烈地反对战争计划。由于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西德《联邦政府新闻及情报局公报》，波恩，1960年6月4日。

②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1960年12月21日。

德国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采用粗暴的手段推行扩军备战了。德国帝国主义实现扩军备战计划的条件起了变化，从而使原定目标迟迟不能实现。

帝国主义者对自己估计过高

另一个对西德扩军备战起抑制作用的因素，是德国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估计过高。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再次表明他们不可能现实地估计国际力量的对比，以及他们本身的地位。因此，他们的扩军备战计划是不现实的。由于他们力图实现他们原定的计划，因而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现象：负责波恩扩军备战的有关机关贿赂成风。其结果是，武器、仪器和军用物资存在许多缺陷，有的甚至不能使用，而西德统治集团为实现其侵略阴谋是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的。

在联邦国防军的建军初期，大力加强扩军备战的速度，也造成许多错误，波恩国家第一任国防部长布兰克要为此负责。

利害冲突

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个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对西德扩军备战活动之落后于原定目标，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矛盾一再推迟了具体的军备计划，特别是“共同的”军备计划的实现。产生这些矛盾的部分原因是，在接受军事订货时，都要争夺较大的利润。但更主要的是，德帝国主义力图扩大军事实力和争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重要职位，使得这些矛盾尖锐起来。这些矛盾过去和现在基本上都起着推迟西德扩军备战的作用。实例之一是，围绕着争夺供应西德空军标准飞机而进行了几个月的苦斗。这场斗争最后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康采恩获得了胜利。

到目前为止，各个国际集团之间的矛盾，至少已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重要军备的“标准化”遭到破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所有国家就共同研究和发展计划而提出的每项要求，都是幻想，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首先是追逐利润这一规律，是同这种计划相对立的。1960年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还有二十五种“标准化”燃料，七十种不同的挥发油和二十二种不同的润滑油^①——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备物资“标准化”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军事作家密克歇为此写道：

“西方国家目前已进行了十一年的扩军备战，是一件没有用的工作。不协调的武器生产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引起了难以置信的混乱。研究那些奇特的武器的费用，消耗了美国军事预算的70%，英国的45%，法国的50%。而这些武器的用处则愈来愈成问题。人们醉心于技术的进步，要把武器从一个‘新面貌’变为另一个‘新面貌’。许多已证明是有用的经验被随意抛弃，新玩艺试验得太多，而搞成功的东西则太少，无论如何，同已经支出的钱相比较，是太少了。”^②

1959年12月16日，施特劳斯在巴黎发表的一次演说中，特别说明了在缺乏合作的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势，并散布他那套不实际的想法，说什么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合理”和“节省”地进行扩军备战。施特劳斯发表这篇演说时所采用的方式被垄断资本家及其记者们称之为“忧虑的演说”。

“同军事的必要性相反，在后勤方面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使人可以寄以希望的那种整体化的趋势。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对此表示非常遗憾，那我就是不诚实的。

“我们也必须明白，只要人们没有决心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军械及车辆在原则上和军事上确定统一的要求，所有建立武器和器材标准化装备的企图，效果都将是微小的。人们有理由要求合理地 and 节省地使用一切财政资金。只要还没有能

① 西德汉堡《时代日报》，1960年4月1日。

② 西德《斯图加特日报》，1960年6月9日。

达成合理的分工，只要私营经济和国家经济的特别利益还受到保护，只要威望问题还起着重大作用，只要重复劳动还发生作用时……那么，我们就不应埋怨，利用系数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我们大家都很忧虑，这是由于意见不一致，由于存在着共同的不安，由于有着共同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对未来没有把握。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是共同加以掌握，否则就根本不能掌握。”^①

西德资产阶级内部和垄断资产阶级内部利益上的矛盾，也促使西德扩军备战的拖延。除了那些认清了波恩战争路线的疯狂性的人们反对扩军备战之外，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波恩扩军备战计划所以持保留态度，也有着经济原因。某些大企业，其中也有几家西德最大康采恩，由于一般的经济发展还比较好，它们能够在西德国内市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并不倾向于过多地参与军火生产而放弃其有利地位。近来，西德“民用”生产所取得的利润已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西德最大康采恩的利润有些甚至超过了它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获得的财政利润。

二、利用西德本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其他国家的军备潜力扩军备战

现在，西德本国还只生产一部分武器、战争物资和军事设备——尽管其比重在不断增长——西德垄断资本依然要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军备潜力。

西德为波恩国防军的若干部门进行军备生产

西德的军备生产同几年前的水平相比，在各方面都扩大了很多，特别是在海军和空军的装备方面；但本国生产的陆军装备却

^①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1959年12月22日。

相对的少。西德在替陆軍生产的装备中，特种載重汽車所占的比重最大。这项生产的絕大部分訂貨是由斯图加特的戴姆勒—本茲汽車公司(弗里克康采恩)和它的子公司——因哥尔斯塔德和杜塞尔多夫的联合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奧格斯堡的奧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公司和科隆的卡洛克納—洪堡—德以茨公司承包的。

卡塞尔的汉舍尔股份分司，汉諾威的萊因钢厂——汉諾馬格股份公司和科隆的克洛克納—洪堡—德以茨公司已经完成了一千六百輛装甲車的生产。这几家公司現在在等待坦克車的訂貨，因为西德坦克車的設計和发展由于同法国和英国垄断資本的爭执而受到拖延。目前总共有十家西德公司从事装甲車生产。^①

1945年以前曾經是法西斯德国最大軍备康采恩之一的匡德康采恩，最近重新投入了軍备生产。卡尔斯茹尔的卡尔斯茹尔工业股份公司(过去是德意志軍火股份公司)和它的子公司——奧柏恩多夫的毛塞公司——一起建立起了一个“特別任务研究所”，无疑是为了接受軍事訂貨。卡尔斯茹尔工业股份公司1959年获得了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部队制造二千輛自行火炮的訂貨，1961年4月1日它在呂柏克—施魯图普的分厂和在西柏林的一家子公司——德意志車廂和机器制造股份公司——接受了水陆两用汽車的生产任务。到1963年为止，它还将替美国水陆两用汽車公司制造两千五百輛这类軍用汽車，价值共达四亿馬克。

慕尼黑的硝基化学股份有限公司1959年同一家意大利公司共同在羅馬設立了一个气体化学公司——发展火箭燃料的公司。埃森的瓦扎尔化学公司(克虏伯康采恩)和巴德哥德斯柏格的工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拥有硝基化学股份公司股本的一半。

工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联邦的资产，它总管联邦在一系列重要軍备生产企业中的投資。1945年以前，这家工业管理公司叫

^① 《经济概覽》，1961年4月17日，第89号。

“煤钢工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許多情况一样，这只是一个化名）。当时它的任务是经管那些用税金建立起来的军备企业的地产，因为企业本身在建立之后往往就轉让給垄断资本了。

直到开始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部队为止，工业管理公司的业务是管理并逐步出售战后留存下来的财产。但是从1956年起則有所不同：

“当时工业管理公司开始承担一項新的任务，这项任务远远超出了使用和管理地产的范围，更多地是从事帝国^①煤钢公司所搞的那一套。联邦国防部对这家公司很有兴趣。”^②

波恩国防部的这种兴趣，也表现在工业管理公司董事长人选的任命問題上。到1957年底为止，这个职务一直是财政部国务秘书兼任的，而从这以后，則改由战争部的国务秘书兼任工业管理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了。

目前，工业管理公司在军备经济方面有下列特殊任务：

1. 管理西德的远程油管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队的燃料要靠这个油管网供应（科隆的远程油管经理公司就是为此目的而建立的）；

2. 調拨油車、油庫和油船，以供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部队燃料（工业管理股份公司主要的子公司——汉堡油庫和运输工具联合公司拥有約一万四千辆油車，十艘内河油船和六个油庫）；

3. 管理威廉港的海軍船塢，这个船塢主要是維修船用发动机的，“因为私人的发动机企业（这里指的是德国南部的戴姆勒一本兹公司和梅因巴赫公司）认为利潤不大，不願意在沿海替联邦海軍建造維修工厂”^③；

4. 設計并建造奥托勃魯恩（在慕尼黑附近）的飞机工业研究中心，其費用預定为二千五百万馬克，其中一部分从北大西洋公約組

① 指希特勒德国。——譯者

② 《经济概覽》，1961年4月17日，第89号。

③ 同上。

织的资金中拨付；

5. 在萨尔多州的洪堡设计并建造一个坦克修配厂，这个厂的场地是从联邦铁路局接收过来的。

这样，工业管理股份公司尽管自己并不生产军备物资，但却是西德最重要的军备公司之一。

西德的飞机制造业，除去制造一些航空体育用的飞机之外，全部从事军事生产。

飞机工业部门目前正从生产教练机和运输机过渡到生产战斗机。近年来飞机工业的销售额急剧增长，今后几年还会继续增加：

1957	1,180万马克
1958	5,450万马克
1959	14,760万马克
1960	28,350万马克

飞机发动机的生产也在迅速扩大，但迄今为止，同保养和维修美国和英国供应的发动机相比较，其规模仍然很小。

西德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企业——由汉尼尔康采恩的奥格斯堡—纽伦堡机器制造厂控制的慕尼黑 BMW 发动机制造股份公司，公布了最近三年的数字：

销售额(百万马克)		在业人数(年平均数)
1958	8	约 550
1959	16	约 900
1960	30	约 1,200

根据波恩第一个飞机制造计划，已经替西德空军制造了九百五十七架飞机：

- 428架DO27型(联络机)
- 190架皮阿季奥P149型(教练机)
- 210架福加—马吉斯特式(M170R)(喷气式教练机)
- 129架诺拉特拉斯2501型(运输机)

除了少数诺拉特拉斯型飞机之外，上述计划已全部完成。今后

几年内将为波恩国防军仿制六百零四架多种用途的星式战斗机和一百五十架菲亚特C—91型飞机。西德飞机工业部门的全部公司和西欧其他许多飞机工厂都参与了这项计划。

波恩空军今后将只采用两种型号的教练机和总共六种型号的战斗机(其中有五种将是仿制外国的)。此外则是大量的直升飞机：向法国订购了二百零五架“云雀II”；美国供应西德凡托尔—波普直升飞机；克虏伯康采恩和美国飞机康采恩联合飞机公司共同控制的威悉尔飞机股份公司(不莱梅)正在制造S—64型西科尔斯基直升飞机(“飞行起重機”)。

美国几家大康采恩和制造飞机设备的大公司为了生产“星式”战斗機，特别在西德建立了子公司或签订仿制合同，从而在西德站稳了脚根。这些企业是：

本迪克斯公司(与德国电气总公司的子公司特勒丰肯共同在海德尔堡建立了台尔迪克斯飞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尔公司(在西德的子公司是慕尼黑的李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加列特公司(在西德与林登柏格的里伯赫尔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科尔斯曼仪器公司(在西德慕尼黑建立了科尔斯曼航空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在慕尼黑开设了分公司办事处)。

西德康采恩鉴于西德飞机生产的增长，也扩大了它们的生产计划：斯图加特的洛什股份有限公司又改进了一项航空设备的制造计划。在汉诺威的大陆橡胶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生产各种规格及能承受各种负荷的飞机轮胎。

波恩的军舰建造计划在最近两年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考虑到将要建造的船只的规格，这项计划已扩大了很多。形式上还保留着1958年的计划，规定新建十二艘驱逐舰。但只有四艘发出了订货，至今只有二艘下水。其余八艘所以到现在还未发出订货，是因

为不久前西欧联盟才允许西德建造大于三千吨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排水量在五千吨左右，可以装置火箭武器）。

西德海軍领导方面对建造这样大的船只的目的性，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波恩、基尔港和威廉港的“邓尼兹派”^①力主西德扩大潜艇舰队的规模。他们要求增建一百艘左右小型潜艇，来补充计划规定的十二艘排水量为三百五十吨的潜艇，并从而取代那八艘尚未发出订货单的驱逐舰。西德海軍军备的未来方案尚未最后决定。看来，西德海軍领导方面的两派似乎初步达成了妥协，一方面鼓励制造潜艇，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制造大型驱逐舰。首先将试造一艘五千吨驱逐舰（能装置火箭），然后再陆续生产。

西德具有制造潜艇的较有利条件。波恩国防部军事技术司司长费谢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曾经领导专为设计新型潜艇而设立的潜艇局。当时在费谢尔领导下工作的大部分专家现在又重理旧业。这些人能够利用他们积累的经验为今天西德的扩军服务。关于现在已经发展的潜艇，有一些颇能说明问题的报道：

“这批潜艇当中的第一艘将于明年春季下水。专家们透露，这种潜艇将是潜艇建造上的一次革命，因此很有前途出口。”^②

“计划建造的潜艇的型号，是绝对保密的。至今仅获悉，这种型号的潜艇的水下航速甚至超过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现代化的潜艇（时速二十五海里）。这种三百五十吨的新型号潜艇拥有极其强大的鱼雷发射装备。为了建造艇身，研究出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种钢。这种特种钢具有抗磁性，这种性能对对付磁性水雷是特别重要的”。^③

磁性水雷只在浅海中（例如波罗的海的西部和中部）才对潜艇有威胁。因此，从上述潜艇制造的“革命”中可以看出，西德垄断资本发展的潜艇，特别适合于在波罗的海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① 邓尼兹是希特勒德国的海軍头子，主张德国海軍以潜艇为主。——译者

② 《法兰克福汇报》，1960年4月26日，第97号。

③ 西柏林《每日镜报》，1960年5月8日，第4457号。

战争。

第一表说明西德海軍建造舰只的规模，但列举的只是一些能够作战的舰只。

法国瑟堡造船厂承造的六艘海岸扫雷艇和挪威替波恩海軍建造的两艘快艇不包括在第一表的数字之内。

通过新建和在国外购置，到1960年10月15日为止，西德海軍拥有的舰艇将增加到一百五十艘战舰和二十艘辅助舰。

第一表 1957年到1960年西德軍舰建造情况和向其他北大西洋集团国家购置的情况

种 类	1957			1958			1959			1960		
	St*	D*	Ü*	St	D	Ü	St	D	Ü	St	D	Ü
驅逐艦						1			3	2		2
輕巡洋—护航艦				1		1	3		6	1		
护航艦							1			6		
教练艦										1		
快 艇	4	2		12	7		9	13		5	6	
海岸扫雷艇	7			6	7		5	8			3	
快速扫雷艇				3			6	4		9	9	
潜 艇			2									1
登陆艇						6						

* St = 已下水的, D = 正在服役的; Ü = 接收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的。

目前正在特別加速建造的是护航艦、輕重艦和登陆艇。根据現有的材料情况如下:

- 13艘护航艦(每艘排水量2,200吨)
- 4艘大型供应艦(每艘排水量4,500吨)
- 11艘小型供应艦(每艘排水量1,500吨)
- 7艘 运油艦(每艘排水量4,500吨)
- 6艘 运油艦(每艘排水量1,500吨)
- 144艘 登陆艇

除去現有的六艘美国 LSM 型登陆艇之外(滿載时排水量九百吨), 1961年初又向美国购买了三艘登陆艇(每艘四千零八十吨)。上述材料說明, 波恩国防軍強調兩栖作战的准备。从而明显地揭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德軍隊是一支侵略軍的特点。如果只是为了防御, 并不需要什么登陆艇。所以制造登陆艇, 是准备用来进攻波罗的海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波恩海軍还准备购置一艘医疗舰: 不来梅阿道尔夫造船厂建造的“不来梅港”海上疗养船(二千六百九十四毛吨, 时速十八点四海里), 于1960年建成后便参加过一次海軍演习。这就是說:

“关于这艘船用来作为海上軍用病船的可能性, 至今仍然保守着秘密。”

“迄今沒有人知道, 这只船从开始建造起就是打算作为医疗船用的。”^①

波恩海軍的浮船塢是由下列公司建造的: 雷恩茨堡的諾皮斯克魯克造船厂, 汉堡的霍华茨工厂汉堡股份公司和威悉尔河畔艾斯瓦登的克虜伯船塢建造公司(萊因豪森钢厂的一个分公司)。

在战艦柴油內燃机的生产方面, 与过去一样, 主要是斯图加特的戴姆勒一本茲汽車公司(弗里克康采恩)和腓特烈港的梅巴赫一发动机制造股份公司(同样是在弗里克康采恩的控制下)。

除了战斗部队的装备之外, 西德軍国主义者也十分注意“地面建筑”和“后勤”問題(即軍事建筑, 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 儲备等問題)。根据法国总参謀部一位軍官的計算,^② 每一士兵每天所需物資, 1914年是六公斤, 1939年是十二公斤, 而1960年竟达三十八公斤。1939年每二十名士兵有一辆摩托化的車輛, 1960年的比例則縮小到大約 4 : 1, 而每輛車每天需要八十公斤燃料才能起

① 《法蘭克福評論》, 1960年11月4日, 第258号。

② 《法蘭克福匯報》, 1961年2月7日, 第32号。

动。以上几个数字说明了軍需在現代化軍隊中所占的地位。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在努力儲备九十个战斗日所需要的物資。根据西德的材料，联邦国防軍战时每天必需三万吨物資，九十天則需要二百七十万吨。但是現有的倉庫只能容納五十万吨，而今后几年內最多也只能增加二十万吨。因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軍隊的领导人正在設法得到其他的倉庫。

因此有这样的計劃：1945年以前有部分軍火工厂曾設在施瓦比亚石灰洞里，現在再把這些洞子修繕起来，同時还要在其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內建造倉庫。联邦国防軍要在法西斯的佛朗哥西班牙建立基地的企图，在世界各國（包括一些大西洋集团國家）的抗議之下，迄今未能實現。

彈藥采購計劃以及其他一些計劃之未能如期完成，部分原因就是缺少倉庫。因此可以估計，今后几年內，扩大倉庫的儲藏能力將在軍事建造計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西德壟斷資本还参与了扩軍备战其他許多特殊部門的活動。例如，萊因豪斯的克虜伯机器制造铸鋼厂正在执行一項关于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西欧雷達系統制造八十個鏡式天线的合同。

西德部分建筑工程（特別是地下建筑工程部分）也具有潛在的軍事意义，虽然除去直接的軍备建筑和某些少数例外情况之外，訂貨一般都不是由軍事預算中拨款的。改进汽車路和公路网，航空港的現代化等等，現在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波恩的侵略計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西德在从事軍备生产的同时，軍事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規模也扩大了。与此有关的是，軍国主义分子在竭力培养軍事技术人員。

“十五年多以来，西德的大学和高等学校都沒有軍事技术講座，例如：坦克車制造、大炮制造、彈道、潛艇制造、炸藥化学等，而現在要逐漸改变这种情况了。漢堡将開設战艦建造講座，汉諾威開設坦克車制造講座，勃勞恩·施威格和达姆斯塔德将開設其他

課程。”^①

根据波恩国防部預算的材料(联邦預算第十四項具体計劃)，迄今为止为軍事研究和发展規定的款項为二十亿七千六百万馬克，其中1956年到1960年已拨付六亿四千五百六十万馬克，1961年为二亿九千一百八十万馬克，今后几年还有十一亿四千万馬克左右(不包括現在还未公布的軍事研究和其他計劃)。单是1960年开始生效的軍事技术試驗方面的第二个計劃，就需要二亿五千六百三十万馬克。

除了从波恩預算中直接拨付的这笔軍事技术的研究、发展和試驗費用之外，还有許多这类費用隐藏在联邦預算和州預算的許多細目当中。用来发展科学的一部分国家資金，就直接或間接服务于軍事化。例如：科隆—瓦恩的“德国航空实验站”的基本建設和它的活动，与所有类似的研究所，特别是核技术方面的研究所，都得到了国家的資助。

除此以外，西德垄断資本每年还拨付巨額資金来进行研究工作，而其研究成果也有部分服务于軍事目的，或者是可以用于軍事目的的。軍事技术方面专利权的呈报情况，可視之为西德軍事技术发展的标尺。关于軍火、航空、航海及炸药方面的专利权呈报，从1956—1960年平均每年不下于一千一百一十五項。

西德与北大西洋公約组织其他国家关系的变化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出現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糾紛，部分原因在于西德帝国主义企图夺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的領導地位，企图由此而使这个組織服务于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首先遭到某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代表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亲身经受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例如，最近丹麦和挪威各阶层人民都

^① 《法兰克福汇报》，1960年4月26日，第97号。

强烈反对西德将領企图扩大它在西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部地区的影响,而且这个斗争迄今很有成效。

波恩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之間的矛盾所以进一步尖锐化,也是因为西德垄断資本坚持要废除或放宽它們在1954年被迫同意的某些軍备限制。但到现在为止,他們并未完全达到目的。

只有关于BOE810柯勃拉型反坦克火箭的生产,一艘四千五百吨海軍教练舰的建造以及“隼”式和“响尾蛇”式导弹的仿制,获得了各国的同意。1957年10月西德试图获得制造五千吨驅逐舰和較大吨位的潛艇的許可,但未如願以偿。因为,虽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高司令諾斯塔德將軍已在1960年8月22日表示支持,但却受到英国的反对。这样,西德早已拖延的軍舰建造計劃不得不再次推迟。

西德和美国垄断資本的軍备联盟

在西德与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西德和美国垄断資本的紧密联盟。这个同盟同样表现在軍事同盟和軍备联盟方面。双方共同的利益是他們联盟的基础。两国一致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动反对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侵略战争来改变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帝国主义。从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負有双重任务:应该成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桥头堡,同时成为西欧最强大的軍事力量,并在那里充当美国的“宪兵”。

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帝国主义的軍备同盟,对波恩北大西洋集团軍建軍的第一阶段具有重大意义。西德从美国那里获得新国防軍的初步装备。操纵某些武器和作战工具的基干人員,也在美国訓練。西德軍火垄断資本还获得了仿制美国武器的許可证。在幕后进行了长期剧烈的斗争之后,波恩国防部作出了仿制“星式”战斗机的决定,这一事实特別明显地表明了这种联盟关系。而至今只有西德垄断資本获得星式战斗机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J—79型发

动机的仿制权，这件事进一步说明了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帝国主义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军备同盟关系。

这个同盟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西德与美国重要的军火康采恩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在制定、研究和计划方面合作和磋商的合同。例如：卡塞尔的汉舍尔公司和贝尔飞机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以及杜伊斯堡的德马格公司和北美航空公司之间都订有合同。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美—西德军备同盟也表现在两国垄断资本都企图把法国牢固地控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掌握之中。近几年来，西德的法本集团已加强了它对那些对法国原子武器生产起了重要作用的法国大化学企业的直接影响。同时某些美国康采恩也在打入一些法国飞机工业的大公司。

然而，最近以来，西德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了某些变化。尽管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全部侵略方案，但它看来并不打算让西德来规定它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时间。阿登纳1961年4月对美国的访问，同以前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热情接待相比，简直像是去接受命令。

美国和西德统治集团之间的可以看得出来的这种关系的变化，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将改变其军备方案的迹象也是有联系的。西德军国主义份子几年来一再力图自己掌握美国所供应的火箭武器的原子弹头，但却徒劳无功；受波恩支持的、旨在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第四核力量”的计划，同时也遭到了失败。实现这项计划，就意味着西德军国主义份子可以凭借它的关键地位，对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的原子武器（包括所有的弹头）拥有共同决定权。

还有一些其它因素使美国和西德垄断资本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例如：关于西德帮助美国解除支付困难的争执。阿登纳力图对美国新政府施加影响，以及波恩要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进行挑衅的企图，也都使得波恩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冷淡下来。

与其他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合作”

西德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国家的关系决定于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经济和政治力量大体相等的北大西洋集团国家——西德、英国和法国为了爭夺北大西洋集团中仅次于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較小的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这些国家，而西德也在把它們貶降为实现西德軍备计划的零件供应者。

西德軍火公司和其他西欧国家軍火公司之間“合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利用整个西欧的軍备潜力替波恩的计划服务。西德将借助这种軍备“合作”来彻底消除軍事技术发展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

下面提到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国之間最重要的軍备合作计划，首先說明了两种情况：德帝国主义力求取得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其中也包括在軍备生产方面的领导地位，因此它企图掌握这些軍备计划中的要害环节；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合作，因为具体協議正是各垄断集团之間剧烈的利害冲突的结果。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軍备協議，往往只是一种反映一定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暂时妥协，而这种关系又是在不断变化，往往很快就成为过时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欧国家規模最大的“共同”生产軍备的计划，就是星式战斗机计划。波恩关于生产星式战斗机的决定，使以英国和法国的統治集团为一方（他們希望西德采用他們建議的英国电气公司的P. I型，或是法国海市蜃楼III型的飞机）和以西德統治集团为一方的矛盾更加尖銳了。因此英法两国都拒絕参加这项共同生产计划。西德暂时只爭取到比利时和荷兰参与星式战斗机的生产。三国于1960年3月5日簽訂了一项有关的协定，1960年12月17日又簽訂了一项意大利也参加进来的协定。荷兰的例子說明，与美国帝国主义勾結的西德帝国主义份子是用什么方法誘

使这些国家参加星式战斗机计划的。荷兰政府原先打算为本国空军购置二百架星式战斗机，而美国垄断资本表示“如果他们也参加生产F-104G型飞机，则答应给予他们巨额财政援助。”^①

根据美国的表示，荷兰政府估计美国会资助一百架星式战斗机，但后来却只资助了二十五架。这样一来，荷兰政府就把星式战斗机的订货从二百架减少到一百二十架。

西德垄断资本在西欧的星式战斗机计划中居于领导地位。美国垄断资本只把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许可证交给西德垄断资本。仿制星式战斗机的协作中心也设在西德。共同生产星式飞机的“经理和监督组织”设在柯勃伦茨（波恩国防部的“联邦军事技术采购局”也在那里）。

据透露，迄今为止在上述四国将制造八百二十四架星式战斗机，其分配如下：

西德	604	比利时	75
荷兰	95	意大利	50

四国有以下一些公司参加这项生产计划：

(一) 机身制造

1. “北部集团”

汉堡的汉堡飞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洛森康采恩)；

不来梅的福克—沃尔夫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康采恩“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其中有着重要影响)；

不来梅的威悉尔飞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克虏伯康采恩和美国康采恩“联合飞机公司”)；

荷兰福克飞机公司(这是荷兰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其中有美国康采恩“共和航空公司”的投资)；

阿维奥兰达飞机制造公司(荷兰)。

2. “西部集团”

布鲁塞尔的比利时飞机制造公司；

^① 斯图加特《国防与经济》，1961年，第2期。

哥塞黎的菲律航空公司(均在比利时)。

3. “南部集团”

奥格斯堡的麦塞施密特股份公司；

卡尔斯茹尔的汉因克尔飞机制造公司；

多瑙弗特的西贝尔股份有限公司(弗利克康采恩)；

腓特烈港的多尼尔股份有限公司。

4. 意大利有一个以菲亚特康采恩(航空部門)为首的独立的飞机制造业集团

(二) 发动机制造

计划生产的一千二百部美国 GE J-79 型喷射发动机，由两家公司制造：

雷梯西的全国战争武器制造公司(比利时) 承制七百余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汽车公司——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汉尼尔康采恩)承制五百部。

(三) 电气设备和装置

在星式战斗机计划范围内参加电气设备方面生产的公司，没有全部公布。在西德主要是西柏林的特勒丰肯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德国电气总公司康采恩)和斯图加特的劳命茨标准电气公司(属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康采恩)。

南部集团的生产是从1960年10月开始的。1961年11月起，每月将生产六架星式战斗机。北部集团于1961年2月开始生产，其生产能力为每月十四架。在这两处，目前都只是装配美国供应的部件。这些部件以后才逐渐转由西欧飞机工厂进行生产。

各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剧烈斗争还反映在研究和发 展“欧洲坦克”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主要是英国和西德的坦克专家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他们对新坦克的重量、体积和速度有不同的看法。

西德和英国之间的军备生产合作迄今进展很小，一则是因为英国替联邦国防军制造的希斯帕诺—苏伊查—装甲车有缺陷，而

且不能及时交貨；再則是因为西德决定生产星式战斗机。这仅仅是两国統治集团之間矛盾的症結点。甚至英国政府也抱怨西德，“向英国訂购的絕大部分是次要的器材，这种訂貨沒有足够地考虑到英国軍备工业声誉的需求。”^①

两国国防部长之間頻繁的相互訪問总是以一般性的協議宣告結束。

和法国簽訂的关于“欧洲坦克”的協議規定，在原型经过試驗之后，将制造一批“样品”，并把其中一部分继续交付試驗。最后才能考虑对“共同制造”坦克作出决定。英国对这项“集体任务”的貢獻仅仅是提供10.5厘米的大炮。

很难期待几年之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就能成批生产“欧洲坦克”，以代替目前已不适合軍事技术发展要求的美国 M47 型和 M48 型坦克。几年的時間对西德軍国主义分子来说是太长了。他們企图立即得到“自己的”新式坦克。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大事吹嘘他們的“东线经验”，并要求把西德設計的“欧洲坦克”作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标准型号。波恩国防軍目前正在检验这种坦克的原型。表面上这是軍事技术的爭論，实际上却反映了爭夺利潤的斗争。可以預料，其結果必然是产生新的矛盾。

另一項集体計劃是西德和法国的飞机公司共同发展軍事运输机。这种飞机将代替現在联邦国防軍所使用的諾拉特拉斯 2501 型飞机。西德和法国制造了三种不同規格的新特兰薩尔 C 160 型飞机，它們将于 1961 年交付試飞。这项特兰薩尔計劃是西德和法国之間少数几項軍备合作計劃当中的一个。三年多之前大肆宣揚的波恩—巴黎—羅馬“軍备三角”，也由于波恩—巴黎的“軍备軸心”而归于失敗。

自从戴高乐將軍掌握政权以来，法国統治集团反对德帝国主义在西欧称霸的斗争較前更为剧烈。

① 杜塞多夫《商业报》，1960年11月28日，第228号。

然而两国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对比却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德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德国帝国主义控制法国的企图，看来比以前更有希望了。但是德国帝国主义至今尚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西德与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之間的軍备合作协定，大部分只不过是供应軍备物資的合同。而在这当中，西德垄断資本越来越以軍火出口商的姿态出現了。在向西德軍火公司提出或将要提出的訂貨中，特別應該提到的是：

向美国德斯特隆姆公司供应慕尼黑研究公司发展的BOE810型反坦克火箭，并出让仿制权；

預定替挪威制造十五艘价值共达一亿五千万馬克的潜艇；

向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快艇，或出让仿制权；

法国訂购了戴姆勒一本茲公司的特种汽車“烏尼摩格”。

西德軍火制造商当然不放弃有利的机会，通过向外国提供軍火来撈取額外的利潤，即使这笔或者那笔交易有时并不完全符合德国帝国主义的一般方案。例如，不来梅的呂尔森造船厂承制了波恩的絕大部分海軍快艇，也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八艘快艇的訂貨。西德企图把这些快艇說成是“一些可以用来作为海关緝私艇的小船”^①，以免激怒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伙伴”荷兰（其实这些船只与西德海軍的快艇是一模一样的）。

与波恩的政策相反，某些西德軍火商力图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軍提供武器。这就引起了法国軍规在地中海上对西德商船进行搜查，而这至少也导致了西德帝国主义与法国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一度尖銳。

从近年来北大西洋集团各国間軍备合作的发展情况看来，可以作出以下的估計：至今为止，軍备合作的实际效果还是相当有限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資本主义发展規律的作用。这些規律使資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进行有計劃的合作。

^① 科隆《德意志报》，1961年1月5日，第4号。

三、利用国家的財政制度进行战争准备

过去的軍費

本文第一部分闡述了德国帝国主义为进行新的軍事冒险而作的经济准备,它自然也反映在西德国家財政制度,特别是反映在联邦預算的变化上。

在欧洲防务集团条約批准之前,当时的財政部长謝費尔就在1953—1954預算年度中預先准备了二十八亿馬克,作为建立新的国防軍的第一笔款項,而下一年度的軍事預算更一跃而到八十亿馬克。如果实现了这些計劃,它将远远超过法西斯希特勒政府扩軍备战的速度。在1933年到1935年扩軍的第一阶段,希特勒政府每年“只用”了約二十亿帝国馬克。如前所述,欧洲防务集团条約由于各国人民的反对而未实现,这些計劃宣告破产,这几十亿軍費也就原封未动。

当德国帝国主义开始建立和装备自己的武装部队的时候,財政計劃仍然非常庞大。1955年联邦預算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联邦国防軍提供了五十亿馬克,下一年度为七十三亿馬克。由于扩軍备战沒有按照預定的速度进行,在那两年的波恩決算当中,联邦国防軍建軍的計劃費用和实际支出有着很大的差額。

这些在扩軍备战头几年中沒有用掉的款項,被划入联邦銀行的特別帳戶,称之为預算儲备金,或者叫做尤利烏塔^①,以备日后大量支出之用。如果說联邦国防軍的建軍开支最初还是“数目有限”的話,那么后来却在以高速度增长,計劃費用和实际支出之間的差額也迅速縮小。1955年的实际支出为一亿馬克,1956年增加到三十四亿馬克;到1959—1960財政年度,波恩国防部的实际支出为八十

^① 尤利烏塔 (Juliusurm) 是柏林市艾盘刀区的一个塔。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賠款就存放在这里,現在西德把“尤利烏塔”作为国库現金儲备的别名。——譯者

六亿馬克，达到了计划的数字，同时还动用了联邦預算的現金儲备。这笔現金儲备就是扩軍备战初期由于遇到“起步”的困难而积累起来的。

迄今为止，西德納稅人，特别是劳动人民为扩軍备战政策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从1955年到1960年底，直接用于建立联邦国防軍的費用为三百三十二亿馬克。然而这并不包括德国帝国主义准备新的軍事冒险的全部費用。只是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有力支持，垄断資本才能在西德恢复其势力，帝国主义的占領軍在这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們在西德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的任务，同1955年起創建的联邦国防軍的任务是一样的。無論从外交还是从內政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巴黎条約使人对此不容置疑。

因此阿登納政府把占領軍費用称为“国防費”是完全合适的。只要德国大資產階級主要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它就要依靠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軍隊来保护自己，并用稅款来供养这些軍隊。除此之外，他們也致力于修建进行侵略活动所必需的軍事設施。

1961年1月16日波恩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紐約经济俱乐部的讲话，概述了联邦預算中扩軍备战費用的支出情况：

“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共和国为国防負担(包括駐軍費)总共支出了一百九十二亿二千三百万美元(八百一十亿馬克)。如果加上对柏林的援助(由于这个城市的地位，这些款項同样也应被认为是冷战中的国防負担)，那么总数則达二百一十八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九百二十亿馬克)”^①。

尽管数字这样大，但并没有完全包括波恩国家在过去几年中

^① 波恩《德意志联邦議院第三屆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记录》，1961年3月15日第8591頁。

护軍备战的全部費用。应当計算在內的还有：联邦边防軍的費用、规划所謂民間緊急状态措施的費用、防空費用，特別是許多特务和破坏活动組織的經費，例如：“联邦情报局”、“宪法保卫局”和“全德事务部”的活动費，以及对各种同乡会和士兵协会、对“东方局”^①和东欧研究所等机构的津貼。最近几年联邦預算在这方面支出的費用，每年約达二十亿馬克。

国家預算当中还有一系列項目同联邦預算的这部分支出有关系。在辯論預算第十四項具体計劃（国防部的預算）时，社会民主党議員謝費尔博士指出以下这些項目：

“我們間接支出的国防費比直接支出的大約多一倍。我可以詳細列举这些項目：每年对柏林拨款約十亿馬克；每年付給战争受害者約四十亿馬克；負担平衡費^②大約四十亿馬克；付給符合基本法^③第一百三十一条款規定的人員，即过去的士兵六亿馬克；付給被整肃的官員十三亿馬克，以及那些在第四十項具体計劃中被列为战争后果負担的費用三十多亿馬克。以上共計約为一百四十亿馬克。这是我們每年間接的，然而对国防准备却是有着决定貢獻的費用”。^④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許多报告會一再指出这些預算支出的性质。納稅人必須提供这笔款項，因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社会力量今天又在准备一个X日。支付撫卹金給战争受害者、残废者、孤儿和寡妇，并不是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而是为了維持“国防准备”，这从一个社会民主党的联邦議員的口中也得到了证实。要使每个联邦国防軍的士兵都有这种幻想，即如果他进了第三次世

① 西德主要的反动政党都設有所謂“东方局”，專門对民主德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特务和間諜活动。——譯者

② 西德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以“平衡”难民和其它居民在战争中受到的财产損失。——譯者

③ 基本法即西德宪法。——譯者

④ 波恩《德意志联邦議院第三届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記錄》，1961年3月15日第8591頁。

第二表 波恩預算的軍事支出

(單位：百萬馬克)

	1950—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51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1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德武裝部隊	—	—	—	5,208	7,312	7,801	10,000	8,494	10,000	11,185
歐洲防務集團費用	—	—	—	95	3,424	5,405	7,974	8,703	7,702*	—
占領費用	—	—	—	—	—	—	—	—	—	—
占領后果費用**	4,448	6,370	1,211	6,209	4,164	1,393	194	346	387	206
全部直接軍費	4,395	7,079	7,525	5,530	3,574	1,725	495	423	335	—
直接軍費占聯邦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比	151	490	200	255	425	753	508	432	333	345
直接軍費占按要素成本①計算的社會生產淨值的百分比	251	305	525	479	351	417	355	276	183*	—
	4,598	9,610	9,411	11,672	11,902	9,947	10,702	9,772	10,720	11,738
	4,646	7,385	8,050	6,105	7,329	7,547	8,824	9,403	8,219*	—
	31.8	30.6	33.4	23.8	24.0	21.7	19.8	20.4	24.8	24.3***
	6.2	8.8	8.0	8.7	8.0	6.2	6.0	5.1	5.0	—
	6.2	6.8	6.9	4.5	5.0	4.7	5.0	4.9	3.8*	—

* 決算的數目較低是由于从1961年起把財政年度換為日历年度。 ** 賠償占領軍造成的損失的費用。 *** 預算。

① 要素成本即按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謂的「土地、勞力、資本和企業家四要素計算的成本。——譯者

資料來源：威斯巴登聯邦統計局《經濟與統計》，1959年第1期和1961年第1期；波恩聯邦財政部《1961年財政報告》，第2050號公告附表；科隆《聯邦通訊》，1961年4月13日，第71期。

界大战的原子地獄，他的亲属会得到国家的撫卹金。供养战争受害者的費用，对阿登納政府來說，是心理备战費用的一个部分。

在軍費日益增长的压力下波恩預算的变化

为了弄清在所謂的初步装备完成之前，西德劳动人民的負担在今后几年内会增长到什么程度的問題，我們必須再研究一下直接軍备支出。在辯論本年度預算計劃的第十四項具体計劃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議院党团也在联邦議院提出了这个問題。1958年4月財政部长埃策尔在波恩国会宣称，到建軍結束为止，联邦国防軍的費用約需五百二十亿馬克。当时这个数目包括全部費用，即包括軍队的給养、武器和設備的維修在內。今天完全可以断言，这个数目是决不够用的。在这方面，联邦議院德国社会民主党团对埃策尔提出过謹慎的批評。在上述辯論中，議員謝費尔博士預計，建立联邦国防軍的装备将达一千亿馬克。因此埃策尔赶紧声明，五百二十亿只是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德国防軍“初步装备的投資”。

实际上在波恩国防部第十四項具体計劃中，已经公布了一系列长期軍备計劃，其費用将达五百四十亿馬克。为了实现这些計劃，联邦議院已经同意，到1960年为止撥給阿登納政府一百七十四亿馬克。因此今后几年，即直到初步装备完成为止，还必須筹集三百七十亿馬克。

在联邦議院軍事辯論当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議員萊希特曾談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波恩国防軍今后軍費支出的发展情况：“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60年年度报告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认为，如果要达到联邦国防軍的扩軍目标，今后三年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防御費用应在1960年費用的基础上(約一百亿馬克)逐年递增21%左右。审查的結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人們要求在三年之內把每年增长額减少到13%”。^①

^① 波恩《德意志联邦議院第三屆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記錄》，1961年3月15日，第8593頁。

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军事预算不可能按照德国垄断巨头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愿望增加。每年军费增加21%，就必须提高赋税和急剧限制所有非军事开支，特别是文化和社会福利开支。但是，由于东西德的力量对比，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共和国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迫使阿登纳政府修改它的军备计划。

根据目前提出的预算，1961年将为联邦国防军支付一百一十二亿马克。波恩国防部已经提出的1962年的军费为一百三十五亿马克。日前公布的军备计划，预定在1964年完成。如果最后两年的军费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要求，每年增加13%，那么联邦国防军建军的全部费用将达九百八十三亿马克。按这个计划，今后四年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德国防军所耗费的资金将比1955年到1960年这段期间多两倍。面临这种前景，基督教民主联盟所处的困境如下：“我们如何能够一方面满足我们国防任务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又使国内的社会福利不受国防负担的影响？”^①

向波恩议院提出这一问题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莱希特，当然是找不到答案的。

莱希特议员在他的问题中反映出来的阿登纳政府对未来预算状况的忧虑，是完全有理由的。不仅是联邦国防军的费用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在美国领导之下进行冷战的政策，也要求西德政府今后若干年承担比过去更多的负担。

过去几年，两德国家预算的情况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比美国要好一些。西德在1955年才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虽然在这以前支付的占领费数目很大，但是同发展现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费用比较，同美国为此所支付的费用比较，这笔支出仍然比较少。此外，占领费减少的速度大约相当于西德本身扩充军备进展的速度。占领费从1954—1955预算年度的七十五亿马克减少到1955—1956年度的五十五亿马克，在1959—1960的预算年度进

^① 波恩《德意志联邦议院第三届第一百五十一次会议记录》，1961年3月15日，第8593页。

第三表 波恩預算的軍事計劃

(单位: 千馬克)

	初步装备的預計費用	联邦議院直到1960年批准的款項	联邦議院提出的1961年的預算	联邦議院还帶籌集的款項
建筑 and 装备	12,341,510	2,648,608	131,558	9,561,344
购置工兵器材	308,171	33,890	40,000	234,281
通訊計劃	2,100,032	861,494	262,000	976,537
軍用車輛	3,698,653	1,384,905	690,000	1,623,748
作战車輛	5,676,459	2,651,562	150,000	2,874,898
彈 药	7,216,078	1,881,656	700,000	4,634,422
軍 械	2,834,589	1,210,327	261,000	1,363,063
营房器材	187,618	66,750	59,000	61,868
海軍計劃	3,384,755	1,420,597	437,453	2,126,785
飞机和火箭	10,008,824	2,892,450	1,236,837	5,879,537
ABC防御器材①	188,941	6,750	10,000	172,221
医疗器械	231,318	104,499	20,000	106,818
給养儲存	112,781	79,692	17,175	15,914

軍服	1,274,162	635,218	332,845	306,099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地面設施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体生产	1,109,311	414,750	1,000	693,561
其他計劃	487,326	422,975	51,700	12,651
軍事技術的研究、发展和試驗計劃	2,332,586	680,036	349,300	1,303,250
共計	54,093,143	17,396,359	4,749,868	31,946,916

① 在原子、細菌和化学戰爭中使用的防禦器材。——譯者
資料来源：1961財政年度聯邦預算計劃草案2050公告附录，第14項，1960年波恩。

一步下降到四亿二千三百万馬克。

正是这种較好的預算情况，使德国帝国主义的盟国力促西德在备战費用方面向更高的国际标准看齐。因此，阿登納政府也就力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盛頓諒解它那笔为数巨大的“間接防禦負担”，例如对西柏林的津貼和战争后果費等。

在过去的年代中，联邦預算为維持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所支付的費用也比較少。与此相反，美国納稅人承受的負担要大得多。美国納稅人的錢被用来推行馬歇尔計劃，以恢复西德垄断資本的势力。这些錢也資助了反抗中国人民解放軍的蔣介石匪帮，并且今天还把把这个匪帮豢养在台湾。今年四月古巴反革命的罪恶侵略活动是用美元准备的，老撾的叛軍也是用美国武器和軍备来作战的。在帝国主义陣营的势力范围之内，与人民为敌的卫星国政府，沒有一个不是把美国的刺刀和美元当作靠山。

从1954年到1960年底，美

国联邦預算給予各个卫星国的非軍事援助大約有八百亿馬克。^①除了这些支出之外，还应加上为直接用于軍事目的的费用。单是美国1961財政年度預算中的这项支出就达七十亿馬克。西德联邦預算迄今还没有这种负担。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几年来经常性的国际支付逆差，使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对波恩的压力，其结果是，西德在1961年的預算中大大增加了采取新殖民主义措施的资金。

埃策尔在联邦議院談联邦預算支出的今后发展情况是：“联邦政府准备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用西方联盟其他伙伴同样的努力，完成这个共同的政治任务。所有西方国家的这种共同负担，主要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約组织的共同防御，以及給予有发展能力的国家以长期財政援助。^②”

关于所謂开发援助的問題，埃策尔进一步說明，过去联邦預算支出在这方面的重点是，“由国家担保的中期出口信貸”。这实际上是出口津貼，而美国垄断資本对此并不很感兴趣，他們要求西德提供贈予和长期信貸。

1961年的联邦預算計劃，清楚地反映了联邦預算情况的变化。原子武装的费用和为新殖民主义措施提供资金，决定了这个預算的特点。全部預算总额为四百八十亿馬克，比1960年約增加六十亿馬克，或增长14%。六十亿馬克中大約有三十亿馬克用于增加軍費支出和开发援助支出。开发援助支出增长特別显著，1960年只有五亿馬克，而1961年則达到二十亿馬克。

1955年，当德国帝国主义在本世紀第三次公开走向备战道路的时候，联邦預算还有二十八亿多馬克的現金儲备（尤利烏塔）。但1960年波恩就已被迫在資本市場上发行了八亿馬克的公債。1961年年初又发行了十五亿馬克公債，以供“开发援助”之用。

① 波恩金融和稅收研究所《美国联邦預算》，1961年1月，第19頁。

② 波恩《德意志联邦議院第三屆第一百五十三次會議記錄》，1961年3月17日，第8792頁。

迄今为止，特别顺利的景气和连带而来的税收自然增长（即不提高税率而税收增加），使西德国家债务没有达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程度。1960年联邦税收比1959年增加四十五亿六千万马克，增长16%，而达到三百六十一亿三千万马克。阿登纳政府估计1961年的税收将比1960年再增加四十九亿七千万马克。尽管有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当高的税收增长率，但阿登纳政府为了平衡1961年的预算，仍然不得不把发行三十亿马克的公债列入计划。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顺利的经济发展阶段。

如果税收停滞，或者甚至下降，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阿登纳政府也不相信西德会有不断上升的景气。因此，关于如何筹集联邦国防军原子武装所需的资金（这是势在必行的），阿登纳政府的看法已有所发展，并一再公开加以暗示。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四、阿登纳政府备战政策加于西德经济的负担

波恩备战加于经济发展的负担

只看联邦预算军事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并把它同美、英、法或三十年代法西斯德国的比重加以比较，不足以估计扩充军备对西德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数量上的比较固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却不能完全反映其实际影响。

当德国法西斯开始扩充军备之时，德国存在着许多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大批失业者。垄断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劳动人民采取空前恐怖的手段，而把实际工资保持在危机年代的低水平。与此相反，阿登纳政府的扩军备战是在另一种条件下进行的：西德工业的生产能力开工率甚高，在某些方面还明显地感到劳动力不足，同时西德工会是工人阶级为改善本身经济状况而斗争的强有力武器。因此，阿登纳政府的扩军备战政策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同希特勒法西斯扩军备战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必然不同。

此外，光用预算中纯军事性的开支来衡量西德国民经济所承受的负担，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方面，与法西斯德国比较也有很大的不同。今天，基督教民主联盟进行心理战的費用，比法西斯分子更为庞大。上面已经谈到对西柏林前线城市的津贴，以及巨额的战争后果负担的性质。所有这些費用今天都与备战政策不可分割，而对经济发展当然也有影响。如果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各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加以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明显。

虽然西德的直接军事负担少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但赋税却不比它们低，而恰好是相反。1959年，在所谓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社会生产总值中，税收负担所占的比重美国为23.1%，英国23.4%，法国24.08%，西德则为24.12%。西德纳税人的负担最重。

为扩军备战所耗费的资金，通过国家的再分配过程，既影响了积累又影响了个人和社会消费。军事生产所占用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劳动力，必须用所有其他劳动人民的劳动来弥补。

目前，在西德某些工业和经济部门中，军备生产的比重极不相同。如前所述，飞机工业几乎全部是进行军事生产。但另外一些部门并非如此。例如，1960年军火生产在车辆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按销售额计算）大约是4—5%，电气工业为5—6%，服装工业约为5%，造船业为15%左右，建筑业约3%。然而，不应该光考虑直接生产军备物资的企业设备和劳动力。在对外贸易中，其他商品是作为武器和军备的等价物而出口的。还有，国防部工作人员的开支，归根结底也是用来购买商品与支付劳务的。这意味着，西德劳动人民为了波恩军事预算的全部費用，必须直接或是间接（通过对外贸易）付出他们的劳动。1961年阿登纳政府计划筹集一百三十亿馬克的备战費用，大约相当于七十四万个西德产业工人一年的劳动。备战也使联邦国防军的士兵、职员和军官不能参加生产活动。1961年波恩预算第十四项具体计划规定了下列人员名额：

波恩国防部編制定額^①

	1961	1960
官員	14,619	13,821
職員	43,892	43,200
工人	76,733	76,061
士兵	354,400	340,000
總共	489,644	473,082

假定国防部全体服役人員有70%参加生产活动,那么,西德经济每年就可以多生产六十亿馬克的价值。連同上面提到的一百三十亿馬克, 总共就有一百九十亿馬克。如果西德被迫立即停止扩軍备战的話, 这笔費用就能够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从经济角度来看, 目前是爭取停止扩軍备战极其有利的时机。

阿登納政府从它执政以来, 从1950年到1960年, 单为軍事目的总共支出的費用如下: 联邦国防軍三百三十二亿馬克, 占領費四百七十八亿馬克, 民間“紧急状态措施”和防空費八亿五千四百九十万馬克, 共計八百二十亿馬克。对于备战活动的其他开支的总数, 目前只能加以估計。西德納稅人至今大約为前线城市西柏林支付了一百一十亿馬克。其余的开支, 例如盖倫組織^②的費用, 阿登納的秘密經費, 內政部的支出和对东方局及各种反动团体的許多津貼, 这些在过去十一年中总共用去了一百五十亿馬克。同对西柏林的津貼加在一起, 共达二百六十亿馬克。

从1950年到1960年的十一年間, 阿登納政府为了扩軍备战从西德人民身上刮取并支出了一千零八十亿馬克。从1957年到1959年三年当中, 西德全部就业人員的工薪总数共为一千一百七十亿馬克。因此, 阿登納政府为准备战争而耗費了西德全体工业劳动者三年的收入。

① 波恩《1961年联邦預算計劃草案》, 第2050号公告, 第十四項具体計劃, 第6頁。

② 盖倫是西德最大的特务头子, 他手下的机构叫盖倫組織。——譯者

西德的全部国家預算(包括联邦、州和市鎮的預算在內),从1950年到1959年为所有国家任务而进行的投資,也就是說对建筑和設置文化、科学和社会福利机构,和对公路建筑及公用設備所作的投資,总数約为四百五十亿馬克,它相当于过去为准备战争所耗費的資金的43%。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說明波恩备战政策增加西德经济負担的程度。从1950年到1959年的十年当中,西德工业的設備投資毛值共計九百七十五亿馬克,这个数字同預算中的各战开支大体相当。

“目前联邦政府为购买武器預付的款項約达四十一亿七千万馬克”^①。其中西德康采恩得到了十亿多馬克。经常在規定的交貨日期之前一年到二年就預先付款,这是一种多么有利可图的买卖;然而,西德人民和全体欧洲人民的安全和生存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反对这种买卖,以及一小撮从这种买卖中获得利潤的工业巨头。这种斗争是西德裁軍的先决条件。

扩軍备战政策对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影响

西德工人階級的斗争条件,由于当局已经或将要頒布的工厂組織条例、旅行限制法和紧急状态法这些典型的备战措施,而大为恶化,并且还将继续恶化。这里想再次指出,紧急状态法废除了波恩宪法所保证的下述基本权利:

- (1) 言論自由(第五条);
- (2) 集会自由(第八条);
- (3) 結社自由(第九条);
- (4) 迁徙自由(第十一条);
- (5) 选择职业自由(第十一条);
- (6) 财产权(第十四条)。

扩軍备战政策不仅剝夺了劳动人民起碼的民主权利,而且也产生了恶化他們物质状况的影响。

例如,西德农民除了要承担高額賦稅,并缺少社会福利及文化

^① 汉堡—西柏林《世界报》,1961年2月17日,第41期。

設施之外，還有軍事演習的損害和土地被征用等沉重負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隊每年舉行的原子戰爭演習，都要在有關地區造成巨大的破壞。例如，《法蘭克福匯報》關於1961年2月在巴伐利亞舉行的“冬季盾牌”演習報道說：

“據巴伐利亞州財政部和防務費用局的一致估計，在北巴伐利亞造成的損失大約為一千二百萬馬克。這筆數字剛好等於1960年所受損失的兩倍；在上次‘冬季盾牌’演習中，接到的損害事件報告為八千起，賠償損失費用約合六百萬馬克。普法茨各個地區的土地遭到極大的破壞，以致很難估計什麼時候才能種植農作物。”^①

關於美軍在上法蘭肯地區的一次演習的報道如下：

“這次演習把一部分市鎮的公路破壞得極其嚴重，以致某些市鎮同外界斷絕了交通。此外，渠道遭到破壞，田地和樹木也都遭到殘踏和砍伐。”^②

僅為賠償占領軍所造成的損失一項，聯邦預算每年就要撥出三億五千萬馬克。此外，演習賠償費的支付，也非常緩慢。例如，上面提到的1960年“冬季盾牌”演習所造成的六百萬馬克的損失，直到1961年初，還有二百五十萬馬克尚未償付；而在此期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僱用軍又在同一地區造成了新的巨大的損失。

同軍火生產只占用了一小部分工業生產能力的情況相反，今天，西德聯邦國防軍和占領軍為軍事目的所占用的土地面積比戰前法西斯軍隊所占用的還要大。《國防與經濟》雜誌透露，1959年底，僅聯邦國防軍占用的土地已達三十五萬六千公頃。^③關於占領軍占用的土地，尚無材料，估計可能是十五萬公頃左右。被阿登納政府所占用而無法種植作物和造林的土地面積，幾乎比六個呂根島還大。然而，這還不是全部要求。1960年底，阿登納政府為滿足聯邦國防軍和占領軍未來的土地需要，再次要求劃出了三萬公

① 西德《法蘭克福匯報》，1961年2月20日。

② 科隆《德意志時報》，1961年1月12日。

③ 西德斯圖加特《國防與經濟》，1959年，第12期。

頃土地，這相當於慕尼黑市的整個面積。^①

阿登納政府用苛捐重稅的形式，把上述龐大的軍備負擔轉嫁在西德勞動人民的身上，這必然會對勞動人民的物質狀況產生惡劣的影響。除了西德資產階級用以對勞動人民加強剝削的種種措施之外，擴軍備戰政策也有助於加劇這樣的情況：西德工人的實際工資遠遠低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社會消費的設施不能適應西德人民的需求。同其他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非獨立勞動者的收入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額以西德為最低。1959年，全部工薪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西德為61%、美國為69.6%，英國為73.3%。

資產階級統計就各最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私人消費的絕對水平所作的比較，突出地表明了西德勞動人民的狀況。1959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私人消費（按相同的購買力計算），美國為五百三十一馬克、英國為三百九十一馬克、法國為三百三十二馬克、西德則只有二百七十九馬克。

上述材料清楚地表明，西德勞動人民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無論就相對或絕對情況而言，都不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儘管毛收入的水平這樣低下，然而在波恩擴軍備戰政策的支配下，西德勞動人民還必須承受至少是與上述國家同等水平的捐稅負擔。

聯邦預算的開支逐年增加。若阿登納政府的計劃付諸實現，今後幾年軍費負擔將更為增長：聯邦國防軍費用每年增加13%以上，還要為實現新殖民主義的措施和提前償付外債增加額外支出。1961年年初，阿登納政府就已宣布，為了減輕美國國際收支的負擔，將提前償還美國債務五億八千七百萬美元（二十三億馬克）。在這期間，英國和法國政府也要求提前償還債務。西德必須付給英國七億四千五百萬馬克，付給法國二千一百三十萬馬克。聯邦銀行因西德馬克增值而造成的損失，也要由預算補償。根據預算法

① 西德慕尼黑《南德意志報》，1960年12月28日，第311期。

第三十款，1961年埃策尔有权“动用的最高款额为十五亿德国马克”。^①

鉴于未来的开支将像雪球似的愈滚愈大，阿登纳政府对如何取得必要的资金，已经考虑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方案。目前，它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分配西德国家预算中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税收。按照现行的分配办法，1960年，在全部税收中，市镇一级占15.0%，州一级占29.6%，而联邦一级则占55.4%。^②因此，在西德全部税收中，联邦一级占了一半以上，而国家在社会消费方面的主要开支，却由西德的州和市镇两级拨付。可是，波恩的扩军备战政策要求在税收中占有更高的份额。埃策尔在联邦议院中说，西德各州是“高度景气中最大的抽税者”，而且，他还断言，市镇一级的税收增长率超过了联邦一级。

“各州和市镇表示，这种税收的增加最终会使它们能够完成重要的附加任务……这是对的……但是，对将来而言，重要的是，根据所有官方机构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规定其先后次序。”^③

这种“次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埃策尔声称：

“联邦的民族重任中最主要的是，对外（通过原子武装）保证和平和对内（通过紧急状态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注）保证社会安宁，所有这些重大任务，无论如何应在财政上优先得到保证。在这里，我必须说，因此，各个接受任务的机构在领取资金方面的次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④

按照阿登纳政府的观点，德国的大炮和士兵的重要性再次超过了学校和医院。除了税收将按有利于备战活动的原则进行重新分配以外，阿登纳政府自然也采取了“悄悄地筹措军费”的途径。

① 西德《联邦法令汇编》，第二部第363页，波恩，1961年4月17日。

② 西德联邦财政部《1961年财政报告》，第35页。

③ 波恩《联邦议院第三届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记录》，1961年3月17日，第8791页。

④ 同上。

根据联邦銀行法，阿登納政府已经設立了数达三十亿馬克的信貸基金；埃策尔还根据上述联邦預算法，受权可以再接受四十五亿馬克作为短期“流动資金”。此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联邦預算法还将向資本市場发行三十亿馬克公債。因此，1961年，联邦預算就能够通过國債而筹集一百亿馬克。阿登納政府希望，到大选为止，用这笔錢来維持開銷。大选之后，就要染指西德各州和市鎮的金庫。还必须指出，在波恩財政部的保險柜里已经有一份計劃，要追加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和公司稅。经济部长艾哈德在1961年3月的电视演說中声称：“为支付国防費用，将公司稅及所得稅提高到百分之十是可能的”。^①

* * *

本报告所提供的西德帝国主义经济备战现状，首先表明，德国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备战活动比初看起来要严重得多。尽管西德军队大部分装备是进口的，或者是采取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軍备合作等其他形式，从而在建军方面得到了不少好处，然而他們在经济上是有条件用本国的資金和力量来建立和訓練一支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让德国帝国主义者和軍国主义为所欲为，那就意味着坐待原子屠杀。

其次，所提供的情况表明，同德国帝国主义者的梦想相反，今天他們还不能以他們所想要的速度扩軍备战。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及技术发展是造成这一事实的部分原因，那么主要原因則首先是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由于力量对比，特别是东西德之間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波恩軍国主义分子的扩軍备战計劃在時間上是大大推迟了，而且西德的侵略集团必須通过迂迴曲折的途径，才能达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特別企图利用其“盟国”的軍事潜力和经验，并使之納入他們战争計劃。西德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伙伴之間矛盾的尖銳化，是西德帝国主义公开要

^① 慕尼黑《南德日报》，1961年3月3日。

求享有领导权而引起的；这种矛盾的尖锐化不断地导致新的冲突，从而给波恩军国主义分子之实现其扩军备战计划造成困难。

西德帝国主义扩军备战被推迟，也正表明了它目前的基本弱点。德国的全体爱好和平的力量，各毗邻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展开广泛的人民斗争来制止波恩军国主义的扩军备战计划，使它不能实现。世界和东西德之间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都将加强并保持和平的条件。在这方面是大有希望的！

（译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61年第11期。）

現代西德帝国主义特別富有 侵略性的经济基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霍·汉贝尔格、格·毛里夏特

波恩的希特勒將軍們公布的备忘录，是德国軍国主义长期酝酿罪恶侵略計劃的最新的、最露骨的证据。西德軍国主义和复仇思想的复活，同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有着极密切的联系。

早在1950年8月，阿登納在致紐約西方三外长會議的备忘录中，就表明要向欧洲軍提供德国士兵。同年10月，西德当局制定了义务兵役法草案。在战后年代里，西德的侵略計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政治及经济的发展。例如，在迷惑人心的“经济奇迹”的幌子下，掩盖了1950年以来为西德经济全面軍事化积极进行的准备活动。德国工业联合会1956—1957年的年度报告十分露骨地回忆道：

“在国防经济問題上，工业界的基本观点无须作任何改变。由于认识到充分进行防务准备的必要性，作为軍事潜力承担者的工业，自始就进行合作”。

波恩国家預算中的軍費在1952—1953年度为八十八亿馬克。1959—1960年度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亿馬克。^①此外，施特勞斯还宣布，今后几年的軍事預算将大量增加。

絕大部分軍費用于装备波恩軍隊。据官方材料，从1953—1957年，国家为“初步装备”联邦国防軍而发出的軍备訂貨就达八十二

①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61年第11期的材料，1959—1960年为九十七亿七千二百万馬克，1960年为一百零七亿二千万馬克，1961年为一百一十七亿三千八百万馬克。又据民主德国《統一》月刊材料，1962年为一百六十五亿馬克。——譯者

亿馬克，其中一部分是发往国外的。^①与国内訂貨比較，目前国外訂貨已迅速下降。1959年初，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貝格代表康采恩老板們宣布：

“我們不能理解，尽管我們的工业以它現有的設備能力毫无疑问能够完成这些訂貨，并且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是相同的，但是訂貨单却要发給外国；我們也不能理解，我們的預算資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工业所提供的）都用来支付国外訂貨，而不是作为国防訂貨再次流回到德国经济中去。”

这番話反映了西德垄断資本富有侵略性的集团对原子軍备交易的兴趣，它将在牺牲劳动群众利益的基础上，为它們带来新的巨額利潤。下面列举的关于各大軍火康采恩参与軍火生产的材料，更证明了上述論調：

法本集团：70%的炸药、汽油、火箭动力燃料、噴气动力燃料、轻金属、核研究、重水；

西門子集团：原子及火箭技术設備、雷达及导航設備、发报設備、无线电器材、战地电话及电传打字机；

德国电气总公司集团：軍舰的电气設備、大型雷达器材、发报設備、短波测向設備、同位素技术；

德国金銀精炼公司集团：反应堆材料、有色金属、軌鋼、同位素分解、原子弹研究；

弗利克集团：10%的炸药、軍用汽車、坦克研究、扫雷艇发动机、鈾矿。

近年来，为了便于領導和管理新的軍备经济，出現了一整套机构；这些机构几乎都掌握在主要垄断集团手里。在以施特劳斯为首的所謂联邦国防部里（施特劳斯的后台是法本康采恩），“国防”经济及軍事技术司根据軍事計劃提出联邦国防軍所需的装备供

^① 据施特劳斯計算，在此期間，軍火訂貨的60%是流向国外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60年第5期对这一数字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它指出，在1955—1959年这一时期中，軍火訂貨的67.7%是向国内提供的。

应。实际的采购工作，即分发軍火訂单的工作，由联邦軍事技术及采购局（設在柯布倫茲）負責。起初，它是“联邦国防部”的一个司；但是由于賄賂风行，結果分裂了出来。今天它是一个所謂独立的联邦高級机构，它相当于法西斯国防軍最高統帥部的軍备局，同时，它又是前法西斯帝国軍备和軍火生产部的继承者。联邦軍事技术和采购局局长是納粹少将弗·施坦姆巴赫工学士。在联邦軍事技术和采购局中，除了前法西斯軍事经济专家之外，西德最大的軍火康采恩的代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以維護它們的康采恩的利益。

此外，法西斯帝国工业組合又以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形式重新复活了。帝国工业組合是軍火垄断組織建立其統治的重要机构之一，它在納粹軍备经济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当然，这两个組織还是有区别的。“德国工业联合会”还披着一件“民主”外衣，它还不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直接組成部分，这与前法西斯帝国工业組合的情况不同。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两个組織是一样的，它們代表着垄断資本中最富侵略性势力的利益。此外，德国工业联合会在組織上有助于把西德经济全面轉上軍火生产。各工业企业家都加入它們的经济联合会，并将通过这些联合会動員工业为扩軍备战服务。作为所謂“领导机构”（即“調节”各种軍事经济措施的机构），德国工业联合会能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德国工业联合会已经为西德经济軍事化作好准备。例如，同美国資本勾結的馬堡“凤凰橡胶公司”总经理奥托·弗里德里希就是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副主席。在納粹时期，他作为帝国特派員领导过帝国橡胶局，該局負責原料分配工作。显然，由于在发展納粹軍备经济方面有功，他才被任命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副主席。早在1953年，德国工业联合会就成立了一个“軍备問題工作組”，1955年改組为“国防经济事务委员会”，下設二十七个工作小組，它們都是按照前納粹軍备及战时生产部所屬“委员会”和“同业組合”的原則組織起来的。当时，这些“委员会”和“同业組合”是受主要垄断組織控制的國家强制性的卡特尔，它們負責生产某几类軍需品及半成品。在

“国防经济事务委员会”内，垄断资本家制订有关军备生产的基本原则，就有关各垄断集团间分配军火订单问题进行谈判，组织军火生产方面的合作。

经济军事化和进行军火生产，是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表现。国家越来越大规模地直接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内出现了许多机构，从事军火生产和分配军火订货。

在下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几个重要方面，特别表现出波恩国家在国民经济军事化方面日益重大的作用。

(1) 经济方面的国家所有制加强。恢复私有化的活动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如同德国帝国主义的历史上一样，今天在准备新战争的活动中，国家所有的康采恩也是起着一种特殊的军事经济的职能(在发展原子能经济方面尤其如此)。

(2) 建立和扩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军火市场。只要提一提波恩预算中为所谓联邦国防军拨款的增长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3) 颁布有助于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为军火工业创造特别优惠条件的法令。

(4) 国家机构变成最强大的垄断组织的机构，反之，垄断组织的机构变成国家机构的过程的发展。波恩国家从属于西德财政寡头最强大和最反动的集团的利益，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同法西斯德国时期一样，在今天，企业主联合组织，首先是“德国工业联合会”在这一过程中有着特殊作用。

(5) 为促进重要军火工业部门资本积累而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从预算资金中提供的国家信贷，由国家保证而取得的银行信贷、在有利这些垄断组织的条件下发行强制性公债和目的十分明显的税收政策。

今天，西德经济又明显地具有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的军事经济的特征。它并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向人民暗示的那样，表现

出所謂恢复了旧的自由竞争。在这种制度下，真正的自由竞争是没有的。在西德，只有軍火垄断组织才有经济自由，它們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控制着整个经济。

西德在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軍事经济上，所采用的形式与法西斯时代的某些差异，并不能掩飾軍国主义分子今天的政策和过去的政策在本质上的一致。所謂“自由市場经济”的鼓吹者正是利用这种形式上的不同，力图把它說成是本质上的差别，并掩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軍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特别是在德意志領土上除了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之外还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局采用提高房租、改革医疗制度和提高交通費等迂迴的办法，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攻。垄断資本家不得不使劳动人民产生幻想，尽管軍費負担日益增长，似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过比較好的生活。

不能认为，今天的西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較之希特勒法西斯时代有所逊色和它的职能受到了一些限制。变化只在于它的表现形式和借以实现最反动的垄断组织的目的的方法。西德帝国主义特別企图把它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美国帝国主义的经验結合起来。美国在发展軍事方面采取了比較不僵硬的和富有弹性的措施。

西德帝国主义认为用这种办法更能欺騙劳动群众，但这是枉費心机的。对西德的劳动群众和所有爱好自由的人們来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軍事化，意味着軍費負担日益增长和垄断資本反动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剧。例如，利用紧急状态法，通过这种似乎合法的手段，为建立公开的軍事独裁进行准备。紧急状态法由于紧急服役法和联邦征調法而得到了补充。同众所周知的希特勒的义务服役法一样，西德的紧急服役法把十八岁——六十五岁的男子和十八岁——五十岁的妇女都变成了軍火垄断组织的奴隶。征調法的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中产阶层和非垄断的资产阶級。根据

这项法律，对它们的企业随时都能加以没收，而用来为军事目的服务。由于提高物价、房租和税收以及削减社会福利，各阶层广大人民被迫“节制”和“放弃消费”。只要疯狂的原子扩军备战是依靠劳动人民的血汗来维持，只要加紧压低工资和在企业中加强赶快制度，康采恩巨头就能从工人身上榨取最高利润。阶级矛盾就日益尖锐化。

* * *

波恩的希特勒将军们的备忘录所清楚表明的这种具有极端危险发展趋势的经济原因何在呢？

从本质上看，垄断组织的趋势是要统治全世界。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总是互相矛盾，它们之间为在世界上瓜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着剧烈的斗争。这种排挤竞争者的斗争将不仅是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各个参与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强大财政集团也使用国家的实力参与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殖民地等方面的斗争。

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是跳跃式的。这种业已变化的力量对比，与现有的已分割完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产生矛盾。在这个基础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性及其重新瓜分业已瓜分完毕的世界的斗争，必然会发展。

这种侵略性的一般基础，也适用于德帝国主义。它之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特点，在于它最富有侵略性，其历史原因在于它形成的历史和它的发展。首先就是德帝国主义参与瓜分世界的時間較迟和德国帝国主义有着长久的军国主义传统。

德国帝国主义由于其特殊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曾两次把人类拖进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但是，它每一次都遭到应得的彻底的失败。德国帝国主义并没有能解决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它在业已瓜分完毕的世界上所占较小地盘之间的矛盾。相反，它的国际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下降。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丧失了全部殖民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丧失了它所直接控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

德国帝国主义在总危机第二阶段的复活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对德国形势的影响，更加强了它特别富有的侵略性。下述主要因素表明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地位：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帝国主义所以能复活，主要是德国帝国主义使西德从德意志民族中分裂出来，并屈从于美帝国主义，把西德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德帝国主义的复活，一开始就同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活动，即同加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有密切关系。尽管西德垄断资本起着独立作用，但现代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仍在于它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美国的财政资本。美国帝国主义通过投资，在西德经济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资本同德意志银行、法本后继公司、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这样的最强大的西德垄断组织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近来，德、美垄断组织在军事生产，特别是在导弹和原子武器生产方面进行着密切的合作。这种勾结活动的中间人就是阿登纳的主要顾问、德意志银行的行长阿右斯，他是巴登苯胺—苏打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和希特勒时代的战犯，他曾在战争中大发其财。在今后六、七年中，美国垄断组织准备在西德的飞机制造工业部门，主要在导弹武器发展方面投资十亿美元。在原子武器生产方面，首先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西德电气总公司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康采恩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恰好这两家美国康采恩在美国原子弹制造业方面占有主要地位。

美、德军火垄断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显然是波恩—华盛顿政治轴心的经济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财政资本对法西斯德国也曾给予同样的援助。

西德由于占领制度和被拖入美国的军事集团，在政治上便受到美国的束缚。德国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盟国。这种角

色更加劇了德國壟斷資本特殊的侵略性和掠奪性。

(2) 今天，德國帝國主義是這樣一種力量，它們即使冒着原子戰爭的危險，也要公開要求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結果。最大的壟斷資本集團，由於民主德國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而喪失了大量的資本和勢力。過去，它們控制過大部分歐洲地區，特別是東歐及東南歐地區，而現在它的統治範圍僅到易北河為止。

由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及人民波蘭建立了工農政權，今天西德帝國主義還為它喪失了很大部分企業而感到懊喪。西德出版的《(西)德國股份公司手冊》還把民主德國的七百八十六家企業、人民波蘭的一百七十二家企業、捷克斯洛伐克的八家企業和蘇聯的二十八家企業作為“東部財產”。

它們還抱定一種無望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用戰爭的辦法奪回這些企業。同時，它們還要進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借以消滅這種榜樣：即執行一貫的民族及民主政策，可以永遠消滅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基礎。

(3) 德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應有的失敗，結果喪失了大片領土和投資場所。德國帝國主義在1945年以後的復活和發展壯大，必然使得它的經濟實力及其在資本主義陣營內較小的政治及經濟影響之間舊有的矛盾，再次出現。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比較，戰後時期，西德帝國主義的經濟有了非常迅速的發展，

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工業生產指數

(1950年=100)

國別	1951年	1954年	1958年	1950—1958年的增長率
西德	119	155	210	110%
法國	113	123	172	72%
英國	103	115	122	22%
美國	106	113	124	24%

資料來源：1951年數字見《1956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計年鑒》；1954—1958年數字見《195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計年鑒》。

它一定会导致各帝国主义大国之間瓜分資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更为尖銳。

由此看出，最近八年来，西德的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比法国快50%，比英国快四倍，比美国快三倍半。原鋼、小汽車及載重汽車的生产以及其他产品的生产的增长速度都几倍于英国和法国。

西德帝国主义之积极参与所謂整体化計劃，也反映出它夺取原料产地和銷售市場的企图。在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中，这些計劃占有重要地位。在希特勒法西斯时代，德帝国主义曾戴过民族的假面具；今天，所不同的是同样是这些集团打着“欧洲政治和经济整体化”的旗帜。“为了統一西方国家抵御共产主义的危險”，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軍国主义分子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消除“民族孤立”以及实现所謂国际主义的口号的急先鋒。欧洲整体化这个口号有利于西德帝国主义者掩飾其在欧洲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及帝国主义国家中建立其帝国主义霸权的要求。西德帝国主义者以这一口号为幌子，借以染指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实际上，这一政策只不过是1939年法西斯所采用的“欧洲新秩序”的翻版，只不过暂时限于“和平”手段。

实现这一政策的工具首先就是共同市場、煤鋼联营和欧洲原子能联营。西德在这些机构中已经建立了强大的陣地。

同时，还必须提到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所謂的国际軍备合作；而西德帝国主义也力图利用这种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德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参与法国原子武器的发展工作，从外国购买軍事物資和购买軍火制造方面的专利权，以掌握其伙伴的研究成果，节约其在发展工作方面的极其宝贵的時間，并弥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敗北而損失的时间。

共同市場国家的勾結加深了共同市場內部和西欧內部的矛盾。其表現之一，就是共同市場同小自由貿易区之間的劇烈斗争，这一斗争震撼了整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由于这两个集团之間的斗争，西德本国的各个垄断資產階級集团之間出現了矛盾，它将部

分地瘫痪西德帝国主义势力。所有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来抑制西德军国主义。

西德帝国主义所执行的整体化政策，对西欧各国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根据西德帝国主义的巨大侵略性，很难说，西德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其他西欧国家，不会放弃其现行政策而采取更剧烈的手段。

今天，世界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特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及其侵略计划是没有前途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已受到限制和其影响也缩小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东南欧、东欧以及民主德国内部给西德帝国主义的扩张企图制造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阿登纳政府天主教—军国主义专政的对外政策和西德垄断组织的扩张也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摘译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学》，1960年第8期）

波恩国家和新納粹主义

〔苏〕烏利雅斯

十五年以前，历史給德国納粹主义宣判了死刑。苏軍在盟国軍队的支持下粉碎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并埋葬了法西斯德国。

为了“永远禁止德国軍国主义和納粹主义之复活及改組”，波茨坦协定不仅坚决要求完全彻底地废除国防軍，而且坚决要求完全彻底地废除党卫軍、挺进队、自卫队、秘密警察以及一切足以保持軍事传统的軍事組織和半軍事組織。协定的一項特別条款規定要摧毁国社党及其附属机构，“并确保此等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納粹首領、支持納粹之有力人物、納粹机构中之高級官員，以及战争罪犯及参加计划和实行納粹措施之人物，均应加以逮捕。一切納粹党徒非仅在名义上参与該党活动者，根据协定，应解除其公职、半公职及在私人事业中之負責职位。^①

如能根据波茨坦协定的精神，彻底地肃清德国軍国主义和实行民主化，便能保证全德国的和平民主的发展，从而彻底消灭中欧的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策源地。然而波茨坦的精神只是在德国的东部实行了，在东部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至于西德，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是恢复軍国主义、不断破坏民主和复活反动势力的十五年；这些反动势力过去曾把世界推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人民遭受了最大的民族灾禍。

軍国主义的教权制度

赫魯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說：“在千百

①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303、304頁。——譯者

万人的观念中，法西斯主义通常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但是不能不估計到，法西斯主义可以用另外的形式，而不是用过去那种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的形式复活”。^①

納粹主义給德国人民带来无限的灾害，它在西德广大的居民当中已声誉扫地。因此，德国軍国主义便改換自己的思想武器。西德执政党把自己称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該党議会党团集会的联邦議院的會議厅里，悬挂着一座令人注目的耶穌受难十字架。阿登納对人們把他的政策同希特勒的政策相提并論这点，感到很恼火。不但如此，他还不反对这种說法；他不仅不是希特勒的拥护者，而且似乎还反对納粹制度。西德教权主义者企图利用人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統治奠下一个群众基础，并玩弄“公正”、“公共福利”、“神造”国家和“階級和平”等口号。^②

西德官方的宣传机构为了掩护西德現存制度的真实面目，大事宣揚“法治”国家的幻想。例如，西德著名国家学学者基斯硬說，波恩共和国是“自由的國家，人民的國家，法治的國家”^③。另外两个西德的法学家在評論西德宪法时，竟把西德今日的形势同法国革命的时代相提并論。他說：“某些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限制国家的权力是对的。这里，国家社会主义的集权国家残余这一事实，使我們联想起消除政治专制主义的时代，联想起法国革命的时代”。^④

然而不論“基督教党”的宣传，或是波恩政府的政治理論都无法掩盖西德的真相。

由于破坏了波茨坦协定，当年曾經扶持希特勒党上台的那些階級力量在那里居于統治地位；目前，資本集中程度之大和西德壟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頁。——譯者

② 奧梅：《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階級和平的理論，是政治天主教的煽动陰謀》，見《統一》，1958年第2期，第199頁；見遜堡：《政治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思想》，《統一》，1958年第6期，第855頁。

③ 基斯：《法权，德国宪法和外国宪法的基础》，威士巴登，1956年版，第185頁。

④ 菲尔德曼、基塞：《德意志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斯图加特，1954年版，第5頁。

断组织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1938年全德国有五千五百一十八家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資本为一百八十七亿馬克，但现在西德的二千五百三十家股份有限公司就拥有二百六十九亿馬克。而且有五十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即占股份公司总数的2%）占有全部股份資本的46%。六家康采恩（其中有蒂森和克虏伯）控制了西德钢产量的70%；“德国电气总公司”和“西門子”公司两家康采恩控制了电气工业；继承“法本”公司資產的三家公司控制了化学工业；在金融方面，居于統治地位的有三家銀行^①，它們拥有五亿八千万馬克的固定資本和一百六十九亿馬克的投資。^②

在西德大发橫財的三百家大富豪中，便有希特勒的武装問題的財政顧問战犯赫尔曼·奥布斯、前“战时经济領袖”克虏伯和弗利克。^③ 1959年年底，波恩政府经由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申請，要求把1946年紐倫堡法庭对軍火工业家們的判決撤消，其理由是西德政府从未承认紐倫堡的判決（！）。按波恩当局的意見，恢复西德经济主人的名誉，将是释放紐倫堡法庭所判決的其他战犯的前提。^④ 这样看来，“基督教徒”总理阿登納把希特勒从教会开除出去，不仅决不妨碍西德政府去依靠从前法西斯主义的支柱，甚至也不妨碍它在形式上恢复他們的地位。

不难看出，波恩政府政策中的复仇主义、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都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在其統治时期所“夸耀”的东西。

波恩政府的难民部长奥勃兰德尔在說明西德政府的目的时宣称：“我們要重新夺回德国东部”^⑤。阿登納总理1952年3月16日

① 指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商业銀行。

② 烏布利希：《德國人民的道路和目標》，見《統一》，1959年第9期，第1236頁。

③ 《从奥布斯到藏根——西德三百个亿万富翁》，見《新德意志報》。

④ 《新德意志報》，1959年12月13日。

⑤ 德國統一委員會《阿登納的复仇政策是希特勒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复仇政策的繼續》，柏林，1959年版，第7頁。

在齐根发表演说时说：“重新武装德国应成为欧洲新秩序的准备”^①。西德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加入北大西洋集团和用原子武器装备国防军，无疑地都证明了波恩政府的侵略野心。1960年2月，德国舆论界都知道，一个臭名远扬的西德军官发表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曾作下记录，他说：“必须像希特勒当时在并吞奥地利和侵占苏台德区时那样来行动。应该用闪电击的办法进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于人民军和其他军事部队觉察以前侵占奥得河畔。”^②

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伙伴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在西德早已体现为反犹太主义。1959年12月西德的反犹浪潮使欧洲各国的民主人士大为不安。波恩政府为了粉饰自己，企图把反犹运动的罪恶推到共产党人身上。早在1959年1月，争取德国统一委员会就已出版一个文件集，这个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正是西德政府在庇护和鼓励反犹太主义。^③

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决不仅仅表现在西德的反犹太主义上面。例如，1955年7月10日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在奥格斯堡演说时，大放厥词，说什么“东方的匈奴”和“草原游牧汗国”“又向西方进攻了”^④。

阿登纳总理的话也没有什么秘密了。他的话充满了对共产主义和对苏联的仇恨；如他于1952年6月在班堡说过：“我们必须帮助建筑防止苏维埃民族主义的堤坝，这种苏维埃民族主义非常危险，因为它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想取得世界的统治……”^⑤。不久以前，西德政府向联邦议院的预算委员会提出一个

① 德国统一委员会《阿登纳的复仇政策是希特勒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政策的继续》，柏林，1959年版，第8页。

② 《新德意志报》，1960年2月14日。

③ 德国统一委员会《反犹运动，阿登纳政府反犹运动，一个文件》，柏林，1959年版。

④ 同注①，第18页。

⑤ 《关于德意志联邦政府侵略政策白皮书》，柏林，1958年版，第65页。

提案,要求拨出五十万馬克来成立一个反共机构:“东西方研究所”,理由是因为西德至今还“沒有有系統地集中地研究过共产主义理論的和实际的影响”。

成千成万的政治犯、成千成万的公民被控以政治罪名,四百个民主組織和工人团体被封閉,当局进行了无数次的逮捕和搜查,沒收了那些批評波恩政府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西德是用恐怖手段来反对民主力量的。^① 西德政府禁止了德国共产党的活动。

这样一来,1945年以前納粹国家的基础便成为西德的经济基础;西德軍国主义—教权主义制度业已形成,这个制度是向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被西德执政党选为它的象征的耶穌受难十字架,給人們投下了一个极像卍旗号的不祥的暗影。

納粹分子掌握了国家机关

1960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會議第一副主席烏布利希在給阿登納总理的信中說:**“法西斯的复辟和反犹太人主义在你們軍国主义教权制度的基础上猖狂地复活了。几乎你們国家机关的各个环节都为这种法西斯的复辟所籠罩……”**^②

要用事实证明这句话,是不需要特別找寻什么证据的,也不需要钻到国家机关内部去寻找;在波恩政府的十七个部长当中,有八个部长过去就在希特勒国家机关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担任过納粹党及其組織的負責职务。^③

例如,西德內政部长施罗德,从1933年起就是納粹党党员和挺进队队员。他替希特勒的財政专家沙赫特当过法律顧問,他曾为战争拨款找寻“法律”根据和形式。正是他在1937年7月17日

① 《新德意志报》,1959年2月18日,3月4日,12月25日,1960年2月13日。

② 同上,1960年1月27日。

③ 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柏林,1958年版,第12—15頁,《经济周报》,1957年8月23日,第13頁,1957年9月12日,第15頁。

的《法兰克福报》上写道：“德国的哲学是建立在流血、土地和斗争上面”。毫不奇怪，正是施罗德首先提議禁止德国共产党，捏造說德国共产党“违反宪法”并向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对德国共产党提出控訴。他直接领导对西德民主組織和民主人士进行迫害的勾当。

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希特勒当政期間曾在经济部担任过专員，后来又在納粹国防軍做过“国家社会主义訓練”方面的軍官。

西德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艾哈德从1930年到1943年领导过納粹政权下的行情研究所，担任过希特勒党区党部書記布尔克里的经济顧問。

司法部长弗·謝菲尔曾支持納粹党并加入过“志願兵团”。1946年美国占領軍当局撤消了他的巴伐利亚总理的职务，就因为他过去干过法西斯勾当。

波恩交通部长汉·席堡姆同德国最大的康采恩有密切关系。在納粹統治期間，他是党卫軍的头子之一；他作为“德国空軍俱乐部”的头子，曾热心帮助戈林建立法西斯空軍。

所謂联邦参議院（西德議会的第二議院）事务部部长汉·麦卡兹是西德阿登納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在1945年以前他曾在納粹党“最高法律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在希特勒的外交部任职，为法西斯間諜机关提供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的情报。他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論文表明了他对“領袖”的崇拜和对人民的鄙視，他写道：“人民的意志只是由天生的領袖一人来体现的……人民既不能表示志願，也不能承担责任”。

全德事务部部长艾·勒麦尔在1933年作为德国国会議員，曾投票贊成法西斯的关于“充分权力”的法案，这个法案成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当他担任几家外国报纸駐柏林記者时，曾頌揚希特勒，企图为德国的反犹太运动辯护，宣传納粹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軍远征”思想。全德事务部在他的领导下煽起了仇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各种破坏活

动，从而加深国家的分裂状态。^①

“难民”部部长特·奥勃兰德尔是波恩政府中最阴险的人物之一。在最近一年中，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西德已经公布了許多材料，证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种族主义者，是进行过大规模屠杀罪行的劊子手。1960年初争取德国统一委员会所公布的《棕皮书》也证据确凿地证明，波恩的这位部长过去干过法西斯勾当。^② 尽管世界民主人士对奥勃兰德尔部长的罪行非常愤慨，但他还是长期占据西德政府的职位；而西德政府却宣称：“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更换内阁难民部长的职位”^③。只是到了1960年4月底他才被迫下台。

不仅西德的上层人物，甚至西德国家机关中的极大部分官员也受到纳粹主义的腐蚀。

例如，在奥勃兰德尔所主持的难民部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都是战犯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该部的一个秘密的司、即西柏林司的领导人就是前纳粹的罗兹市长和波兰第二大集中营的典狱长维尔涅里·维特茨克。“外国难民司”的司长是前匈牙利民政部副部长格尔施米特。过去党卫军的冲锋队长沃尔伏鲁姆，现在领导着该部的住宅建设司。^④

西德内政部长施罗德给各地警察局发出一个秘密通知，命令西德警察机关撤换现任领导人，并由过去党卫军、挺进队、自卫队的领导人和纳粹党党员以及秘密警察来接任。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为了恢复“德意志的民族自尊心”，必须使那些“忠实、可靠而坚决把自己献给德意志传统思想的人”担任领导职务。遵照施罗德

① 德国统一委员会“全德事务部”的真相如何？一个分析，柏林，1959年版，第9—10页。

② 《奥勃兰德尔的真面目——关于波恩这位部长过去罪恶行为的棕皮书》，柏林版。

③ 《新德意志报》，1960年2月3日。

④ 同上，1960年2月28日。

的指示，亚亨、科隆、杜塞尔多夫、格耳曾基尔亨、多特蒙德以及其他许多城市警察局的负责职位都移交給过去的党卫军分子。例如，麦克现在就是多德蒙特刑事警察厅厅长。麦克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从1934年起在法西斯警察局服务，从1939年起加入党卫军，在这里他被提拔担任冲锋大队长的领导职务。党卫军的另一个冲锋大队长基涅，过去曾在希特勒国家保安局工作，现在是科隆刑事警察厅厅长。前法西斯警察局上尉警官卡尔姆斯，在战犯弗兰克的指挥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干了许多希特勒的恐怖活动，现在是纽伦堡警察局督察长。^①

当然，希特勒的外交官员就是波恩对外“冷战”政策的最狂热的宣传者。波恩外交部80%以上的高级职员过去都是狂热的纳粹党徒，在里宾特洛甫的领导下实行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的主张。纳粹的外交官现在领导着联邦共和国的五十多个大使馆和驻外代表机关。所有这些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划工作，他们当中有许多被判以违反人道的罪名。他们过去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成立纳粹的“第五纵队”，为希特勒的侵略活动开路，直接参加镇压欧洲被占领国的人民并驱使居民到法国去进行强制劳动。例如，波恩外交部副部长第特曼就在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里担任过高级官员司司长。现在外交部西方司司长就是前纳粹党徒挺进队冲锋总队长和里宾特洛甫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艾茨道非。西德外交部商务司司长波格是前希特勒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波恩外交部人事司司长纽斯连过去是占领布拉格时的纳粹总检察官；现任西德驻美大使格雷韦在纳粹统治期间就是希特勒侵略政策的主要谋士之一；西德驻瑞士大使摩尔在占领国荷兰工作过，他是把犹太人赶到焉乌特哈斯死亡营的罪魁。^②

波恩国家机器的重要机构之一就是军队，军队对西德的社会

^① 《新德意志报》，1959年12月22日，1960年1月22日。

^② 《为德国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困难负担》，柏林，1959年版，第3—7页。

政治生活各方面有着决定性影响。领导军队的人，完全是过去干过军国主义勾当和法西斯勾当的人物。现在指挥国防军的将军和海军将领们过去都是希特勒国防军中的指挥官。他们在希特勒统治时期都是上校以上的军官，其中四十五个人当时已是将军衔的军官。波恩的将领中有70%曾在“第三帝国”总参谋部工作过，或者是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人员。现在西德武装部队中有七个将军和海军上将曾被判决为战犯或被列入盟国战犯名单。

西德武装部队总监豪辛格曾签署过关于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陆军总司令斯派达尔在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联邦国防军费奇中将在苏联曾犯下了滔天罪行；他曾强把苏联公民运往德国，在法西斯军队退却时对整座整座的城市进行了破坏。^①

反动的职业官僚们养成了一种效忠德皇和忠实于普鲁士容克传统的精神，曾经促进了魏玛共和国的复效。^②但现在这些成千上万职业纳粹分子又成了波恩国家机关这个金字塔式的教阶制度的基础。在西德的书籍中出现了这么一种理论，认为在行政机关中采取肃清纳粹主义的措施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一种理论说，1945年以前为国家服务的态度在战后仍然继续保持着；另一种理论证明，占领军当局解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命令，只是在这种解雇符合于法西斯关于官吏制度的命令时才有效。^③波恩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对过去在国家机关服务的纳粹党徒特别关心。这一条宪法规定，要颁布一条专门法律，以调整这些人的法律地位。1951年5月所颁布的这一道命令，^④给前纳粹官员打开了进入西德国

① 《希特勒总参谋部领导着阿登纳的军队》，柏林，1959年版，第1—2页，4页，8—9页，22—23页。

② 格罗提渥：《德国宪法计划》，柏林，1947年版，第35—37页。

③ 关于这种理论，参见布希纳—温德：《官吏服务法在西德法西斯化政策中的表现》，柏林，1956年版，第84页。

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法律报》，1951年版，第307页。

家机关的大门，这些官员的数目，在1960年初已达到二万三千人；不久后，依照波恩内阁的计划，还要再增加一万人。^①

不是审判，而是犯罪

从1952年1月到1958年6月，西德一共进行过五万二千余次政治审判。^② 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证明，西德执政的反动派是非常广泛地利用司法制度来对付自己的政治敌人。

波恩政府的代言人硬说，西德的司法制度是民主主义和“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司法的性质却取决于它是建立在什么标准上，是由谁并为谁的利益来进行审判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统治一开始就是以国会纵火的审判案为标志，而“人民法院”院长佛拉斯列尔的名字同戈林和凯尔特布鲁涅尔的名字一样，人们一听到它们便会联想到法西斯独裁。今天西德的司法机构已变成反对民主力量的主要恐怖工具。

为了在西德实现纳粹法律，在地方的高等法院下设立了十七个特别法庭和联邦法院的特别法庭，这里几乎受理所有的政治案件。这是同西德宪法第一百零一条完全抵触的，宪法第一百零一条指出：“不得设立特别法庭。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其执行合法的法官职务之权利”。因此，便约有六十名职业法官对五千万西德公民进行着政治“审判”，而且只有联邦法院特别法庭的五名法官才有全权对最重要的政治案件作出最后的判决。因此，在西德事实上恢复了特别法庭制度，这种制度同纳粹德国所实行过的制度很相似。^③

其他司法机关，特别是联邦宪法法院在迫害民主力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这个法庭曾作出关于宣布德国共产党为非法的决定。

① 《柏林日报》，1960年1月23日。

② 《没有法律的国家——关于波恩联邦国家刑事特别审判法的报告和文献》，柏林，1959年版，第521页。

③ 同上，第191页。

在波恩国家里，为希特勒制度忠实服务的那些人也在审判案件。在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党徒约有九千多人。据争取德国统一委员会最近的统计，在希特勒司法部担任过领导职务或在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工作过的一千名法官，现在在波恩的司法系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纳粹统治期间，几十万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曾根据他们的判决被关进监狱，有六万人被判处死刑。^①

波恩司法当局活动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在西德，凡属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反对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德苏友好活动，为巩固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努力，参加民主组织特别是德国共产党的工作的人，都受到刑事处分。例如在1954年，共产党员雷海尔和柏耶两人就因为反对批准一般的军国主义条约，被联邦法院第六刑事法庭判以叛国罪。在一次审判案中，德苏友好协会西德主席团秘书被剥夺自由，而这个团体则被认为是一个“犯罪的团体”^②。1959年10月波恩内政部长施罗德向联邦行政法院申请禁止“受纳粹之受害者协会”，说这个协会是“与宪法相抵触的团体”。1960年4月，对西德社会名流、西德和平战士委员会委员沃尔拉梯、奥贝尔霍夫、蒂菲斯、康巴尔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梅根、埃克尔特、迪尔的可耻的审判案在杜塞尔多夫结束，他们被控犯了“危害国家”的、“违反宪法”的罪行。被告们被判处监禁。和平战士委员会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组织。^③

西德司法当局最可耻的行动之一，就是禁止德国共产党。政府发言人在卡尔斯鲁厄审判中，由于找不到德国共产党方面有任何非法的证据，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控告”的主要对象。

① 《新德意志报》，1959年11月4日，1960年2月11日；《我们控诉，八百名纳粹血腥法官是阿登纳政权的支柱》，柏林，1959年版。

② 奈丹姆：《卡尔斯鲁厄的穿着红色礼服的法官》，柏林，1956年版，第115页及以下几页，第164页。

③ 《新德意志报》，1959年10月24日，11月11日，12月25日，1960年4月9日。

德国共产党代表在法庭上令人信服地指出，以西德宪法上所說的“自由民主制度”为借口而禁止共产党一事表明，这种民主制度事实上是与和平民主原則針鋒相对的。^①

西德法庭对民主組織和反对复活軍国主义的任何行动进行残酷迫害，而对于宣传战争、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以及法西斯組織的活动，則不认为是违反宪法的，也不加以追究。

西德司法当局的活动內容，是与它的表現形式完全相符合的。在西德，重新复活了希特勒德国所提出的“犯罪概念”，这个概念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下：凡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依法惩办，凡有共产主义信仰或加入共产主义組織的人，其罪恶“不言自明”。为了不惩办那些犯有实际罪行的人，而是对有信仰的人进行惩办起見，西德非常法庭，同法西斯德国的法庭一样，无限制地扩大刑法的解释，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意曲解宪法准則。^②

西德司法当局为反对民主力量而采取的方法有监禁、示范訴訟、延长預审、緩刑判决，其目的是要把成千上万的民主人士和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置于警察的監視之下。^③

卍字蜘蛛爬出洞了

形形色色的新旧法西斯党派、各种仇視民主和渴望复仇的团体和协会，对西德的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晓夫在給西德总理阿登納的信中写道：“……在西德所形成的条件下，法西斯分子和希特勒分子开始猖獗起来，并且越来越出头露面了。他們散布仇恨和反犹的毒物。‘卍字’蜘蛛又爬出洞了”^④。

① 《德国共产党关于卡尔斯魯厄联邦宪法法院审判德国共产党的白皮书》，柏林，1955年版，第13頁及以下各頁。

② 《沒有法律的国家——关于波恩联邦国家刑事特別审判法的报告和文献》，柏林，1959年版，第430—453頁。

③ 同上，第519—522頁。

④ 《今日新聞》，1960年2月3日。

1958年7月23日公布的所謂《关于废除占領制度的第三項法令》給西德的新法西斯主义打开一条广闊的道路,这条法令取消了对納粹党的一切禁令。^①

旧納粹分子在政府机关默許或直接支持之下,竟不顾波茨坦协定中的直接禁令和忽視西德宪法准則,建立了几十个新納粹政党和組織。^②

这些組織常常是用一些毫无意义的名称掩护起来,如“德意志小組”,“历史协会”;或者冠上一个非常費解的名称如:“各族人民社会人种万能协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組織則赤裸裸地称为:“我們是純洁的德意志人”、“黑色軍团”、“反对布尔什維克腐蝕的突击队”等等。

最大的公开的法西斯組織是“德意志帝国党”,該党現有一万五千党员,领导人为前党卫軍头子、普魯士国家顧問、帝国“德国戈林工厂”经理、自称为“田园主人”的梅因堡。梅因堡的副手是前坦克部队軍官塔登,此人在被占領的波兰曾負責管理财产。德意志帝国党参加了1953年和1958年的議會选举,曾提出露骨的納粹党徒戈培尔过去的秘书納烏曼为候选人。

从“右面”批評波恩政府的,有哈斯列特涅尔所創立的“德意志协会”,該会的总書記是希特勒的“德意志青年女子联盟”的前领导人倫娜塔·瑪魯赫。該协会的一个地方組織的書記抱怨說,“納粹集中营的条件不甚严格”。

“德意志集团”是反共的好战組織。它的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建立一个强大的作战部队。

“魯登道夫运动”是糾合前納粹分子的許多組織当中的一个。据該組織的机关报《人民卫报》证明,这个組織的成員进行着“反对

① 《联邦法律报》,1958年,第540—542頁。

② 見《那里的情況怎么样》,柏林,1958年版,第67—69頁,《前进报》,1959年12月24日。

基督教义和社会主义，反对摩西和馬克思”的斗争。

西德現在有一个狂热的納粹分子联盟，西方占領軍当局曾制止它参加社会政治生活。这个联盟是1953年2月在慕尼黑成立的，当时这里已成立了一个“肃清納粹主义运动受难者协会”。1945年4月，西德各地建立的几个类似的协会在首都集会，成立了“联邦肃清納粹主义运动受害者联盟”。

納粹分子为了訓練其接班人还成立了四十五个新納粹主义的青年团体，这些团体分別加入两个大联盟。^① 其中一个联盟叫“德意志民族青年运动”，其成員中有一个軍事化的組織“德意志民族青年”。“德意志民族青年”規定的制服是“希特勒青年队”法西斯組織的制服，而會員的必讀物則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加入这个联盟的还有“德意志社会主义青年挺进队”，这个組織是曾在納粹党中任过要职的迪尔所創立的。前希特勒青年組織的头目、党卫軍分子海斯列尔成立了“德意志青年志愿队”，該队的任务規定如下：“我們崇高的天职，就是忠实，就是忠实于祖国，它的幅員是从萊因河到易北河，包括从塞士河到麦麦列河之間的土地”。

另一类新納粹主义的青年組織則加入“青年祖国联盟工人联誼会”当中。加入这个联盟的，有“德意志基佛豪澤青年联盟”、“沙尔霍斯特青年兵团”、“俾斯麦青年队”及其他組織。除了极少数的組織以外，所有这些青年組織都同“钢盔队”、“德意志士兵协会”、“基佛豪澤联盟”及其他成年人組織有着密切联系。

根据西德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統計，青年納粹組織和士兵組織的成員計有三万五千人。^② 所有这些都养成一种复仇思想，甚至公开叫嚣要恢复法西斯制度。

西德重整軍备的过程同納粹主义复活的过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而在重整軍备的过程中，人数众多的軍人协会起着非常重大

^① 見《那里的情況怎么样》，柏林，1958年版，第67—69頁；《前进报》，1959年12月24日。

^② 《前进报》，1959年12月24日。

的作用。这些协会不断增长的情形可从下表看出^①：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59	468	681	901	1,118	1,176

目前西德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个士兵团体，其成员人数约计三十万人。^②

为了更多地集中军国主义的势力，有关当局现正把许多士兵团体合并为大規模的组织。例如，1957年11月在波恩宣布成立了“德意志士兵协会联合会”，它包括：“德意志士兵协会”、“德意志海员协会”、“前德意志非洲军团士兵协会”、“基佛豪泽同盟”、“骑士十字军同盟”、传统的组织“大日耳曼”。现在有四十余个党卫军的组织，其中有：“希特勒警卫队”、“党卫军帝国元首”、“露尔斯特·威斯尔”，这些团体已经由在西德公开活动的“援助前党卫军人员协会”联合起来。1957年12月，这个组织和一些“受肃清纳粹主义运动之受害者协会”在杜塞尔多夫成立了共同的“行动委员会”^③。

这些军国主义组织的头目都是战犯。例如凯塞林元帅就是从前的“钢盔团”的主席，尽管他曾于1947年5月因屠杀意大利和平居民而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雷德尔和邓尼兹这两个战犯领导海员协会。在党卫军协会的联合会中，也是由战犯们领导，其中有前党卫军旅长、党卫军少将迈耶，他在1944年12月进攻阿登山时曾下令枪杀加拿大手无寸铁的战俘。^④

所有这些士兵协会都还继承着希特勒国防军和党卫军的衣钵。西德士兵协会为了进行复仇主义的宣传，办了五十种报纸和杂志，放映电影，协会的代表们经常到各学校做报告。

西德政府经常帮助士兵协会，其中包括物质援助。当士兵协会举行大规模“集会”时，政府也派代表出席。例如，1956年前德意

① 《阿登纳的复仇政策是希特勒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政策的继续》，1959年版，第42页。

② 《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政策的真相》(历史概要)，莫斯科，1959年版，第67页。

③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第69页。

④ 同注①，第43页。

志非洲軍团的士兵們在杜塞尔多夫召开代表大会时，西德內政部长施罗德就出席了大会，而代表国防部出席的則是納粹的將軍斯派达尔、战犯凱塞林及其他等人。^① 現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德意志士兵协会”的代表大会上声称：“未来的德国士兵應該继续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德国士兵的傳統……責任議會政府应有权在國內政治遭遇灾禍和国外发生严重事件时使用軍事力量……打回德国东部的道路是要通过巴黎”。^②

西德政府在实行其复仇政策方面是依靠所謂难民和移民的同乡会和其他沙文主义組織，这些組織同过去希特勒侵略行动的思想动員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忠于祖国”协会相类似。現在西德有五十多个这种組織，如果他們声明是可靠的話，那么目前这种組織的成員共有八百万人。^③ 1958年12月，許多同乡会和难民团体已联合为一个强大的組織“流亡者协会—同乡会和地方联合会”。领导同乡会的多半是納粹头子，他們过去是希特勒国家在各該同乡会地区的代表(如“苏台德”同乡会，“波美拉尼亚”同乡会)。这些組織经常在难民中宣传复仇思想，公开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欧洲国家提出領土要求，在西德居民当中煽起反共的思想。同乡会在西德公开出版和发行的报章杂志有三百四十多种，总发行量在一百五十万份以上。^④

沙文主义的复仇組織直接在波恩难民部长奥勃兰德尔的领导下进行活动，波恩的其他重要政治人物也支持并参加这些活动。可見，近三年来，奥勃兰德尔主管的这个部的預算增加两倍多，这不是偶然的。波恩政府公开贊助各同乡会的沙文主义言論。例如1958年前波美拉尼亚的六万居民在卡塞尔集会时，全德事务部部长雷墨尔就出席讲话，而同一天在斯图加特的二十万苏台德区的

① 《阿登納的复仇政策是希特勒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政策的继续》，1959年版，第42頁。

② 同上，第43頁。

③ 《新德意志报》，1960年2月3日。

④ 同注①，第26頁。

德意志人举行集会时，交通部长席堡姆也发表了演说。^①

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同乡会是西德这类侵略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它有許多最显著的特征。^② 同乡会的领导要求收回苏台德区和过去划入希特勒“帝国”版图的其他区域，宣传必须在欧洲建立“新秩序”。在苏台德区德国人同乡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是过去曾参加奴役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分子。其中有前斯洛伐克“德意志党”的领导人卡尔马金，布拉格纳粹党的边区书记奈斯，苏台德区的纳粹法官贝姆及其他人。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同乡会为了实现其复仇目的，建立了一个特别组织（“苏台德德意志人行动会”），该会还建立了军队，并在策划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行军事挑衅。同乡会是奉波恩政府的命令进行活动的，由政府提供经费，它是为政府的侵略计划服务。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波恩政府部长席堡姆，就是联合同乡会的主席。

在波恩政府的庇护下，新纳粹政党和青年组织、纳粹军事团体同沙文主义的同乡会进行着猖狂活动，这证明西德恣意纳粹组织复活的过程已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甚至西德资产阶级的报刊也耽心，这些证实西德法西斯主义复活的事实有可能被“共产党宣传”所利用，因此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新纳粹政党、协会和小组“都或多或少地以一种隐蔽的形式经常互相斗争，并竭力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辩护”^③。

走向公开独裁

对民主力量、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大规模迫害，证明现在西德政府的政策遭受到多么大的反抗。这种政策越是进一步发展，它就必然会越来越尖锐地同人民的利益相矛盾，也会遭受到越来越

① 见《阿登纳的复仇政策是希特勒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政策的继续》，1959年，第26页。

② 德国统一委员会《苏台德区同乡会，一个分析》，柏林，1959年版。

③ 《斯图加特报》，1960年1月23日。

坚决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资产阶级极为残缺不全的民主、议会、反对派、公众团体、全民的宪法权利都变成波恩政府实现其政策方针的显著障碍。因此，波恩政府竭力要消灭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后残余。这里，波恩政府所准备的“紧急状态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以“紧急状态”为借口而公开镇压民主力量的作法，在德国是有它的历史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放弃它自己的资产阶级法律的历史。^① 帝国主义者常常借口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来为他们镇压革命运动的血腥暴行辩护，例如1923年反动派利用武装力量镇压了萨克森的革命起义。大家都知道，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也规定，一旦“社会治安遭到破坏”或“这种治安受到严重威胁”时，总统有权废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并使用武力。布留宁、巴本和施列赫尔的“总统制”内阁就是凭借魏玛宪法这一条款替纳粹分子的上台进行了准备工作。兴登堡和希特勒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于1933年2月初签署了一项取消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决议，而在1933年2月底，他们又利用第四十八条来使“关于背叛德国人民”和“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两个法西斯法令具有合法的外表，使法西斯恐怖合法化。^②

西德宪法的起草人记住了魏玛共和国的命运，没有把类似魏玛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的条文列入西德宪法。但是他们一方面对总统权力作了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内阁的权限，特别是加强了政府首脑的权力，这就更多地补偿了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西德根本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政府有权在“有立法必要的情况下”，不经过联邦议院实施各种法律草案；这里就包藏着重演魏玛共和国命运的危险。^③ 为重整军备而通过的一系列法案，都是力图限

① 伟柏：《资产阶级关于紧急状态的学说是帝国主义把恐怖政策合法化的借口》，柏林，1953年版。

② 《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第一卷，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5年版，第73页，91页。

③ 《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莫斯科，1957年版，第850页。

制西德宪法规定的公平的民主权利，扩大政府独裁的可能。1950年颁布的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法案，对集会自由是一个打击。「关于修改刑法的第一个法案」(1951年)使对国内和平战士进行迫害和阻碍国内民主发展的行为合法化。1952年关于企业中工人状况的法案，剥夺了职工会的最重要的权利。1956年3月通过的西德宪法的补充案使波恩政府不仅有可能建立侵略军队，而且限制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一法案公开表明，必须重整军备和废除民主的这两个过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西方国家一方面拒绝执行波茨坦关于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巴黎协定中列入了关于保证西德有权宣布非常状态的条文。^②

西德统治集团不仅广泛利用宪法和其他法律所给予它的权力，而且一旦需要还可以把它们置之不顾，这就在西德造成了类似帝国元首个人独裁的制度。这一点，连他们的拥护者也被迫承认了。例如瑞士名记者阿勒曼(在过去的七年中曾担任苏黎士«事实报»驻波恩记者)在其所著的分析西德政治发展的一书中写道，波恩共和国是“已完全适应于一个人去进行控制的国家”。^③

根据施罗德所主管的内政部所起草的法案，西德宪法必须补充一条：联邦议院一旦发现“自由制度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危险”时，即有权宣布紧急状态。^④在这种情况下，西德政府便有权“以命令代替法律，而且这个命令还可涉及联邦立法权所未能涉及的地方”，换言之，即将联邦议院和地方议院的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便有权废除西德宪法第五、八、九、十一和十二条，即废除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和选择工作地

① 《欧洲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莫斯科，1957年版，第830页。

② 《反对德国的阴谋》，柏林，1954年版，第141页。

③ 阿列曼：《波恩不是魏玛》，科隆—柏林，1956年版，第339页。

④ 《新德意志报》，1960年1月19日和20日；2月28日。《经济周报》，1959年12月9日。

点的自由。警察不经法院許可有权逮捕人民。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根据法律可以延期举行議院的选举。同时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也加以废除，因为这条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即議会的法令）才能在國內使用武装部队。

虽然施罗德法案把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交給联邦議院，但它附帶着一个条件：如果联邦議院“做不到”的話，总统便有权根据总理的建議这样做。事实上，紧急状态法案允許西德政府得以肆无忌惮地宣布紧急状态，并建立独裁的統治形式。1960年2月在联邦参議院就法律草案举行辯論时，黑森州总理津恩（社会民主党）声称：“根据紧急状态的法令，联邦政府或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便能操纵一切权力，并設立集中营，以便鏟除自己的政治敌人”。

事件的这种发展证明了华沙条約签字国1960年2月所通过的宣言中的結論的正确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全部行动說明它正在一步步地为在西德建立这样一个政权而扫清道路。这个政府将要造成民主的假象，而实质上却是接近于曾经把世界推入流血战争、把德国人民引向空前的民族灾难的那个政权”^①。

消灭新納粹主义的威胁

现在当德国領土上已形成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独立国家时，两个德国的統一問題就成为德国人民的內政問題。

然而有些問題的解决，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反希特勒同盟的参加国。对德媾和問題就是这样的問題。由于西方国家过錯，十五年来还没有簽訂对德和約，便使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和复仇分子得以为所欲为，助长了西德反动制度的建立。立刻和平解决德国問題，还能够預防在德国西部发生危险事件。^②

苏联的对德和約草案得到了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贊揚，这个

① 《今日新聞》，1960年2月6日。

② 《西方国家对德国問題政策的真相》（历史概要），第101頁。

草案不仅規定給德国公民以最主要的民主权利与自由，保障民主政党的活动(第十四、十六两条)，而且还責成德国今后不得准許成立納粹复仇主义組織，不准它进行活动，不准进行战争的宣传(第十七、十八、二十条)。根据条約草案，德国承认对战犯們的判決(第十九条)，不得准許他們在德国的军队中服务(第二十七条甲項)。^①西德战后的发展无可爭辯地证明，必須把这几条包括在和約当中。

对德和約能够保证肃清納粹主义和軍国主义；只有在这个和約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可能来使两个德国接近。显然，如果西德納粹主义的反动思想及其組織的复活在日益加深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間的鴻沟，那么鏟除它的根源及其表現就可取得两个德国的統一。^②欧洲各国人民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罪恶而经历的一幕悲剧不應該重演。

(譯自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60年第5期)

① 《西方国家对德国問題政策的真相》(历史概要)，附录。《对德和約草案》，第123—125頁，第127頁。

② 見《德意志联邦文献汇编》，柏林，彼得里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頁。

西德軍国主义及其学說

〔苏〕齐吉奇科

希特勒时代的將軍、德国坦克部队之“父”海因茨·古德林，在1951年出版了一本題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的书，在这本书里他对于西德軍国主义化的一些条件闡明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古德林坚决主张，西德的武装应该不受任何限制或范围的約束。他把給予西德“在一切方面完全的不受任何人限制的平等”这一要求提到了首位。当时，就是对許多庇护德国軍国主义的西方人士說来，这些要求也是过分了。总共才过了几年，西德軍国主义分子不仅得到了扩展本国庞大军队的机会，而且他們还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占据了显要的地位，联邦国防軍的一些將軍們（古德林的門生和战友）窃取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些领导职位。

扶植侵略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众所周知的。《苏共綱領草案》就具体地指出了这些势力。在这一文件中說道：“美国垄断組織及其英法同盟者公开帮助西德帝国主义复活。西德帝国主义厚顏无耻地鼓吹复仇主义的侵略目的，准备着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提出关于締結对德和約并在这个基础上解决西柏林問題的建議就非常及时，因为这项措施提供了消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残迹和后果的可能性。而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却以誹謗、恫吓和炫耀武力来对待苏联的和平倡議。波恩的头目們特別热衷于煽动战争的狂热。他們的立場所根据的正是西德軍国主义企图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总方針。

波恩軍国主义采取发动复仇主义战争的方針，不仅用扩充軍备和拼凑联盟的方法来准备战争，而且在軍事理論方面也越来越

积极地展开工作，制定了从事侵略性复仇主义战争的自己的一套原则。研究正在形成的西德军事学說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談一談这种学說的一些主要特点。

核“閃电战”学說

大家知道，军事理論是一支军队所采取的从事战争的主张，是在武装力量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在社会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对从事战争的方法所持的占統治地位的看法。联邦国防军的理論家們暂时还没有就这个题目发表专门的著作，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耽心这种作法必然会暴露自己的目的。但是，从西德将領中的許多权威人士的言論中，以及从对报刊公布的其他材料所进行的研究中，現在可以相当完整地了解到西德将領們的那一套军事战略观点。

正在形成的联邦国防军的军事学說的特点之一，是从德国軍国主义的理論武庫中广泛地利用侵略性的冒险思想。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惨痛经验，并没有使波恩将領們放弃通过“快速行动”（希特勒的有名的“施里芬計劃”和“巴尔巴罗士計劃”就是以“快速行动”为基础的）取得胜利的賭注。

波恩将領們制定的从事未来战争的各項原则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联邦国防軍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司令部在拟定战略計劃問題上进行密切协作。在波恩，人們不喜欢強調自己在战略和战术問題上存在着不同于盟邦的观点，与此相反，在每一个适当的場合都竭力贊揚所謂大西洋团結。联邦国防軍的創建人不仅乐意使用美国的武器，而且也乐意采用美国关于使用大規模毁灭性核武器进行战争的主张。但是，如果把現在西德的将軍們只看成是五角大楼的門徒，那就完全錯了。按照波恩的理解，“大西洋团結”决不意味着西德简单地屈从于美国伙伴。如果說联邦国防軍的領導集团接受美国将領們的主要战略观点，那只是因为这些观点符合联邦国防軍領導集团自己的观点和打算。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们不应该夸大美国对制定西德军国主义目前的理论所起的影响。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集团关于用核武器突然先发制人地“毁灭”敌人（当然，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不仅完全符合于过去德国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冒险理论（如希特勒的“闪电战”思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些理论中引伸出来的。美国的军事专家在战后已经把自己降为被他们从战犯监狱中释放出来的被打败的希特勒将军们的门生。被粉碎的法西斯军队的“东线经验”已被细心地收进了五角大楼的武库。在随后的年代里，“闪电战”思想实际上已经复活了，并且在新的原子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在美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自然，联邦国防军的将军们完全同意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代表所提出的进行核战争的各项原则，并且在建立联邦国防军的过程中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人在原子弹试验场上所做出的结论和事实。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随着联邦国防军的壮大，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日益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而它的将军们也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这个侵略集团中的领导职位。在这种情况下，西德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它在制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原则和计划中所做的“贡献”。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1958年西德军事学院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讲话，反映了这种情绪。他说，在原子时代里，“为整个西方军事集团的防御机器来发展指导思想”^①的任务落到了联邦国防军的身上。西德将军们已经着手执行他们自己提出来的这项任务。

西德将领们，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司令部一样，把未来的战争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尽可能广泛的联盟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全球核战争。波恩的将军们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种机构积极地参加制定世界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关于这个问题的共同观点。但是，他们的主张与他们盟邦的观点绝不是相同的。

^① 《法兰克福汇报》，1958年10月29日。

这种主张具有許多极其独特的特点，波恩力图使整个集团的战略也具有这些特点。

西德帝国主义者的第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求用火箭核武器迅速地、完全地装备联邦国防军。美国的军事理论从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时候起就使西德不满意。按照这种理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成员国的军队应该起没有自己核武器的“盾”的作用，而核武器则由作为“剑”的美国和英国的武装力量加以垄断。但是，直到1957年年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才在原则上同意用能把核弹头送到目的地的运载手段来装备联邦国防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常设小组在1958年5月1日通过的“MC—70”秘密计划，已经公开规定向波恩军国主义分子提供这种运载手段。西方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最初提出的反对用火箭武装西德的意見，最后又被他们取消了，这就使波恩有可能分阶段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

现在，西德军队的全部十二个师都装备有能够把原子弹头送到目的地的运载手段——发射《诚实的约翰》式不受操纵的导弹的口径为203.2毫米的榴弹炮，空军装备有《斗牛士》式导弹，防空部队装备有《奈克》式防空导弹。波恩统治集团千方百计地力图取得原子武器，并为自己生产原子武器扫清所有的障碍。^①现在，联邦国防军司令部已经在制定自己的计划，他们的出发点是，不仅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军和火箭部队协同动作，而且要使用自己的核武器。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对美国政府关于加强常规武器在侵略集团战略中的作用的计划，波恩的反应是相当审慎的。

当然，西德黩武主义者丝毫不反对发展常规武器的竞赛和从事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性”战争。曼斯坦、戈特、古德林、曼陀菲尔、哈尔德等西德将领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警告西方盟国不要过低估计传统的军种，特别是坦克、炮兵和步兵。但是，波恩政府和

^① 参見阿尔祖馬年：《欧洲安全和西德原子武装》。（此文已收入本論文集）

联邦国防軍的將領們并不让发展常規武器的方針妨碍他們的主要目的（尽快地用原子武器装备西德軍队）的实现。1961年春，阿登納总理訪問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美国政府保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前的計劃，特别是“MC—70”計劃，仍然有效。

波恩核战争概念的第二个特点是，西德黷武主义者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有歐洲成員国中間遵循着最冒險的观点。波恩的軍国主义分子強調說，由于西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不大可能順利地进行防御战，因此波恩軍国主义分子公开主张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国家发动突然的集中的核进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計劃和战略方針不完全使豪辛格和斯派达尔滿意，他們认为这些計劃和战略方針的“进攻性”不强。

例如，1961年1月斯派达尔在美因茲作报告时曾經強調指出，一旦战争爆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务应当是“尽量在东方击退进攻”，即在“铁幕”的边境而不是像1957年4月里所計劃的那樣，在萊因河畔。美国的軍事杂志《軍事評論》在一篇文章里总结了西德战略的一些新的特点。这篇文章談道：“西德……决定发展一支庞大的进攻部队，这支部队在敌人的領土上迎击敌人时能进行强有力的打击。西德认为，机动灵活是一个非常因素，在努力使本国領土不变为战場的同时，应该想办法使軍事行动轉移到敌方領土的深处去进行”^①。不难看出，这里所謂的“进攻”战略簡直就是对同西德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員舒米德在联邦議院代表反对派就战争問題发言时，充分闡明了德国軍国主义分子对这个問題的观点。舒米德在其不久前发表的《防御或者报复：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战略問題上的貢獻》一书中列举了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可以采用的三种核战略：1. 突然的进攻；2. 先发制人的打击；3. 报复或反击。按照舒米德的話說，“突然进攻的战略”和

① 《軍事評論》，1960年5月。

“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战略”都不需要“强硬的”军备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只是“彻底击溃敌人报复力量的潜力”。而“报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必须有“强硬的”核军备体系，才能进行报复。舒米德又把“强硬的”核军备体系说成是“不能摧毁的进行反击的能力”。波恩军界人士认为这种能力是大成问题的，因此他们显然偏重于采取前两种战略。舒米德写道：“核报复的战略概念只是适于威慑；如果威慑不起作用，那末这种概念就不适于有效防御”。

实际上，西德军国主义的理論包括两种核战争的战略概念：突然进攻的战略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战略，其实，在两者之間并没有任何差别，因为这两种战略的基本要素都是突然性，而后一种战略是以发动侵略来保证的。

指出下面的情况是很重要的：近来在北大西洋公約组织中，认为“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战略对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具有危险性和毫无前途的意见是越来越多了。西德黠武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的”立场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公开的目的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約组织的侵略性，要盟国加紧进行军备竞赛并慫恿它们走上直接进行军事冒险的道路。

最后，波恩军事理論的第三个特点是关于解释未来战争的联盟性质。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看得很清楚，在力量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光是一个西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同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所以，他们策划的新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的战争。豪辛格曾在1960年12月写道：“俄国的军事潜力、联邦共和国容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直接与“铁幕”毗連）、德国没有足够的纵深的国土来进行有效的防御，最后，还有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军事和财政方面的后果——所有这一切都使联邦共和国得出了以下结论：国家的防御已经成为不合时代的东西了”。

波恩统治集团认为拼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的侵略联盟是西德全部对内和对外政策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他们成为资

本主义欧洲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实行“整体化”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不是偶然的。波恩的政界人士除了提出臭名远扬的“欧洲合众国”的口号以外，又提出了建立“欧洲—美国—加拿大”邦联的思想。施特劳斯说：“欧洲在将来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包括北美和西欧在内的大西洋体系的欧洲组成部分”。但是现在已经很明显，任何性质的联盟都不能使波恩满意。它经常强调甚至夸耀自己对于美国大伙伴的忠诚，越来越想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中取得领导地位。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的目的是，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力量为自己的复仇主义阴谋服务。

联邦国防军在其他国家（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具有特殊的意义。西德将领们为了替自己的主张辩护，在这项计划中广泛地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接受的核战争概念。他们首先借口说，在现代条件下空间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化了。军事理论采用“决定性空间”的概念，指的是集中了主要的力量为采取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的地区，也就是具有必需的进攻基地、物质资源和能够补充伤亡的足够的人员以及具有能够协助军事行动的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地区。西方的军事理论家们从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在现代战争中是基本的军事因素这种观点出发，把拥有数量非常多的核打击手段的那一部分地面称为“决定性空间”。但是，对于现在应该把那些具体的地区看成是“决定性空间”的问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决不是纯理论性的，因为已经采取的各种军事战略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

西德军国主义早在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前就通过古德林之口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本书里，古德林写道：“……对西方国家说来，决定性空间是生活着很大一部分白种人的欧洲……”。1953年8月15日以前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将军持有另一种观点。他

认为只有美国本土是“决定性空间”，而把西欧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两个公式表现不同的战略概念：古德林要求重视西欧，因而重视西德军国主义，但是，五角大楼的活动家却准备在某种条件下牺牲欧洲盟国，使这些国家起炮灰的作用。

西德帝国主义分子在巩固了自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地位以后，已经开始修改他们所不满意的主张。他们建议“决定性空间”的概念应包括欧洲、北美大陆和大西洋。（施特劳斯：“欧洲应当成为美洲的掩蔽体，正像美洲是欧洲的掩蔽体一样”^①。）从形式上来看，这种论点是对美国观点的妥协，但实质上是窃用了古德林关于“欧洲”在战争准备中应起主要作用的主张。联邦国防军的战略家向自己的美国同事表明，既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武装力量是统一的集团，并且这个集团又有着一定的空间，那末就应该适当地利用它。西德的将领们认为，由于西德只占“决定性空间”的一部分，而它的任务却超出自己领土的范围，这就完全有必要把联邦国防军的活动范围至少扩大到整个欧洲和非洲北部。施特劳斯恬不知耻地想把“纵深威慑的战略作为目前最好的战略”^②硬塞给西方。联邦国防军司令部在1960年8月公布的备忘录中曾经写道：“由于西德只有狭小的空间，它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联邦国防军有可能对它的军事设施和辅助设施进行必要的纵深配置，并有可能对防御的范围和性质发生影响”^③。

人们会注意到，波恩的将领们在这里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重复了古德林在1951年曾经写过的那一段话：“因此，北非和比利牛斯半岛对于西方国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地面和空中进攻的领土上，可以建立供应基地……，设立训练中心和军火库……”。在许多年期间，西德军国主义分子一直坚

① 《联邦政府新闻与情报局公报》，1961年3月10日。

② 《真理报》，1961年7月14日。

③ 同注①，1960年8月20日。

持实行为联邦国防軍“扩大空間”的路线，并且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恐惧，許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不顾广大輿論界的愤怒情緒，已经表示同意向波恩黷武主义者提供基地和据点。施特劳斯在1961年2月27日发表的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記者的談話中，以他素有的放肆口吻說道：“从去年人們对德国在西班牙建立基地一事議論紛紛的时候起，事情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現在，联邦国防軍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都拥有基地，并且我們从英国接到了关于这个問題的极为寬宏大量的建議”。

这样一来，波恩軍国主义分子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們自己称为“决定性空間”的那一部分极为重要的領土。这种情况无疑会使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欧洲成員国中处于特殊的优越地位。西欧正在逐渐变为德国軍国主义的軍事战略基地，变为它的作战的和战略的后方。有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或者再加上西班牙）的領土，联邦国防軍战略空間的纵深就长达一千二百至二千公里。这个空間使陸軍、空軍和海軍部队以及用于作战一战术进攻和战略进攻的火箭武器能够施展开来，进行纵深的配置，并且还可以建立作战的和战略的后方。联邦国防軍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国家中的基地，把这些国家的命运同西德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了。于是便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威胁：当波恩复仇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以后，領土上驻扎着波恩軍隊的那些国家也将卷入战争。

联邦国防軍对西欧某些国家的“冷占領”^①，非常清楚地暴露了波恩的計劃。众所周知，在現代条件下空間的防御意义是不大的。空間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成为进行反击和轉入反攻的可靠的掩护了。快速轰炸机，特别是火箭，可以不太困难地克服任何地面間隔而使敌人遭到失败。但是，对于准备进攻的武装部队說来，空

^① 指不通过战争的占領。——譯者

間因素在目前不仅沒有失去意义反而有了更大的意义，因为使用現代的进攻武器所需要的空間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許多倍。联邦国防軍的战略家們現在擅自强占“欧洲的空間”，并不是准备防御，而是准备进攻，因为这种空間对防御是沒有用的，而对于进攻來說在广泛的地域上的基地和前进基地才是真正必需的。

战略原則和作战战术原則

西德軍隊指揮部关于在未来战争中應該使用那些主要兵种和軍種的观点，充滿了冒险的“全球打击”的侵略情緒。联邦国防軍的將軍們，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他們的伙伴們一样，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有两个基本时期——初期和后期。初期是决定性的时期，是用大部分核武器攻击敌人的时期。在短时期內大規模使用核武器，看来具有双方原子决斗的性质。空軍(飞机和火箭)和海軍(飞机和載有火箭的船只)在这个时期将起主要作用。陆軍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证核武器运載手段的效用，保护自己免受損失，再就是利用核打击的結果。老实說，对陆軍說来大規模的核进攻應該是一种炮兵和空軍的准备(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話)，其目的在于消灭或压制敌人，以便在以后只去消灭敌人最后的反抗据点和一些被孤立的集团。完成这些行动并对敌人的領土建立完全的控制，这便是后期的任务。

斯派达尔在华盛顿美国陆軍协会的會議上作报告时曾經指出：“一旦欧洲爆发大規模战争，战斗可以分作两个阶段进行”。斯派达尔认为，在第一阶段，陆軍守卫一定的陣地，等候其他軍種行动的結果。在第二阶段，陆軍将同空軍和海軍一起参加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斯派达尔強調指出：“毫無疑問，这场战斗的主要重担将落在陆軍身上”^①。西德部队参加“集中核打击”的現实可能性暂时是不大的。但是，联邦国防軍指揮部是从将来取得核武器

① 西德《世界报》，1960年8月17日。

这一点出发的。现在，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制定战争初期使用陆军的原则上。陆军是联邦国防军的主要核心，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系统中陆军是中欧方向的主要打击力量。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联邦国防军应该在这个方向提供十二个现代化师，这些师要能够在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作战，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执行地区性的任务。联邦国防军的武器、技术装备和师的组织都完全适合于战争的侵略目的。有一次，豪辛格曾说道：联邦国防军打算“……向提供进攻机会的任何地方进攻。西方应该用这种斗争方法来反对东方”^①。

西德陆军的作战编制本身就明确地表明了它的侵略目的。在十二个师中有八个摩托化师，二个坦克师，一个伞兵师，一个野战步兵师。联邦国防军陆军的武装也是根据进攻性的任务进行的。从技术装备和武器来看，联邦国防军的各师不亚于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它军队，而且在许多指标方面还优于其他军队。

1959年8月颁布的野战条例《军队的统帅》（《军事》杂志已在1960年1月阐明了这个条例的各项基本原则）充满了侵略性的进攻性的理论，丝毫也不亚于希特勒国防军的条例。“进攻鼓舞着士兵，使他们更加顽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并且使敌人惊慌不安”——这些话是格涅伊泽纳乌在《军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口号，联邦国防军的整个战争准备就是遵照这种口号进行的。

在现代武器和技术的情况下，时间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军国主义分子认为，克劳塞维茨的原则在核战争中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个原则就是：“……应该**同时**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为了达到某一战略目的的全部力量，越是集中在**同一**行动和**同一**时刻里使用这些力量，这些力量的使用也就越完善”。但是，为了“在**同一**行动和**同一**时刻里”使用武力，就必须要在战争爆发以前仔细地全面地准备这次行动。古德林曾向他的继承人教导说：“在和平时期错

^① 《今日西德》，莫斯科，1959年版，第58页。

过的时间，以后未必能够弥补”。

西德陆军不仅仅准备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核“闪电战”。西方战略家们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将来联邦国防军还要参加所谓小规模的局部战争，那时双方都将避免使用核武器，并不使武装冲突超出有限地区的范围。在宣传“局部”战争方面，虽然美国军人和政客表现得最积极，但是联邦国防军的战略家们也没有对这件事袖手旁观。他们的代表斯派达尔建议对各种类型的“有限”战争进行详细的分类。斯派达尔在上述美国陆军协会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应该把全面战争同地理上的有限战争区分开来，把有限地使用武器的战争同使用有限武器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区分开来。……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都可能由于敌对力量发生偶然冲突而爆发。……陆军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过程中的冲突。……”^①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联邦国防军认为对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全面战争才有效，那么它打算进行“有限”战争又是为了反对谁呢？看来，他们打算进行“局部”战争主要是为了反对那些不能用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和核武器来抗击帝国主义的那些国家和人民。例如，当北大西洋集团对争取解放的人民采取集体行动时，就可能进行“局部”战争。由于援助了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波恩就能在殖民地更广泛地开展自己的活动。此外，也不能排除“局部”战争的西欧方案。特别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德帝国主义决没有放弃掠夺欧洲资本主义邻国的意图。

近来波恩在签订对德和约问题上所发出的好战声明表明，西德黩武主义者和政界的上层人物并不反对借口“保卫”西柏林而进行特殊的“力量的较量”。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局部冲突”完全可能成为全面战争的序幕。波恩宣传机构散布可能发生非核战

^① 西德《世界报》，1960年8月17日。

爭的言論只不过是使西德輿論不去注意对“全面”战争的准备。

* * * * *

联邦国防軍的將軍們訓練自己的陸軍从事以侵略为其共同特点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由十二个师组成的军队就成为发展一支大规模军队的第一步。除了正规部队以外，还建立了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部管辖的所谓地方防御部队。将来，地方防御部队将起对居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学校的的作用，它同时又是进行动员的一种组织形式。整个西德划分为六个地方军区。各军区的司令员在二十九个地方参谋部的协助下执行自己的任务。地方系统拥有大量人员，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网而参加地方系统的。属于地方防御指挥部管辖的，总共有四十二所联邦国防軍的专门学校、二十九个职业训练点和许多专门服务站。

西德的空军和海军还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联邦国防軍的军事理论中却占有显著的地位。波恩把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看成是取得完全军事独立的必要条件。施特劳斯曾经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们公开警告说：德国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作“美国原子骑士的步兵”^①。

西德空军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飞行人员。青年不愿意在空军中服务这件事使飞行人员的培养工作受到了妨碍。对于陆军和海军兵员的配备，联邦国防軍还能应付，但是对于空军人员，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飞行人员需要长期训练、特殊的身体条件和道德品质。根据发展计划，为了使空军满额需要十万人，而现在只招募了约六万五千人。联邦国防軍利用国内和国外的一切可能性来加速训练飞行人员。建立了演习架、飞行和技术学校、空军参谋学校和其他学校；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其他国家的学校也为西德空军训练专门人才。

^① 《时代》，1960年12月19日。

在1963年計劃建成的二十八个航空中队中，到1961年年初已經建成了十四个航空中队：五个歼击轰炸机航空中队、四个防空驅逐机航空中队、三个偵察机航空中队、两个运输机航空中队。此外，还建立了一队載有“斗牛士”式导弹的飞机。这些空軍部队組成了两个空軍联队：“北空軍联队”和“南空軍联队”^①。五个航空中队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用来携带原子武器。

配备有歼击轰炸机的部队和联队，属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所謂战术空軍，这种空軍的行动受到一定战場的局限。在战争初期，战术空軍的首要任务是参加对于处在作战战术纵深地带的敌方目标进行核打击；直接援助陸軍只是它以后的任务。斯派达尔解释說，这个任务是在初步战斗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在向敌人发动的核进攻进行十分順利以后执行的。

据联邦国防軍的理論家們估計，导弹、不受操纵的火箭弹和載有导弹的飞机（前面已經說过，联邦国防軍拥有这些武器）應該在核进攻中起主要作用。波恩的將軍們把战术空軍看成是核进攻的一种輔助手段。波恩軍国主义分子制造核武器的运載手段，是为装备核进攻武器准备条件。

除了发展空軍以外，西德还执行着建設海軍的庞大計劃。海軍人数已經达到了計劃規定的数字——二万五千人；在海軍作战編制中有一百九十五艘各种舰只、三艘潜水艇、六艘登陆艇、六十艘扫雷舰和六十艘輔助船舶。在海軍中总共有十七个分舰队和教练舰队。^②

过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集团允許西德建立海軍，只是想将西德海軍看成是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西洋武装力量指揮的一支部队，来执行大西洋武装力量的某一项任务。但是，这个时代已經过去了。現在，波恩的战略家們正在重新估計本国海軍的

①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通訊》，1961年2月。

② 《詹氏作战舰只年鑑》，1960—1961年；《时代》，1960年12月19日。

作用，并妄图执行更广泛的任务。一旦爆发战争，他们不愿意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些年的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只同潜水艇作战和破坏波罗的海的交通线。现在，就是鲁格海军中将向西德海军提出的露骨的侵略目的也不再能使波恩军国主义分子感到满足了。鲁格海军上将曾经说过，西德海军“应当在波罗的海上执行进攻性的冲击任务”^①。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施特劳斯曾经要求给与西德建造能够装置最现代化的《北极星》式导弹的船舰的权利。^②

到现在为止，西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有舰队。它是否能够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舰队，这要在以后才能确定。至于谈到如何使用这支舰队，计划所考虑的是把海军作为进攻的手段，而不是作为防御的手段。波恩的将军们和海军将领们打算建立一支庞大的现代化海军，这支海军不仅要用战术进攻武器而且要用战略进攻武器（《北极星》式导弹）武装起来。无疑，这些将领们是从他们对整个武装部队提出的侵略目的出发的。

对全面战争的“心理”准备

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使经济和科学军事化以外，西德政府还加紧向居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古德林曾把“心理”战说成是“全面”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自己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除了人们早就知道的一些战争形式——陆战和海战——以外，还要加上空战和心理战、思想战、宣传战以及经济战等战争形式，也就是目前‘全面战争’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并且遭到谴责的一切战争形式”。时代改变了，战后初年西方国家在口头上“谴责”的那些东西很快又被它们提上了日程。波恩政府，像希特勒强盗集团一样，认为“心理战”是使国家走向侵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其重要性不下于扩大军队。

① 《新德意志报》，1960年3月12日。

② 《时代》，1960年12月19日。

联邦国防军在1959年3月4日颁布了一项专门文件《从事心理战是战争和领导工作的新的方面》，^①这项文件透露了军事政治宣传机构的任务、目标和方法。文件指出，心理战不应该局限在国家范围内，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应该具有全面的性质。经过“心理”改造以后，联邦国防军的士兵应当成为愿意做出任何牺牲的人。

波恩军国主义分子想使西德居民相信，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条件下和平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心理战”的领导机构曾经说道：“从事战争已不再受纯军事的作战手段和目标的限制了……。世界观的全面冲突使我们的时代经常没有和平，引起了使用一切手段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的斗争”。据说，既然没有用非军事手段建立正常局面的任何可能性，那就必须通过战争在全世界消灭社会主义——这就是文件起草人认为必须使西德居民相信的结论。

当然，在紧张局势缓和的情况下，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军事宣传获得成功。西德帝国主义的“心理战”是为了保持“经常没有和平的”气氛，其办法是破坏旨在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的措施。大家知道，这就是西德政府大部分对外政策行动的目的。与希特勒的蛊惑宣传没有本质区别的反共主义，是波恩“心理战”的思想基础。

波恩复仇主义分子企图把反对联邦国防军原子武装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说成是“共产党分子暗中进行破坏活动”的结果。他们在西德一贯创造条件，想把民主力量反对波恩军国主义计划和措施的任何行为都说成是反对国家的破坏活动。向居民灌输复仇主义思想的不仅有波恩教权—军国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而且最近几年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法西斯组织，也在直接进行这项工作。

^① 《新德意志报》，1959年3月26日。

西德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所有这一切罪恶活动，是为了使国家全面地和广泛地軍国主义化并使它为全面战争作好准备。

* * *

波恩复仇主义分子在美国統治集团所策划的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冷战”中采取了最富于侵略性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阿登納政府总是扮演“强硬方針”捍卫者的角色。在扮演国际挑拨者这一角色时，阿登納政府不断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賞识。由于西方統治集团把賭注押在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身上，他們首先使本国人民遭到危險。

苏联已经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消除由于德国軍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复活而造成的危險，这就是尽快地締結对德和約。

赫魯晓夫曾經強調指出：“在我們的原子时代，以发动战争相威胁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我們說：讓我們消除过去战争的遗迹，为了和平而签定对德和約吧！苏联政府并不需要把任何国家的領土据为己有。我們建議把存在了許多年的目前的边界在法律上固定下来，我們要求剝夺复仇主义集团发动新战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使他們不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①。

生活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关于利用德国軍国主义的計劃沒有对局势做过清醒的估計，也沒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制度所蘊藏的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巨大可能性。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許多最新的技术方面，苏联科学家远远地超过了美国，更不用說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了。大規模杀伤武器及其运載手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至地球上再也沒有拥有巨大爆炸力的核弹头在几分钟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了。現在誰不明白，如果波恩軍国主义分子发动了战争并且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自己的伙伴們拖入战争，那么，不論是西德自己还是同西德一起参加侵略的国家都一定

^① 《真理报》，1961年3月12日。

会在这场战争中遭到毁灭。面对这种情况，西德复仇军国主义首先对那些扶植它的国家是严重的威胁。

我们时代的客观现实无条件地要求实行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政策。西德不愿意走这条路。不仅如此，大家还亲眼看到，西德正在变为战争危险的策源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任务是制止西德军国主义，使它不能把人类卷入热核灾难中去。

(译自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61年第9期)

西德生产原子武器的准备情况^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拉斯美洛夫

希特勒德国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西方国家的物质技术援助来建立它的庞大的军事机构。西方国家提供的战略物资和经济援助对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供应武器的意义居于次要地位；那时自己生产最新式的武器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德国帝国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当前的形势下，向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体系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供武器则有较重大的意义。但是，如果以为西德军国主义分子会永远满足于接受最新式武器的被动地位，那就是不能原谅的缺乏远见。只有自己生产最新式的武器，它才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集团内部获得所谓的“平等地位”。如果西德帝国主义拥有自己生产的原子武器，它就不仅能在西欧，而且能在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争夺霸权。

目前，原子计划对联邦共和国准备原子武器的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原子计划实际上是在1955年拟定的。它包括三个阶段：1. 在没有原子反应堆的情况下组织和进行研究工作；2. 建造和运转原子反应堆；3. 将原子能用于经济，即建造和运转动力反应堆和原子发电站。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官方计划；政府并且资助这个计划。^② 特设的原子能部部长是与化学工业有密切关系的弗利特里希·巴尔克。当时已经成立的德国原子委员会，也参加了制定这项计划和原子预算的工作；参加这

① 《关于欧洲安全和德国军国主义危险问题的国际科学会议文集》（1961年5月23—27日，布拉格）。

② 《原子经济》，1960年第1期，第2页。

个委员会的不仅有著名的科学家，而且还有企业界的著名人物。

最先着手的是西德原子计划的研究部分，而且已有成效。干部培养问题很受重视，与原子计划有密切联系的科学机构和学校网在不断扩大。联邦共和国所有的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都开设了新的讲座和实验室，组织研究小组，设置了技术装备和研究设施，等等。

单是在1956年到1959年就建立了二十个核子物理研究所、十二个化学和物理化学核子研究所、五所高等学校和二十九个同位素实验室等。

原子科学得到国家和垄断资本的大力支持。根据财政部长埃策尔公布的数字：1959年国家和私人企业为发展这门科学一共拨付了二十六亿马克。

原子计划的第二阶段是准备实际利用原子能。其中包括建造和运转研究性原子反应堆，以及建立原子研究中心。当时决定建立六个原子中心，每个中心建立一个反应堆，而且在它的周围建立核子物理和其他科学部门的研究所和实验室。

承包建造卡尔斯茹尔中心的是1955年成立的、有各大康采恩参与的物理研究公司。^① 工业界参加投资的有八十家公司。

卡尔斯茹尔中心的特点在于：它是“纯粹的德国反应堆”：设计、材料、原料和燃料——一切都出自西德本国。卡尔斯茹尔反应堆(FR-2)是今后联邦共和国建造其他反应堆的依据。因此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是以“生产性”反应堆的原理为基础的。这个反应堆将在六吨铀²³³和一吨钍的基础上提供三公斤钚和若干铀²³³。在卡尔斯茹尔中心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已达四百多名。

早在前几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已经有一些反应堆开始运转。1957年10月31日慕尼黑反应堆达到临界阶段之后，西德就开始进入了原子时代。这个反应堆是由一家美国公司(美国机器铸造公

^① 《工业快邮报》，1961年1月16日。

司)供应,而由德国海尔米特康采恩(奥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厂)安装的。

法兰克福反应堆在1958年1月达到临界阶段,这是原子国际公司(美国航空康采恩北美航空公司的原子公司)建造的。反应堆的真正主人是赫希斯特颜料公司,它用这个原子反应堆为本公司进行试验。

1959年3月14日西柏林的原子中心隆重庆祝“里賽·梅特納”核子研究所成立。这个中心是由德国电气总公司,波席斯,平奇—巴馬格和西門子—舒克特几家公司建立的。这个反应堆于1960年1月14日达到全部功率。

汉堡反应堆是1958年10月23日达到临界阶段的。汉堡中心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有一整套设施和计划,要从研究性反应堆过渡到船用反应堆。领导全部工作的是造船和航运核能公司。^①许多公司积极参加了船用反应堆的建造。在这方面形成了四个集团:霍华特造船厂与西門子—舒克特合作,德国造船公司与德国电气总公司合作,布罗姆—伏斯公司与巴布科克—维尔科公司合作,威悉尔股份公司与布劳恩—博維利公司合作。^②汉諾威高等技术学校也参加了原子船发动机的设计工作。

所有这些企业组合表面上都是在研究和制造油船和其他民用船队的高效能原子发动机。联邦共和国的报刊还经常要求加快这项工作的进度,因为,不然就会削弱西德作为最大商船出口者的竞争能力。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注意力主要在于建造原子军舰。还可以指出,联邦共和国从事制造原子船发动机的公司,就是那些曾经建造过梯尔皮茨舰队^③和希特勒潜水艇的老牌战争康采恩。因此有理由怀疑,它们所说的要加速生产计划是怎么一回事。

① 《经济科学》,特刊第6期,第53页。

② 《经济概览》,1959年12月10日。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当时德国海军司令梯尔皮茨指挥的德国舰队。——译者

計劃中的六个反应堆的最后一个——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尤利希反应堆，还在建造之中。这是与卡尔斯茹尔规模相当的一个研究中心，那里要安装两个英国造的反应堆。另外还要建立十二个研究所，其中六个已开始工作。从这个反应堆可以看出附近的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工业区的影响，参加建造这个中心的共有一百一十家公司，全部魯尔康采恩都参加了投資。^①

以上就是初步計劃的几个反应堆和中心。但是除了这六个中心(七个反应堆)以外，还有若干公司也有反应堆。例如西門子—舒克特公司的反应堆在1959年6月23日达到了临界阶段。在这以前几个月，“国际原子公司”在杜伊斯堡的一个小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因此目前西德总共有八个研究性反应堆在运转。

如果考虑到1961年初全世界总共只有七十五个左右研究性反应堆的情况，那这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官方宣称，一切“原子奋斗”的主要目标都在于实现动力計劃。根据德国原子委员会1957年12月9日批准的这项計劃，到1965年为止将建立四至五座发电量共为五十万千瓦的动力反应堆。計劃还要拥有燃料、反应堆材料及加工“废品”的生产能力。据专业报刊报道，为此共需四百吨鈾238，四十吨鈾(1—1.5%)以及三百公斤含鈾量20%的鈾，二千吨石墨，一百五十吨重水和五十吨鈷等。

馬上可以看出，这项計劃对满足西德动力需求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到1965年达到了預計的五十万千瓦，也仅占联邦共和国已有的全部动力能量的1.3%。

大量过剩的煤矿和丰富而廉价的液体燃料，使这项計劃看来并不是出于燃料供应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这项計劃仍然是必要的呢？巴尔克公开說：

“生产电力并不是核子技术的唯一任务”^②。

① 《联邦通报》，1960年3月18日。

② 《原子经济》，1959年第2期，第48頁。

1960年11月13日，設在小鎮子卡尔的試驗原子发电站的反应堆达到了临界阶段；2月中旬开始供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是成为第六个有动力反应堆供电的国家（其他国家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挪威）。

与动力部分有关的是，复杂的財政問題在計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成立原子能部本身，主要就是為了在联邦共和国資助原子技术和支持私人经济。关于国家对原子经济的作用的爭論，正如《原子经济》杂志所說，“国家与私人经济的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財政制度。这种制度作为妥协的結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虽然破坏了一些原則（指自由市場经济。——作者），但至少是现实的。”^①对这种“干預”——国家拨款投資——工业寡头，包括原子工业寡头在內，是乐于容忍的。国家的資助不仅表现为直接从預算和从各种基金中拨款，而且表现为国家給予各种保证，以及通过分担生产损失来减少实验性設施的生产风险。

当原子能部成立之时，施特劳斯（当时是原子能部部长。——譯者）表示，要迅速增加該部的預算。这是施特劳斯直言不諱的罕見事例之一。財政費用几乎是以几何級数在增长（1956/57—1959/60年从四千四百万馬克上升到二亿八千八百万馬克）。各州的支出也是很可观的；到1959/60年为止联邦拨付的款項共为五亿零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馬克，各州則为一亿五千七百五十九万八千馬克，还从其他各个部的預算中拨出了大批資金（1959年达七千七百万馬克）。^②

間接支持的作用也很大。各个原子企业組合享受到巨額的稅收优惠，原子材料的關稅实际上几年前就已废除了。

尽管如此，工业資本家在他們的历次談話中还不断要求增加

《原子经济》，1960年第1期，第2頁。

② 同上，1959年第7、8期，第244頁，第6期，第265頁；1960年第4期，第162頁。

資金。

关于資助形式的問題，最近重新引起了爭論。原子经济学家們为了向庞大的国家机器爭取更多的資金，居然触犯了他們认为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論，即艾哈德之流的理論。“毫無疑問，在現阶段不能以自由市場經濟的尺度来衡量和平利用原子能。自由市場經濟的法則不适用于原子能的利用。为了共同的利益，原子經濟不能自由化。”^①

乍一看，这是罕見的事。它意味着什么呢？是反对“自由市場”嗎？当然不是。这是“自由市場經濟”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是大工业組織要有掠夺納稅者的全部自由。就是在希特勒統治下，由于种种原因，他們也沒有实现这种“理想”——当时是由国家方面来进行支配的，即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战争形式統治着一切。在某些情况下，寡头們并不滿意（如希特勒集团的偶像化等）。为了进行战争，当时政府可以支配国内的一切資金。現在他們要把希特勒战争經濟和艾哈德“自由市場經濟”的“积极”方面揉合起来。它的特点在于：最現代化的工业部門——原子工业——首先提出了这种要求。

原料問題对原子經濟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且决定原子經濟今后的发展。联邦共和国是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个問題的，在巴伐利亚，赫森，上法兰克和下法兰克以及其他地区积极勘测和开采本国的少量鈾矿，同时也进口矿石，浓缩鈾和核燃料。

勘测工作最近几年一直在大力进行。单在赫森州就有几个公司（依靠国家的資助）参与其事。

国家对爱尔瓦兰（萊因—法尔茨州）的矿藏予以极大的注意。巴尔克早在1958年就說，通过开采这里的鈾矿，可以保证“在非常情况下有本国的儲备”。

虽然在尽一切努力建立本国的原料基地，但在基本原料方面，

^① 《原子經濟》，1959年第1期，第3頁。

西德今后一段时期仍然和过去一样，主要将依靠进口（辅助性原料和材料本国是有的）。因此西德的国际协定主要在于获得核燃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决定了它在世界上建立原子联系的方向。它主要是与美国建立联系。早在1956年2月就签订了第一个原子协定。同年6月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联邦共和国获得了燃料和设备。另外还规定为联邦共和国培养干部。

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这项协定规定的范围。一年之后，1957年7月3日联邦共和国和美国又签订了一项“动力反应堆协定”。这已不再是“样品供应协定”了，其期限已不是五年，而是十年，联邦共和国得到了二千五百公斤燃料（纯铀），而不再是十二公斤。联邦共和国可以把得到的裂变物质自行加工，而美国则掌握控制权。

联邦共和国比法国更早从美国那里得到提炼的铀，这个事实证明了西德同美国的紧密合作。

对联邦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1958年2月8日美国与欧洲原子能联营签订的协定。美国提供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优惠信贷和三万公斤含铀20%的铀235（六吨纯铀）。这一切都是用于建造实验性发电站的。

对德国人而言，重要的在于同美国签订的协定没有什么限制。例如协定规定：如果“因失效，损坏和完全毁坏”而不能归还所借的铀，则照价偿付铀款。

西德一直感到是很复杂的原料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今天的形势已变得对联邦共和国甚为有利。自从进入“原子时代”以来，原子经济最重要的原料——铀在1961年首次出现了危机迹象。铀矿生产者在寻找出口的机会，消费者的情况十分有利。有趣的是，国际原子能联营供应机构现在几乎是无事可做了，而在它刚成立之时，却是意见纷纷，争吵不休的。这说明会员国对今后几年核

物資的需求，一般都已通过双边协定得到了滿足。^①

这是原料方面的情况。尽管如此，联邦共和国仍然在狂热地勘测和开采本国的鈾矿。既然能够容易而又便宜地得到鈾，为什么又要投入如此大量的精力和資金呢？在这里很难找到合情合理的答案。因此人們会想起战前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为自給自足而奋斗”的主张。现在这样千方百计找寻鈾矿，同战前只是根据作战計劃，而不考虑经济效果大力开采貧铁矿及建立人造橡胶工厂的情况簡直一模一样。

所有的大公司实际上都在搞原子能。在原子工业中居于領先地位的是电气总公司，德国金銀精炼公司，赫希斯特顏料公司，德馬格，奧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好望钢铁厂，克虜伯，魯尔钢厂，西門子，諾貝尔，平奇—巴馬格，曼納斯曼，特勒丰肯和其他一些公司。1959年有二百十五家公司在德国杂志上刊登了有关原子生产的广告（其中有四十九个是外国公司）。一年一度的汉諾威工业博覽会现在已经成了德国原子公司的展覽会。法兰克福的“阿歇馬”化学展覽会則更为明显，这个展覽会的所有展出者都在从事原子生产。

联邦共和国原子产品在对外貿易市場上的出現，是它高度发展水平最好的证明。据报纸分析，对西德工业而言，許多类型的原子材料和原子装备都有“良好的出口机会”。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原子市場。在这个市場上，許多国家的垄断資本正在展开一場劇烈的国际竞争，因为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部門对原子市場都很有兴趣。

这就使他們试图通过条約来瓜分国际市場。“经过考验”的最好办法就是組織国际卡特尔，在这里就是組織原子卡特尔。这种卡特尔现在已经有了。联邦共和国康采恩在同美国和英国的大公司合作。这种合作最近已从組織上加以安排。

^① 《原子经济》，1959年第4期，第144頁。

1957年12月13日德馬格同“原子国际公司”（北美航空公司的原子公司）在杜伊斯堡簽訂了关于成立“国际原子公司”的协定。这项协定对德国人十分重要，因为它使德国人有可能利用美国的经验，并赶上美国的水平。

西門子和威斯汀豪斯的协定（1924年簽訂，1954年重新修訂），已扩大到原子工业部門。这两家康采恩主要是共同制造原子潜艇的发动机。德国电气总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之間也簽訂了类似的协定。

德国金銀精炼公司簽訂了一系列的协定：与日本住友公司簽訂了关于出售与鈾有关的技术经验的协定；与美国馬林魯特化学公司簽訂了关于作它在欧洲的代理人和关于技术合作的协定。最重要的是与里欧·廷托公司（英国）簽訂的关于建立女儿公司——核子化学和冶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协定。还有两家美国公司也参加了投資。这家公司的資本約有四千万馬克，由德国金銀精炼公司行使控制权。

奥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簽訂了一项关于在建造动力反应堆方面密切合作的专利权合同。

好望钢铁公司在1960年与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康采恩的通用原子公司簽訂了一项合同。好望钢铁公司得到了仿制和經銷通用原子公司反应堆的专利权。这家公司早已向卡尔发电站和卡尔斯茹尔发电站供应了鍋炉。

还可以列举一些类似的协定。如果考虑到軍事远景，那么这些协定的重要性比政府之間的协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进行原子宣传时宣称：該国的原子经济正处在从科学研究轉向原子技术和实践的決定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西德工业已替原子工业部門生产了二百多种产品，有許多生产方法完全是新創的。1960年意味着联邦共和国进入原子工业时代，卡尔动力反应堆正式供电，以及开始裂变物质的生

产。

今后的发展将会如何？没有理由断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在大搞原子武器的生产。然而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生产不会随时搞起来，或者说联邦共和国没有在为此而进行准备。上述事实首先证明，正在进行生产原子武器的准备工作，而且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间从事生产，或者甚至已经在生产了。

早些时候，为了发展原子经济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利用原子能生产动力的外衣之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今天已成过去。重点已转向原子经济的普遍发展。主要目标越来越明显是要储藏裂变物质。这在修建反应堆的技术方针和燃料种类的选择等方面，都得到了证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军国主义分子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根据国际协定获得原子武器。他们已在国际协定的范围内，得到了从事军备生产的原子材料。然而，除了政府之间的协定之外，垄断资本之间还有一些合同。根据这些合同，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可以得到西方国家政府不愿给或者不敢给他们的东西。

战前历史的事例证明，这种发展是可能的。德国垄断资本和参谋总部拥有秘密扩军的丰富经验，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熟视无睹的。

（译自民主德国《外交政策》，1961年第8期）

魯尔在德國軍國主義復活中所起的作用

〔蘇〕扎波利斯基、尼科利斯基、謝夫欽科

波恩統治者的計劃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者的計劃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他們兩者在自己準備新戰爭的戰略陰謀中，都把特殊地位賦予在歐洲大陸魯尔的周圍集中建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強大基地。“擁有煤炭、工業和水力資源的魯尔礦區，是西歐自然經濟的中心。”這句話是美國政客們繼約翰·杜勒斯之後重新說出的。他們竭力促使魯尔礦區軍國主義化以加強北大西洋集團的軍事工業基礎。魯尔的主子們都情願支持他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主要夥伴的這種政策，不言而喻，同時也在追求自己的深遠目的。

德國軍國主義的兵工廠

地球上很難找出其他像魯尔^①這樣擁有工業能力的領土高度集中的地區。在比較不大的幅員——六千八百平方公里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領土的2.8%——上，生產占全國工業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魯尔在重工業的基本部門中所占的比重特別大。它占西德採煤量的92%，煉焦煤量的96%，生鐵產量的80%，鋼產量的75%，鋼材產量的60%，電力產量至少三分之一，機器製造業和化學工業的產量至少四分之一，它還集中了一半以上的煉油能力。

像鋼鐵工業、重型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和動力工業這樣重要和相互緊密聯繫的部門在魯尔的集中，是歷史上形成的，首先因為

① 這篇文章中所謂“大魯尔”的領土，不僅包括產煤的魯尔礦區，而且也包括經濟上同它有聯繫的別爾基舍斯蘭德地區（擁有符佩爾塔爾、雷姆麥特、佐林根、杜塞爾多夫等城）和萊茵河左岸地區（擁有克雷費爾特、明亨格拉特巴赫、萊因豪森、謬爾斯等城）。

这个地区有富饶的煤产地的基础。据估计，鲁尔矿区(深度达一千二百米)的煤的可靠藏量为六百五十二亿吨，其中的三百八十六亿吨都有工业上的意义。

这个地区在运输线上有利的地理位置，也是促使它的工业威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运输线(沿着莱因河的经线，以及沿着德意志北部低地和连接大陆东部和西部的纬线)在德意志和整个西欧的生活中，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鲁尔的历史，就是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德国垄断资本赖以实现其侵略计划的军事工业基地的历史。鲁尔在普法战争时期，在实现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兼并意图方面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意志获得赔款，以及由于德意志领土的统一而建立起巨大的市场，都曾经促进了鲁尔经济的进一步蓬勃发展。

克虏伯是这个军事工业堡垒的奠基人之一。其他同普鲁士军阀有紧密联系的垄断组织，如麦尼斯曼康采恩、蒂森康采恩和“钢铁托拉斯”，等等也建设在这里。

当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鲁尔的各康采恩便广泛地利用外国的，主要是美国的贷款^①，重新恢复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地区的重工业。它们曾直接参与在这个国家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而且在新的世界大战的经济准备以及把德意志变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对苏联的主要打击力量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法西斯主义时期，鲁尔作为德国军国主义的兵工厂的作用大大地加强了。大战前，希特勒政府在战争的经济准备方面所花费的九百亿马克中，一大部分都被鲁尔最大的垄断组织得去了。它为了鲁尔大炮大王的利益，曾经疯狂地准备了军事冒险，这种准备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告完成。

^① 例如，1924年12月，大炮大王克虏伯从纽约的银行中获得了“霍加敦公司”和“戈耳德曼·萨克斯公司”一千万美元的借款。第二个最大的鲁尔康采恩“联合钢铁公司”(钢铁托拉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都获得了美国的借款，总额达一亿美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德国所生产的全部軍用品的四分之一都是魯尔提供的。在这里集中了全国軍事工业的主要能力，特别是需要耗費大量金属的物品的生产：坦克制造、装甲板和大炮的生产，以及炸药和毒药的生产。在希特勒德国经济孤立的情况下，魯尔各企业的合成燃料的生产，曾经具有极大的軍事意义。魯尔的作用还远远不仅限于現成的軍事技术装备的生产。德意志的整个軍事工业，几乎全靠魯尔的原料和半制品的供应。柏林、哈諾威、布劳恩施魏克和德薩烏的巨大的大炮厂，紐倫堡、柏林和哈諾威的坦克厂，都从魯尔获得了供它們生产用的钢坯和装甲板。所有的潜水艇都得到了哈根各工厂所生产的电池的供应。造船业、飞机制造业和軍用汽車制造业也都大大地依賴着魯尔。

大战结束后，苏联政府考虑到魯尔在軍事经济上的巨大作用，并且本着防止德国軍国主义重新进行冒险的方針，曾经建議对这个地区实行四国国际管制。这项建議已经在盟国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中确定下来。但是，西方国家在准备对社会主义的新战争的勾当中，却采取了同德国帝国主义建立同盟的方針，重新使魯尔的经济沿着軍事化的道路发展起来。

大战后不久由美国总统任命和以哈里曼为首的特別委员会，曾经坚决地要求大大地扩大德国西方占領区的煤和钢的生产，以及大大地增加对西德“援助”的总额。在哈里曼委员会的报告中，曾经要求尽快地恢复西德的，首先是魯尔的工业潜力，例如，“尽快地提高魯尔的采煤量，提高钢和机器的生产”。^①

在1948年11月頒布一項規定把魯尔巨头們的全部财产归还給魯尔巨头們的所謂“第七十五号法律”之后，西方国家实际上就已经破坏了波茨坦會議关于取消卡特尔的決議的履行，并且着手恢复魯尔康采恩的经济实力了。

① 《欧洲的复兴和美国的援助——总统对外援助委员会的报告》，华盛顿，1947年版，第117頁。

大战结束后所规定的对西德的一切经济限制，已经一个接一个地逐步取消了。鲁尔垄断组织战前的实力不仅已经恢复了，而且还大大地超过了。随着欧洲煤钢联营的成立，鲁尔已开始变成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在欧洲大陆的重工业的兵工厂了。

鲁尔的经济实力之所以易于迅速地加强，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生产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保持下来了，而且甚至有部分还有所增长。英、美空军的轰炸并没有使鲁尔的企业遭到多大的损失：问题在于，美英两国有势力的垄断和统治集团有意保持西德的工业潜力。1945年年初苏军的进攻，几乎把法西斯德国的全部力量都吸引到了东线，并且使西方国家的军队不遭任何抵抗就占领了鲁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鲁尔的生产能力只遭到了14%的破坏。根据法国统计和经济调查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鲁尔矿井的地面设施曾经遭受了13%的损失。这个地区的许多最大的企业，如人造汽油厂（多特蒙特的人造汽油厂除外），马尔利城“休尔斯”公司的合成橡胶厂及其他许多工厂，都依然完整无恙。^①

在战后最初年代，由于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受到破坏，鲁尔的工业（和整个西德的工业一样）曾处于衰颓的状态。但是后来，它却迅速地恢复起来了。应当指出，恢复时期最大的重点，主要是扩大巴登—符腾堡、黑森、汉堡和不来梅等地的工业能力。这一点是同这些地方有着供建设新企业之用的空闲土地和有着比较其他地区更加便宜的劳动力相联系的，因为有大批的移居者迁到此地。当时由于在所谓“取消卡特尔”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而引起的对鲁尔情况的不明确，也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鲁尔在德意志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直到现在还丝毫没有减少过，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资本主义德国的领土，在大战之后几乎已经缩小了一半。1957年，这个地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① 《鲁尔的经济》，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75页。

25.2%；魯尔在西德人口中所占的份額，1959年已达到战前的水平——16.3%。^①

魯尔主要工业部門的作用增长了。这些部門有：采矿工业、冶金工业、重型机器制造业、金属品的生产和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新部門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部門对于德意志的整个经济，首先是对于加强它的軍事经济潜力都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部門当中有炼油工业、塑料及其他合成原料的生产。现在，在魯尔已经建立了德意志最大的炼油中心：到1959年，这里已集中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个工业部門的全部能力的52%^②。

在战后年代中，魯尔綜合生产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了。例如，它同偏南的下莱因河的褐煤矿区的联系正在日益加强（后者对魯尔各企业的电力供应在不断地加强着）。魯尔的煤炭工业有向北部推进的趋势，这是由于老的矿区开采完了而要开拓新矿区的緣故。

垄断组织的堡垒

最大康采恩，如蒂森、克虏伯、麦尼斯曼、克鲁克納、晓什和“德馬克”，等等，当时曾经碰上了“化整为零”的決議案，现在不仅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还大大地超过了它們战前的实力。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钢产量的将近四分之三、采煤量的至少四分之三及其他各种重工业产品的一大部分，都集中在魯尔各垄断組織的手中。仅仅蒂森各企业的产量就占西德生铁产量的25%，钢产量的25%和钢材产量的25%，这个康采恩的各矿山和矿井的开采量，占全部铁矿石开采量的19%以上以及占采煤量的18%^③。这个康采恩在1957年购买的克雷費尔弗地方的“德国特种钢铁公司”，是資本主义欧洲实力最雄厚的铸钢生产者。加入克虏伯康采恩的各企业的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統計年鑑》，1960年。

② 《新苏黎世报》，1959年9月5日。

③ 罗伊特布尔：《钢铁工业经济概要》，莫斯科，1960年版，第148頁（資料是1955年和1956年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59年2月，第3期。

产量，占西德生铁产量的15%，钢材产量15%和钢产量的14%。克虏伯各矿井的开采量占全部采煤量的5%。克虏伯控制着许多铁矿公司，这些公司的产量占西德全部铁矿石产量的20%。麦尼斯曼康采恩的实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它的各企业的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1%，采煤量占鲁尔采煤量的5%以上，煤球的生产占鲁尔煤球产量的24%左右。这个康采恩基本上专门生产无缝钢管；产量占这种产品的46%，因此它保有无缝钢管生产方面的垄断地位。汉尼尔康采恩的煤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煤量的7.5%，焦炭——8%，钢——7.5%，钢材——8.0%。晓什康采恩生产的焦炭，占鲁尔全部焦炭的6%。它的各企业生产的生铁和钢，占全国生铁和钢的8%。克鲁克纳康采恩生产的钢，占全国钢的总产量的8%左右，煤和焦炭占4%左右^①。“莱因钢铁公司”康采恩是在前“钢铁托拉斯”的部分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生产着全国五分之一左右的各种生铁和钢的铸件。加入这个康采恩的一个生产拖拉机和牵引机的企业“哈诺威汗诺马格”，生产着这个部门的全部产品的20%。

鲁尔的每一个最大的垄断组织都是一个各种部门的广大综合体，其中不仅包括钢铁的生产和同它有直接联系的重型机器制造，而且也包括发动机的制造、汽车工业、许多电工设备和建筑材料的生产，近来还包括化学品和合成材料的生产：塑料、橡胶、燃料、油类和人造纤维，等等。

鲁尔垄断组织的生产的高度集中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一个垄断组织范围内许多种生产和生产部门的联合，这些垄断组织的势力向西德所有各地区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几十个工业部门的扩展，它们同国外各康采恩的广泛联系，都保障了它们在西德经济中的统治地位。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的增强，这种统治无比地加强了。鲁尔的垄断组织依靠自己的经

^① 《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59年2月第3期。

济实力，不断加强它們在欧洲大陆的障地。它們在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经济集团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了。1956年，参加“共同市場”的魯尔最大垄断組織的份額，占联营参加国主要公司各企业的年貿易額的37.7%及其全部在业人数的39.4%，^①占“共同市場”各国采煤量的49.6%（1958年），并占該集团各国生铁产量的33.2%和钢产量的30.9%（1957年）。^②魯尔的垄断組織企图使协定的其他参加国屈服于自己的影响，并且利用“欧洲整体化”来实现西德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目的。

新战争的武器制造場

过去，促使魯尔变成德国軍事工业兵工厂的主要因素有二：重工业的基本部門在这里的集中和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垄断組織在魯尔经济中占統治地位。目前这两个因素仍旧完全保持着自己的作用，战后年代中，它們在魯尔经济軍事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武器生产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的生铁、钢和钢材的絕大部分生产能力在魯尔的集中，給这个地区保留下了巨大軍事工业基地的作用。近年来，在魯尔地区有二十家钢铁工厂在进行生产，1957年，它們生产的生铁超过一千五百万吨，钢——一千八百五十万吨，钢材——約一千万吨，^③这里开采的煤每年都超过一亿二千万吨。在魯尔已经建立起比欧洲大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得多的軍事经济潜力了。作为金属、机器和化学品的最大生产者的魯尔，就是使西德重新軍国主义化的工业基础。同时最近几年来，这个地区內还正在加紧发展純軍事生产部門——老的和新的作战工具。魯尔正在重新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武器制造場了。

① 統計是根據《共同市場問題》一书（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60年版，第234—236頁）的資料作出的。

② 《德国矿业年鉴》，1959年，第625—626頁，708—709頁，727—728頁。

③ 《联邦铁路》杂志，1958年6月，第619—629頁。

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最新式的軍备上

在战后年代中，魯尔的垄断組織在寻求先进的工业生产方法和制造新式軍事技术装备方面，曾經进行了規模非常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它們在准备制造最現代化的武器时，曾利用了战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国生产武器的经验。

魯尔地区遍布了广大的研究机构网和最大公司各企业的无数实验室，这些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直接或間接地进行着軍事生产方面的工作。这些机构中有：电子光学和精密机械科学研究所(杜塞尔多夫)，短波設備和雷达設備科学研究所(牟尔根)，許多为航空工业服务的科学研究所(航空設備研究所，确定供制造飞机用的器材的耐久性的研究所，航空領航学的实验机构，等等)。

有不少的科学研究机构同化学工业和炸药的生产有联系。例如，“巴扎格化学公司”康采恩在济田城設有中央实验室，这家康采恩生产着炸药、硝化纖維素、洋漆和塑料。“联合人造絲公司”(符佩尔塔尔)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是为生产人造纖維服务的。“休尔斯化学公司”(馬尔利)的各企业都附設有科学实验室，这家公司是生产合成橡胶和許多化学品的。“貝·福—阿拉尔股份公司”在波胡姆設有液体燃料和潤滑剂的工艺程序实验室。“德馬克股份公司”在杜斯堡設有普通机器制造的实验机构。^① 普遍設立在某种程度上同軍事生产相联系的科学研究所，使得魯尔的垄断組織能够成功地改善最新式的現代化武器的型式。

由此可見，現在，魯尔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是发展全国軍事生产的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在于，在这里普遍地設立了研究与发展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在制造現代化武器方面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研究经验的机构网。此外，魯尔正在变成为本国軍事生产的重要

^① 《研究机构手册》，埃森，1957年版。

中心。

魯尔軍备生产的状况，是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整个军事工业现阶段的发展决定了的。波恩方面利用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国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经验，拼命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領土上生产各种重要的軍备：原子—火箭技术装备、噴气式飞机、坦克、机械化步兵和海軍的技术装备。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种最重要的軍备，主要是由履行西德国防部定貨的重工业各企业生产的。联邦国防部长施特劳斯曾一度宣称，现阶段西德的武装部队，应当是一支拥有原子武器和遙控武器的軍队，而不应逊于战胜者的軍队的水平。在目前情况下，施特劳斯还一再地重复了他所提出的关于必須以最新式的現代化武器来装备联邦国防軍的要求。

原子工业是现代軍事生产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近年来，西德非常注意原子技术設備的生产，而魯尔的垄断組織在这种生产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魯尔最大的垄断組織，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原子工业方面的現有的各种协会的成員，这些协会计划、調整和指导着加入这个部門的所有組織和企业的活动。

早在1950年，尽管禁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原子問題，但在杜塞尔多夫却成立了“原子物理学研究促进协会”，这个协会是由許多科学研究机构和私人公司的代表組成的。这个协会的會員中也有魯尔方面的公司：“魯尔钢铁股份公司”、“魯尔煤气股份公司”和克虜伯康采恩。^①

“杜塞尔多夫物理研究协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展原子工业的一个巨大的协会，这个协会根据官方的声明，进行着把核物理学用于和平目的方面的科学工作，并且在这个部門內代表着工业部門的利益。^② 参加这个协会工作的有魯尔的垄断組織，如“德

① 《经济学》杂志，特刊第6期，第52頁。

② 《工业快邮报》，1960年1月16日。

馬格股份公司”、“德国勃勒科克和維尔科克斯蒸汽鍋炉股份公司”、“戈利什米特股份公司”、“格利津基尔赫涅尔矿业公司”、“克魯克納股份公司”、“克虜伯公司”、“硬煤电力股份公司”和“萊因钢铁股份公司”。^①

1956年4月，成立了“造船和航运利用原子能促进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員有“德国勃勒科克和維尔科克斯蒸汽鍋炉股份公司”（奧別尔豪津）。^② 一个研究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問題的“核技术工作协会”，正在杜塞尔多夫进行工作。

魯尔的許多公司都是原子工业设备的直接生产者和供应者。它們当中有：“魯尔钢铁股份公司”、“魯尔煤气股份公司”、“德馬克股份公司”（杜斯堡）、“德国特种钢铁公司”（克雷費耳特）、“克虜伯公司”（埃森）、“麦尼斯曼股份公司”（杜塞尔多夫）。克虜伯康采恩同“布劳恩、博維利股份公司”（曼海姆）、“德古薩”原子公司（法兰克福）^③ 同西門子—普兰尼亚公司一起，設計了功率为一万五千瓩的原子反应堆。克虜伯是在卡尔斯魯厄建立反应堆的参加者之一，并且根据“实验反应堆公司”（杜塞尔多夫）^④ 的定貨，曾經着手在尤利哈地区建立一座发电能力为一万五千瓩的实验原子发电站。这个康采恩正在制定一項关于功率为一万匹馬力^⑤ 的航运原子反应堆的計劃。克虜伯对于生产石墨感到很大的兴趣，这种石墨在建立反应堆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克虜伯购得了“克罗普繆尔石墨股份公司”很大一部分股票，这家公司在

① 現在，求屬这个协会的还有一个“建立反应堆拨款协会”，这个协会也联合了西德的七十七家公司，其中包括魯尔的許多公司。

② 《经济学》杂志，特刊第6期，第52頁。

③ 最近，在西德报纸上曾經刊载过这样的消息：“德古薩公司”好像已经发明了一种生产鈾235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开创了廉价生产原子彈的可能性。

④ 拥有资本六百万馬克的原子实验反应堆公司的成立，是为了用建立和利用实验原子发电站的办法来进行原子能方面的研究（《联邦通告》，1960年3月18日）。

⑤ 《世界报》，1959年12月15日；《原子能》杂志，1960年3月。

欧洲拥有巨大的石墨储备。这一点保障了这个康采恩在德国原子工业方面的可靠地位。^①

“德国白勃科克和维尔科克斯蒸汽锅炉股份公司”根据“核电站研究协会”（哈诺威）的定货，正在设计一座利用天然铀的原子反应堆。它已经着手建立了一座属于英国科尔德—赫尔式反应堆的改进型式的原子反应堆。^②这家公司还同“布洛姆和弗斯公司”一起，正在设计一座功率为二万匹马力的利用浓缩铀的船舶原子反应堆。^③

“什特格拉德好望股份公司”（奥别尔豪津）也在建立原子发电站的反应堆，这家公司正在履行外国公司的定货。这家公司同“通用动力公司”的分公司“通用原子公司”订立了相应的输出入许可证的合同。该合同规定，由“什特格拉德好望股份公司”根据美国的许可证建立一座高温反应堆，这座反应堆在氦的帮助下可以变冷，并且可以利用高度的浓缩铀进行工作。这座反应堆最初的原型，是为费拉特尔费亚的一个发电能力为四万千瓦的原子发电站建立的。^④这家公司还根据美国的许可证正在建立研究性的反应堆和可以用于各种目的的反应堆。^⑤

鲁尔的“德马格股份公司”（杜斯堡）也同美国的原子公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根据“德马格股份公司”和“国际原子公司”（“北美飞机公司”的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在本斯别尔格、在科隆地区成立了“国际原子反应堆公司”，资本为九百万马克。^⑥从1959年12月起，这家公司就已经着手建立船舶原子反应堆的筹备工作。

早在1958年，《联邦新闻公报》便报道说，“德国的工业能够

① 《经济学》杂志，第6号特刊，第54页。

② 《经济概览》杂志，1959年12月10日；《原子经济》杂志，1960年1月。

③ 《原子能》杂志，1960年3月。

④ 《经济概览》杂志，1960年4月22日。

⑤ 《商业报》，1960年5月5日。

⑥ 同上，1959年12月23日。

制造供建立和利用反应堆之用的一切器材和装置。”^① 波恩的統治者企图使德国和全世界的公众相信西德的原子工业是沿着和平利用核能的道路在发展，这是毫无根据的。垄断組織也正在建立这样一类型式的原子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可以生产出最多的副产品——钚，即原子弹最重要的成分。

最近，魯尔的垄断組織也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了**火箭武器的生产**。关于这种生产的統計資料报刊上很少透露，但是，它們是很值得注意的。工业家的情报部門《秘密通报》早在1958年年初就曾经大声疾呼地向自己的主顾們报道說，許多公司，其中包括魯尔的康采恩“德馬格”在內，已经在西德展开火箭武器的生产。^② 1960年4月，《明鏡周刊》曾经怀着滿意的心情写道，巴黎协定所規定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軍事生产的“限制”，大部分都已取消，西欧联盟的“管制机关”不起实际作用，而**西德的企业却根据美国的許可证在制造火箭**。^③ 德意志报刊曾经报道了安装在汽車上的火箭武器的生产。^④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向《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記者談話时曾吹嘘說，西德同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一起正在制造“鷹”式高射(火箭)武器。

魯尔的垄断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参加了火箭燃料这样一种新式产品的生产，这些垄断組織同前“法本股份公司”的后继者公司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些公司对火箭燃料的生产，有充分的垄断权。^⑤

战后时期，生产**电子設備**的工业已经开始在魯尔发展起来了。这一点首先同下述事实相联系，即許多电机工业企业把基地从柏林移到西德，其中也包括魯尔地区。电子設備最大的生产者“德国

① 《联邦政府新聞公报》，1958年9月12日。

② 《新德意志报》，1960年7月22日。

③ 《明鏡周刊》，1960年4月6日，第20頁。

④ 《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1959年10月，第19期，第10頁。

⑤ 《新德意志报》，1960年7月22日。

电气总公司”，在埃森和慕尔海设有自己的工厂；不久以前，在多特蒙德建立了“格雷茨股份公司”的一个生产电子技术设备的工厂。

传送带上的“旧”武器

在鲁尔，“典型”的旧式武器的生产，也正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恢复起来，而最受重视的是飞机和坦克。这种军事技术设备的生产，实际上已被安设到传送带上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相当薄弱的鲁尔的**航空工业**，目前已经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工业方面开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鲁尔的许多公司单独地或者同德意志最老的飞机制造公司“麦塞尔施米特公司”、“亨克尔公司”、“多尔尼公司”、“蓉克飞机和发动机工厂”，等等，以及同美国和英国的托拉斯一起，广泛地安排了新型飞机的设计工作和制造工作。其中有鲁尔最大的康采恩蒂森公司、克虏伯公司和佛利克公司，这几个康采恩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飞机制造集团各公司的企业中制造飞机。^① 克虏伯康采恩和“联合飞机公司”控制着“威悉飞机股份公司”，后者根据美国的许可证为西德空军制造飞机。^②

克虏伯康采恩同其他西德公司一起，参加了《特兰索尔》型运输机的生产。

鲁尔的“莱茵飞机公司”在克雷费耳特和明亭格拉特巴赫两地拥有巨大的飞机制造企业。^③ 它们的产品有《RW—3》型的多种用途飞机，这种飞机不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用，而且美国和南美许多国家也都采用。“莱茵飞机公司”同“多尔尼公司”一起，制造了《DO—28》型的双发动机飞机，这种飞机能够从短距离的起飞和降落场起飞。^④ 该公司还生产了另外一种能够从短距离起飞的

① 《新德意志报》，1961年7月22日。

② 同上。

③ 1959年2月，在明亭格拉特巴赫建立了一家企业，因为该公司在克雷费耳特的一个领先的航空工厂，没有自己的飞机场。

④ 《商业报》，1960年4月9日。

起飞的《RF—1》型全金属双引擎飞机。^①

“航空技术公司”在杜塞尔多夫生产联络飞机。“克鲁克纳—洪堡—戴茨公司”所属的在奥伯鲁尔塞尔地区的一家工厂，根据英国的许可证正在生产供西德空军飞机用的喷气式发动机，而“克鲁克纳—洪堡—戴茨公司”同鲁尔的克鲁克纳康采恩有着紧密的联系。^②

鲁尔的许多公司都忙于为航空工业和空军服务。例如，杜塞尔多夫的“基尔赫费尔德两合股份公司”^③和杜斯堡的“赫克曼公司”的分公司供应各种航空器材。维特尔(鲁尔)的“布柳赫曼和布兰德两合股份公司”制造降落伞；符佩尔塔尔的“赫伯尔斯公司”生产特种洋漆和颜料。^④杜斯堡的一家受“德马格”康采恩控制的“水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杜塞尔多夫的“施廖曼”股份公司的一家工厂，生产着独一无二的水压机，^⑤这种水压机甚至出口到美国供军事航空工业的需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鲁尔曾经是**坦克工业**最重要的中心；现在，它在这种军备的生产中重新起着显著的作用。1960年年初，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和英国的国防大臣，曾经签订了关于在西德共同生产坦克的协定。在设计新式坦克时，人们对于制造一种能够利用各种燃料的发动机非常注意。这种坦克将装置口径一百零五毫米的大炮。^⑥克鲁克纳和汉舍尔公司曾经制造了已经设计好了的“欧洲坦克”的模型。预定，到1960年年底将着手大量地生产这种坦克。

鲁尔各垄断组织的企业正在生产机械化步兵所必需的军事技

① 《经济概览》杂志，1960年3月1日。

② 《法兰克福论坛报》，1959年12月4日。

③ 《军事与经济》杂志，1959年4月。

④ 同上。

⑤ 《德国股份公司手册》，1957—1958年，第3卷，第3723页；《大企业手册》，1958—1959年，第1卷，第470页。

⑥ 《斯图加特报》，1959年12月6日。

术装备。波恩方面曾经组织了装甲运输车的生产，这种运输车在目前情况下是符合作战要求的。早在1957年，《泰晤士报》就曾经写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据“西班牙西萨汽车公司”的许可证，能够生产这种运输车。^①鲁尔的工业获得了为联邦国防军生产各种汽车的定货。杜塞尔多夫的“联合汽车公司”，获得了为武装部队生产一万五千三百五十辆“吉普”的合同。这家公司还生产许多其他的军用汽车。“克鲁克纳—洪堡—戴茨公司”供给联邦国防军履带牵引拖拉机和货车。^②

鲁尔各公司还有一个大顾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海军。克虏伯康采恩在埃森生产船用螺旋推进机的重型迴转轴，这些迴转轴都是给汉堡“施姆尔平造船厂”建造军舰用的。“克鲁克纳—洪堡—戴茨公司”生产船用发动机。下述几家公司的工厂也是造船工业的供应者。这几家公司就是：奥别尔豪津的“德国白勃科克和维尔科克斯蒸汽锅炉股份公司”、雷特的“佛罗里布公司”、杜塞尔多夫的“施廖曼股份公司”和“希斯股份公司”，等等。

在鲁尔，早就安排了**炸药的生产**。现在，这种生产正在日益扩大。例如，从事这种生产的“巴扎格化学公司”（埃森），近几年来耗资了大量的资金来使自己的设备现代化。这家公司在鲁尔即在克雷费尔特和济田设有两个企业。它们的产品有火药和其他炸药以及易燃物质。^③除了专门的工厂之外，还有鲁尔的大多数化学企业，首先是氮气和油漆涂料工业的企业，也能生产炸药。

鲁尔的工业家们对于**步兵装备、工兵装备和各种弹药的生产**，“并没有失掉过兴趣”。“莱因金属公司”（杜塞尔多夫）获得了自动武器、工兵装备和弹药的定货。赫尔津基尔亨的“铸钢工厂”从事榴弹的生产。施特劳斯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宣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工业将生产地雷、手榴弹

① 《泰晤士报》，1957年10月2日。

② 《联邦国防军》杂志，1960年8月。

③ 《德国股份公司手册》，1957—1958年，第2卷，第2001—2002页。

和反坦克火箭。他在另一次談話中說道，有大量的撥款用于生产联邦国防軍所需要的燃料和潤滑油，以及工兵装备和弹药。《南德日报》曾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些資料，它寫道，預定分配給西德工业的生产定貨有：机枪及其他步兵装备、口径在四厘米以下的弹药、医疗設備。^① 如果考虑到魯尔各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所生产的軍用品的性质，那末，可以有把握地預料，弹药、普通轻武器、燃料和潤滑油的生产，将重新大量地在这个地区进行。

* * *

由此可見，現代魯尔是工业上的一个綜合体，在这里已经展开了常規軍备和最新式軍备的生产。魯尔最大的垄断組織都同这些軍备的生产有联系。

然而在提到魯尔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軍事经济中心的重要意义时，应当指出，它并不是西德生产現代化武器的唯一地区。目前，生产电子設備、火箭技术装备和飞机的企业，在頗大的程度上也分布在西德的其他地区。但是，因为魯尔仍旧是西德的煤钢基地，并且在西德的机器制造工业、金属加工工业和化学工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分布在其他地区的軍事企业将和过去一样，大大地依賴于西德经济的“心脏”。

魯尔的軍事经济潜力正在日益增长着，它不仅为西德的軍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而且也為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好战分子的利益服务。战后魯尔发展的道路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来自西德帝国主义的對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事业的威胁正在加剧”^②。

（譯自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61年第3期）

① 《南德日报》，1959年12月31日。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頁。

——譯者

欧洲安全和西德原子武装^①

〔苏〕阿尔祖馬年

西德帝国主义和欧洲战争危险策源地的建立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对现代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安全问题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越来越大地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欧洲发生了特别显著的变化：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占欧洲大陆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占欧洲居民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指望发展西德军国主义作为自己在欧洲的主要打击力量。当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能够用复活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办法使欧洲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自己有利。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遏止社会主义的迅速壮大和巩固。但是，复活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引起了另一方面的严重的后果：西德正在加紧恢复大规模的正規軍，实行着非常危险的用原子—火箭武器装备这支军队的政策，复仇主义正在抬头。由于所有这一切，欧洲的战争危险正在加剧。

赫鲁晓夫曾经说过：“我们揭露德国军国主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走上冒险的道路，为此完全不必拥有很大的实力。德国军国主义执行着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破坏解决引起争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方针。”^②

① 这篇文章是阿尔祖馬年在“欧洲安全和西德军国主义的威胁”国际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这次国际会议是1961年5月底在布拉格举行的。1961年第7期《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道。——譯者

② 1960年3月24日赫鲁晓夫在巴黎市政厅招待会上的讲话。见《苏法友谊是和平的保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法国》。莫斯科，1960年版，第57页。

大家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德国帝国主义的特点向来是特别富于侵略性的。这种侵略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同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较迟有关，也同以下事实有关：按照列宁的形象化的说法，当德国垄断资本家走到摆有资本主义美味的桌子前面时，座位已经占满了。德国垄断资本曾经两次试图用武力来达到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结果两次它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不仅没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损失了它的权力所及的领土的几乎一半。西德军国主义为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再次赌博”，用强力手段来改变战争的结果。因此，它力图复仇和改变疆界等等。西德的对内政策也是为达到侵略目的服务的。国内建立的教权—军国主义政权的活动就体现了这一点。

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主要任务，从一开始就是竭力促使西德垄断组织实力的恢复。西德战后发展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特点也决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经济军事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这个最近在西德变得更加明显的特点加强了军事工业康采恩在经济和政治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越来越明显地分化出一小撮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代的军火垄断组织的头目，他们同一部分将军和疯狂的纳粹分子一起组成西德帝国主义极端好战的集团。正是这个集团对波恩国家当前的对外政策方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如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所指出的，“波恩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和平共处、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敌人。”^①

要求修改边界，也就是说兼并别国领土，说明现代德国军国主义是欧洲公开的侵略力量。这就是欧洲安全和制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尖锐的原因所在。

甚至可以說，現在保障欧洲各国人民安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止波恩军国主义的问题。欧洲安全首先要求结束来自西德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页。

軍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活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复活西德軍国主义問題和欧洲安全問題相互間有着密切的联系。

德国帝国主义(作为一般的帝国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摧毁帝国主义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由于存在着社会制度互相对立的两个德国，因而在德国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西德軍国主义分子懂得，社会主义阵营是他們实现计划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他們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他們把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侵略当作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的出发点。

同时应该記得，德国軍国主义在选择打击方向的时候，一直遵循着主要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方针。在世界舞台，特别是在欧洲当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西德軍国主义未必会放弃以下做法：再一次企图使那些它认为是“薄弱环节”的西欧国家(西德的帝国主义竞争者)屈服于自己。因此，德国扩张的“西进方针”决沒有从西德軍国主义分子的视野中消失。

现在西德正在尽一切努力为实现自己对西欧各国的侵略计划准备着对自己最有利的出发阵地。

西德軍国主义在准备新战争的同时，又在利用着反共主义的陈腐的法西斯口号。在西德，人們又在談論德国“在反对布尔什維主义斗争中”的“特殊使命”。1960年1月阿登納总理曾經說道：“我认为，在当前蓬勃发展的时代上帝赋予德国人民一种特殊的作用，即作为西方反对东方对我们的强大影响的堡垒。”^①

现在，西德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正在日益接近这种危险的境地，由此它可以給欧洲許多国家的人民突然带来招致灭亡的軍事冒险。

西德帝国主义当前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在欧洲資本主义各国中，西德在工业生产和其他一些重要经济指

^① 《联邦政府新聞与情报局公报》，1960年1月23日。

标方面的地位有了加强，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国经济潜力的对比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第二，德国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的总的政策和战略中，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侵略集团（首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有了加强。第三，不论对东欧还是对西欧来说，波恩国家的复仇主义都急剧地加强了。第四，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西德的军队已经用火箭原子武器装备起来。

对这些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波恩国家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战争危险的主要策源地了。

当然，如果抛开整个现代帝国主义，特别是抛开作为世界反动派的主要支柱和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美帝国主义，而孤立地看待西德帝国主义的日益增长的侵略性，这是不正确的。世界战争的主要威胁正是来源于美国帝国主义。但是在欧洲大陆上，西德军国主义却扮演着帝国主义的主要侵略力量的角色。它的政策正在成为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经常威胁的根源。

在我们的时代，西德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那些矛盾过程密切相关的。

上面已经说过，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活并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际舞台上形成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却使资本主义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配置发生了有利于西德的新的变化。

1960年同1948年相比，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

从下表的统计材料中可以看出，西德的份额急剧地增加了，而美国和英国的份额大大地减少了。在对外贸易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变化了。由于近年来加紧对外贸易扩张，西德垄断资本大大地增加了自己的出口份额，1959年西德作为出口国家已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二位，在欧洲则占第一位。与此同时，英国特别是美国的比重却显著地降低了，美国在出口中的份额在1947—1960年期间几乎下降了一半。

**1948—1960年期间某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
的工业生产中所占分額的变化**

	(%)		
	1948年	1958年	1960年
美国	53.4	44.6	44.8
西德	3.6	8.6	8.8
英国	11.2	9.7	9.4
法国	3.9	4.9	5.0
意大利	2.55	3.5	3.9
日本	1.0	3.1	3.9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西德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得到如此迅速进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这些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综合现象）进行比较透彻的分析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我们要指出其中某些依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

1. 西德广泛地进行了固定资本的更新，这是西德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和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先决条件。工业生产设备的更新，特别是与克服战争后果有关的工业生产设备的更新，保证了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容量很大的国内市场。

2. 从并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地区迁来的德国移民所构成的大量技术熟练的廉价劳动力（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数量没有这么多）和剥削的加强，使投入扩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利润更迅速地增长了。

3. 国家的经济政策（例如，国家通过提供有利的贷款和免除企业主捐税的办法来刺激投资，等等）使西德的工业投资增加了。

4. 战后最初几年美国的援助以及在西德垄断组织掌握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资本投入西德的经济，加速了恢复时期的完成。

政治因素在加速复活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方面起了巨大

的作用：世界資產階級企圖借助于西德軍國主義來鞏固自己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總的軍事政治地位。人們把西德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稱為“冷戰”的產兒，這不是偶然的。

由於利用了美國的軍事援助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國家提供的廉價的武器以及占領軍的直接支持，西德大約在1956年以前對本國的常規武器生產沒有花費大量資金，這就使它在以下各個方面取得了成績：第一，在具有頭等軍事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例如機器製造業、化學、電機工業）中革新技術和革新工藝；第二，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上加強了壓力，展開了同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競爭，為了在更高的技術基礎上生產本國的武器積累了更多的資金。1958年以前三分之二的武器是從國外輸入的，只有三分之一是西德國內生產的，而現在卻為本國生產現代化武器準備了基礎；三分之二的武器在國內生產，只有三分之一從國外輸入。

首先表現在經濟方面的力量對比的变化引起了軍事和對外貿易方面的重大的变化，這種情況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帝國主義集團體系中新的力量配置。這表現在：第一，波恩獲得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從前完全掌握在美國手裡的一部分職能，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的軍備撥款的職能和在別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的職能；第二，西德帝國主義力圖借口“對歐洲安全進行有效防禦”來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策適應於自己特殊的目的；第三，波恩對西歐各國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立場的影響有了加強。

西德帝國主義為了自己的利益參加了像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歐洲煤鋼聯營、特別是歐洲經濟集團^①這樣一些集團，從而大大加快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進程，深深地滲入到自己歐洲伙伴的經濟和政治中去。

“歐洲整體化”是加速德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復活的特殊條件。整體化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在反對社會主義的

^① 即歐洲共同市場。——譯者

斗争中实行阶级联盟的一种形式。在这个联盟中两德是欧洲主要的侵略策源地，是美国在欧洲大陆准备新的战争冒险的勾当中的主要盟友。

事实证明，在西方国家的积极支持下波恩复仇主义分子正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军事准备。为了实现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目的，他们不仅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盟国的支持，而且还要求得到原子武器。

联邦国防军的原子武装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德国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支军队：凯撒^①的军队，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希特勒的国防军和目前已经建立和装备起来的联邦国防军。其中两支是德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侵略工具的庞大军队。大家知道，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国防军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明确的目标：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保持德国军国主义的一种暂时的组织形式，是朝着扩大希特勒骇人听闻的战争机器方向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

西德帝国主义的军事组织和战争机器的现有形式——联邦国防军包含着两种特点：1.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式的过渡性军事组织的特点；2. 侵略性军队（德国垄断组织扩张政策的传统工具）的特点。最近时期，第二种特点，即所建军队的侵略性质以及为了采取侵略行动而开始进行的直接武装，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现代条件下，这个过程首先表现在准备和实现用原子火箭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方面。

战后时期局势的特点也决定了联邦国防军在组织和发展方面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有所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勾当中是公开进行勾结的。西德统治集团没有必要像第一

① 凯撒是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号，来自古罗马执政凯撒之名。“凯撒的军队”指的是威廉二世时代的军队。——译者

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从外表上掩饰武装，他们所得到的援助不是伪装的和间接的，而是公开的和直接的。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国家促进了希特勒德国的武装，而战后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开始直接武装西德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由此会产生一切后果。西德军国主义还成功地利用以下事实：在战后时期它不仅作为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欧洲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这是它的传统作用），而且它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正式的盟友。西德战后发展的特殊性也决定了西德重新武装的特点。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德国黠武主义是在没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军式的正式军事组织的情况下渡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批准巴黎协定的十年“停歇期间”的。但是，在西方占领当局的帮助下这段时期所做的一切，不仅帮助西德黠武主义保存了基干人员，而且还为迅速发展新的军事组织创造了前提。

近来表现得很清楚的联邦国防军的侵略性质是它一开始就具有的。当我们谈到联邦国防军武装的新阶段时，我们并不是说它的创建人的计划有了什么改变，而只是说根据这些计划把用火箭核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一事提上日程的时期已经来临了。目前，用最强大的新式武器装备西德帝国主义的过程具有特别广泛的规模，并且正在以越来越使人感到不安的速度进行着。

简言之，现在联邦国防军的武装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根据1956年批准的对以前实行的布兰克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联邦国防军的建立工作已经结束了。到1962年3月31日联邦国防军应完全配备齐全，它的编制将达到三十五万五千人。根据官方资料，1961年4月联邦国防军的人数已达三十万人。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在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谈话里说到建立联邦国防军各师的期限时会强调指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欧地区的二十一个师中有八个师是西德的。还有三个师正在建立，将在1962年年初转交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1年期间还要开始建立原来计划规定的最后一个师——第十二师，这个师将在1963年年初或

年中轉交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①

联邦国防軍的开支正在不断地增加。1961年西德官方公布的軍事預算达一百一十一亿八千五百万馬克，占全部預算的25%，超过1960年开支十七亿馬克。根据西德納稅者联盟的統計資料，西德在建立联邦国防軍期間已經为軍事目的花費了不下一千億馬克。^②《国民经济学家》杂志估計西德战后时期的軍費总額为一千七百亿馬克，其中五百億馬克花費在建立联邦国防軍和保障前軍人方面，而七百亿馬克用于維持西德領土上的外国軍隊。^③

最近几年，联邦国防軍正向实现火箭核武装直接过渡。众所周知，早在1957年12月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国政府首腦的會議上就通过了关于西德原子武装的原則性決議。載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成員国（包括西德在內）原子武装規模資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MC—70》秘密文件就是以這項決議为基础的。联邦議院在1958年3月25日批准了关于联邦国防軍原子武装的決議，而同年4月施特勞斯又宣布西德已經接受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MC—70》文件所包含的計劃。从这个时期开始，西德国防部和軍国主义集团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加速联邦国防軍的火箭核武装。

用各种类型的火箭装备联邦国防軍的工作进展得特別快。1960年联邦国防軍已装备有各式各样的火箭和導彈。不久，联邦国防軍的火箭营将拥有几百个火箭发射場。他們不仅能够发射一般的火箭而且也能够发射带有原子彈头的火箭。1960年夏天人們有理由感到担心的是，在联邦国防軍巨大的火箭和導彈武器庫里将增添射程为二千——二千五百公里的“北极星”式美国战略火箭。許多軍事观察家认为，拥有“北极星”式火箭的联邦国防軍将成为世界上装备最好的軍隊之一。^④ 正由于这个原因，西德黷武

① 《联邦国防軍》，1961年3月，第50頁。

② 《南德意志报》，1960年8月31日。

③ 《国民经济学家》，1961年2月11日。

④ 《泰晤士报》，1960年6月8日。

主义者才一个劲地力图取得这种类型的火箭。1960年7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想把“北极星”式火箭交给西德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它引起了世界輿論的强烈的抗議。这种企图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成員國中，特别是在英国，遇到了抵抗。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西德火箭武装进行了最坚决的譴責。苏联7月19日給西德政府的照会中指出：“由此可見，有人想把强大的武器交到联邦国防軍手里，这种武器比把各国人民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渊的希特勒及其將領們所曾經拥有过的武器要强大得多”^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統治集团才沒有敢于走上把“北极星”式火箭直接交给西德軍国主义分子的道路。他們开始寻求用这种武器装备联邦国防軍的迂迴的途径。1960年9月諾斯塔德將軍曾建議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变为“第四个核力量”。既然英国和法国有自己的核武器，显然，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变为“第四个核力量”的計劃是为了用战略核武器来装备西德的武装部队并使西德在解决关于使用这种武器的問題时有发言权。西德政府实际上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欧洲成員國中唯一立刻无条件地支持这个計劃的政府，这并不是偶然的。諾斯塔德計劃是美国黷武主义最富有侵略性和最反动的势力同西德軍国主义阴謀勾結的結果。

西德的原子—火箭武装是在所有西方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以及通过軍事合作双边协定积极支持西德的情况下进行的。

1958年4月23日西欧联盟理事会废除了1954年巴黎协定中限制西德武器生产的某些条款，特别是取消了禁止生产反坦克导弹的条款。这样就使西德为了制造自己的火箭武器向公开地扩大生产技术基础迈出了第一步。1959年10月21日西欧联盟理事会废除了禁止生产“地对空”和“空对空”近程导弹和火箭的条款。

① 苏联政府致西德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60年7月21日。

为了执行用能够携带核弹头的火箭装备西德海軍的計劃，西德軍界人士向他們的盟友提出了关于增加軍艦总吨位的问题。1959年12月西欧联盟議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对西德海軍限制的建議。允許西德建造排水量为五千吨(巴黎协定規定为三千吨)的驅逐艦，并且可以用原子火箭来装备这些軍艦。1960年8月諾斯塔德將軍向西欧联盟建議，允許西德建造排水量为六千吨的驅逐艦。

加入那些为了設計和生产某种类型的武器而建立的“軍备联营”，是西德軍国主义分子和垄断組織利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欧洲伙伴来准备自己生产最新式武器的典型方式。1957年3月西德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条約。虽然参加“欧洲原子能联营”的六国統治集团为了欺騙社会輿論而把这个組織說成只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联合組織，但是波恩軍国主义分子仍然把它看成是为安排自己的核武器生产、逃避軍事限制和原子禁令而創造先决条件的方便的掩蔽体。

1958年年初法国、西德和意大利建立的所謂“軍备三角”的活动，在准备联邦国防軍的火箭原子武装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西德統治集团在“軍备三角”的帮助下打算避开形式上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軍事工业同軍用火箭(以后可能还同核武器)的生产沟通起来。1958年3月西德同法国签定了关于共同利用法国圣路易弹道研究所(“軍备三角”的主要科学研究基地)的协定。1959年6月在“軍备三角”的基础上建立了根据美国专利权特許生产“鷹”式防空導彈的合伙经营組織，除了西德、法国和意大利以外，比利时和荷兰也加入了这个組織。1959年，根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的决定，建立了生产美式火箭的合伙经营組織，参加該組織的国家有西德、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希腊、土耳其和葡萄牙。正如西方报刊所指出的，上述“軍备合伙经营組織”1960年实际上已开始了火箭的生产。1960年年底，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签定了根据美国的专利权特許共同生产噴气式战斗机的协定。

1960年，西德同英国的軍事技术合作加强了。在这种合作方面已经达成了关于西德参与为英国火箭的设计和生產提供資金的協議。

巴黎協定批准以后，原子能研究的組織工作和实际运用原子能的准备工作都具有了广泛的規模。因此，联邦国防軍的建立和原子計劃的执行在西德是同时开始的。西德制定的原子計劃包括从原子能的理論研究到实际运用的所有阶段。目前在西德已经有几个供研究用的原子反应堆在运转(在慕尼黑、汉堡和法兰克福)。西柏林也有原子反应堆。

动力計劃是西德官方全部“原子努力”的主要目标。这项計劃規定建設四至五个核动力反应堆，并且建立制造燃料、材料和加工“下脚料”的生产設備。在实现这个計劃的幌子下，西德的原子工业正在发展。

西德正在大力进行原子原料的勘査工作。尽管西德竭力創建自己的原料基地，但最近期間在原子原料方面仍不得不主要依靠进口。在这方面，同美国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根据1956、1957和1959年同美国簽訂的協定以及根据美国同“欧洲原子能联营”簽訂的協定，西德得到了大量的核燃料并且有可能交換到技术情报。此外，西德还同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簽定了協定。西德簽訂这些協定主要是为了得到原料。近来，原子原料市場的情况有利于消費者。但是在西德，对本地昂貴的鈾所进行的狂热的勘査和开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这只是因为，西德不惜任何代价力图得到用于軍事生产的本国的原子原料。

联邦国防軍的武装是公开进行的，这与1918—1935年隐蔽进行武装的时期不同。但是，即使在目前为了軍事目的而进行本国的原子生产在形式上还是不允许的。問題在于，大規模公开生产核武器的时期何时到来。这种情况将发生在难以掩盖或不宜掩盖大規模公开生产核武器的时候，发生在西德軍国主义分子认为“新的1935年”已经到来而要最終破坏一切形式上的限制的时候。

波恩軍国主义分子正在利用目前所进行的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联邦国防軍一事来提出关于“扩大”西德軍隊所需要的“空間”的要求。

1960年签定了关于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領土上向联邦国防軍提供飞机場、打靶場和供应基地的协定。土耳其政府和意大利政府为了联邦国防軍的需要各撤出了一个空軍基地。1961年2月英国政府声明同意在英国領土上向联邦国防軍提供一些坦克打靶場、火箭发射場和供应倉庫。同丹麦、挪威、希腊和葡萄牙也在举行关于建立西德基地的談判。不顾世界輿論的憤怒和許多西欧国家統治集团的不安，西德政府仍在繼續同西班牙談判关于在西班牙的領土上建立联邦国防軍的軍事基地的問題。据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說，到联邦国防軍建成时，也就是到1963年，預計西德供应基地总数的三分之二将設置在国外。

在西欧建立广泛的西德軍事基地网标志着联邦国防軍越出国界的开始。这件事表明，重新武装西德的过程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即联邦国防軍在自己的領土范圍內已经感到“拥挤”，用一家法国报纸的比喻來說，它开始“冲破欧洲”。

現在出現了一种特殊情况。战败国西德在失敗以后十五年，用“和平滲透”的办法正在战胜国(其中两个还是大国)的領土上建立軍事据点，而成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在自己欧洲盟国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的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應該从当前帝国主义軍事同盟的階級性质中去寻找产生这种驟然看来自相矛盾的現象的原因，建立帝国主义的軍事同盟不仅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为了反对参加軍事同盟的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

在联邦国防軍进行原子火箭武装的条件下，在欧洲建立西德軍事基地具有特別危险的性质。这些基地的建立归根到底是为了准备侵略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任何人來說也不是秘密。

西德的基地对于提供这些基地的各国本身的安全也是很大的

威胁。这些国家面临着实际上淪为被占领地和联邦国防军的“后方”以及变成西德军国主义准备侵略行动的战略基地的命运的威胁。

最后，联邦国防军对西欧国家的“冷占领”使西德军国主义更可能利用自己的基地作为对这些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和施加压力的工具，更可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1960年8月联邦国防军指挥部公布了一项称为“有效防御前提”的备忘录。^①这项文件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纯军事的范围：备忘录阐明了现阶段德国军国主义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广泛的纲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准备核战争的纲领。备忘录的中心内容是要求联邦国防军的原子武装不受任何限制，这不是偶然的。备忘录简明地陈述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对内政策纲领：联邦国防军的领导机构号召动员“全体人民的精神、道义和物质力量”来完成“由于联邦国防军的实力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各项任务。

波恩军国主义分子拥有原子武器不仅对欧洲而且对全世界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欧洲就是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也要发生变化。西德原子武装必然引起的后果是，在所有的帝国主义组织中，首先是在军事集团中，西德的地位将会加强。西德帝国主义在加强自己在这些集团中的地位和拥有原子武器以后就一定会认为，回复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建立自己霸权的老思想上来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情况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结果将是战争危险的增长，因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将促使帝国主义分子通过发动新战争来寻求出路，而在原子火箭武器时代战争不会不变成世界大战。

如果考虑到西德垄断资本家所策划的“推回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那么实现这些计划的企图就可能引起帝国主义分子对社会

^① 《联邦政府新闻与情报局公报》，1960年8月20日。

主义阵营发动原子进攻，并将带来这些罪恶行动用以威胁和平的一切后果。

当然，任何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不能过低估计下述情况所产生的危险性，即西德军国主义在拥有核武器以后将有可能在对他们适宜的时刻发动战争。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发不发生战争的问题是由西德军国主义分子决定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希望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如果西方国家不想自动地卷入西德军国主义的战争冒险，那么，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在同样的程度上也符合西方国家的正当利益。

苏联为反对西德原子武装而斗争

全世界进步力量都看得很清楚，必须不让核火箭武器落到西德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

苏联政府在1959年5月完全有根据地强调指出，联邦国防军的原子火箭武装在达成裁军协议的道路上树立了严重的障碍，煽起了军备竞赛并且加强了核战争的准备，它对欧洲安全事业所造成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①

在我们时代，裁军问题是各种问题的症结。防止西德原子武装非常有利于整个裁军问题的解决。赫鲁晓夫曾经指出：“联邦共和国放弃原子武装将会是对普遍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作出不小的贡献”。^②

苏联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核火箭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是对希特勒德国投降条件的粗暴破坏。大家知道，这些条件禁止德国武装和军国主义化。苏联作为曾经对希特勒德国作战并在军事投降书和德国失败宣言上签字的国家，保留对西德做出相应结论

① 苏联政府致西德政府照会，见《消息报》，1959年5月24日。

②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给西德联邦总理阿登纳的信，见《真理报》，1959年12月20日。

的权利。^①

苏联政府警告說，西德原子武装不仅对軍事集团中的西德的欧洲盟国而且对美国本身也是一种威胁。西德复仇主义分子在取得火箭核武器以后，甚至可以不经美国同意就利用这种武器来发动战争，而把美国拖入軍事冲突。苏联政府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民由于政府不負責任的政策而不得不痛苦地付出自己儿子的鮮血”^②。苏联政府曾屢次提醒西德政府注意西德参加原子軍备竞赛的危险后果。苏联政府指出：这种行动“会大大加强軍事冲突的危险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防止軍事冲突的关心本应不亚于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③。一旦欧洲发生战争，那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火箭核武器的情况，会使它陷入軍事上絕望的境地。由于西德領土有限和人口密度很高，在爆发火箭核武器战争的最初几小时里西德就会面临极大的灾难。

用大規模杀伤武器装备西德复仇主义分子和軍国主义分子的任何形式都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公开威胁。苏联政府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問題：“有什么理由认为，在西方其他国家政府纵容下美国政府用火箭核武器装备的、以冒险主义聞名的德国軍国主义不会采取挑衅行动而引起必将把各国人民拖入的軍事冲突呢？当然，这种理由是不存在的。但是，西德复仇主义的趋向却与此相反”^④。西德軍政集团能够挑起使用火箭核武器的新的世界大战。

苏联政府曾强调指出：它“决沒有夸大联邦国防軍原子武装对苏联安全的威胁。苏联人民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可以安全地保卫自己的和平劳动，制止任何侵略者。他們同欧洲各国人民共同反对西德的原子武装，他們的动机首先是阻止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和保障同苏联以及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安全不可分割的

① 苏联政府致美国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60年4月23日。

② 苏联政府致美国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60年7月21日。

③ 苏联政府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59年4月22日。

④ 苏联政府致美国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60年10月8日。

欧洲安全”^①。

不仅苏联决心不允许波恩的冒险复仇主义分子挑起核战争，而且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也对苏联反对西德原子武装的一贯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1959年4月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会议曾在公报中强调指出：“不能不引起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正在加紧采取措施，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也反对所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裁军问题的建议……”^②。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1961年3月28—29日在莫斯科举行）公报曾经指出，由希特勒的将军指挥的侵略性的西德军队的重建工作和用火箭核武器装备这支军队的工作正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加紧进行。

西欧爱好和平的力量坚决反对西德的原子武装。1958年7月，欧洲十五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在柏林举行了会议，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西德的原子武装正在对欧洲造成新的危险。与会者号召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并且指出，一切和平捍卫者、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当尽力制止西德变为新的原子战争的策源地。1959年11月21—24日，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代表在罗马举行了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由于西德的原子武装而变得特别危险。与会者通过的宣言指出，西德复仇主义分子是对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③

制止西德原子火箭武装的要求是各国广大社会人士的要求。

① 苏联政府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照会，见《真理报》，1959年4月22日。

② 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公报，见《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

③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告全体劳动人民和全体民主人士的呼吁书，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60年第1期，第55页。

法国社会人士反对西德原子武装的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了。英国社会各界，包括議員和許多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反对用原子武器装备联邦国防军。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进步力量也反对用大规模杀伤武器装备波恩军国主义分子所造成的威胁。

在西德本国，反对原子死亡的全民运动正在展开。尽管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导人进行了叛卖勾当，尽管他们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破坏反对原子死亡的全民运动，但是，这项运动却继续存在着，而且参加运动的居民阶层越来越广泛。

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防止西德原子武装的具体建议，表达了各国千百万人的意愿。1957年10月波兰人民共和国提议建立中欧无原子武器区。被称为腊帕茨基计划的建立欧洲无原子区的计划，规定这段地区包括四个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苏联政府声明，它完全支持人民波兰的倡议。

赫鲁晓夫曾强调指出，在欧洲建立无原子地区的主张“对普遍和平和国际安全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苏联政府首脑曾经指出：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地区、在巴尔干和亚得里亚海地区，以及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无火箭地区的建议一旦实现，“就会形成一个广大的和平地区，这个地区会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武装部队分离开。这一和平地区将会大大缩小在欧洲大陆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①

在反对西德军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斗争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是德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意愿的表达者。

在反对西德原子武装和争取欧洲安全的斗争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着重要的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1960年9月向联合国提出了备忘录，建议两个德国在1960—1964年实行全面彻

^① 1959年7月17日赫鲁晓夫在什切青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38页。

底裁軍。根据這項建議，在裁軍的第一階段(1961年)两个德国就應該放棄原子武器、不在本國領土上設置原子武器，並且不参加其他國家的原子武器的生产和試驗。在第二階段(1962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應該銷毀自己的一切火箭武器。^①

歐洲安全問題(包括不允許西德進行原子武裝的問題)同締結對德和約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正如赫魯曉夫所正確指出的，西方國家利用沒有和約這種情況在中歐保持自己的軍隊，建立原子基地，準備新的戰爭，把德國和德國人民當作討價還價的資本而任意擺布。^②

西德軍國主義集團利用沒有和約這種情況，正在恢復德國的戰爭機器，用原子火箭武器裝備聯邦國防軍，準備新的戰爭。不是西德組成部分的西柏林已經變為國際挑釁的策源地。西德復仇主義分子的這種政治方針會使對德國負有一定責任的四大國之間的關係危險地複雜起來。

蘇聯根據歐洲和平和安全的利益，曾經不止一次地向西方國家提出最後對德媾和的建議。簽訂和約是制止西德軍國主義分子和復仇主義分子的重要步驟。在和約中通過法律形式把戰後歐洲邊界的不可動搖性肯定下來，將會給歐洲各國人民的生活帶來安寧。

不言而喻，歐洲安全的利益要求對德國實行某些軍事限制。蘇聯政府在這方面提出的辦法不僅符合遭受過兩次世界大戰災難的德國人民的民族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禁止生產、擁有以及試驗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禁止用這些武器來裝備德國武裝部隊應該首先成為德國承擔的軍事義務。和約將使德國有可能根據平等的原則參與旨在鞏固歐洲普遍安全的措施。

① 《新德意志報》，1961年9月16日。

② 赫魯曉夫：《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頁。

締結对德和約将在合理考虑所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西柏林的地位正常化。苏联建議在簽訂和約的同时把西柏林变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而由国际上保证其内政不受干涉。这样就会結束西柏林的占領制度，使西柏林不再作为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顛复活动的基地。

締結对德和約将有助于在两个德国協議的基础上消除德国的分裂状态。

只有德国人民的敌人才反对締結和約。反对締結和約的是希望德国继续分裂而使整个欧洲陷于经常紧张状态的那些势力。苏联政府給美国政府的照会指出：“迴避对德和約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說会把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德国人民既沒有和約又沒有統一的民族国家”。^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拖延对德和約的締結，就有可能对欧洲和平和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現在問題不在于是否締結对德和約，而在于同一个德国还是同两个德国簽訂和約。苏联曾不止一次地声明，它认为所有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都同两个德国簽訂和約比較好。但是，如果西方国家和西德继续破坏締結和約，那么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沒有別的办法，而只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簽訂条約并在此基础上解决西柏林問題。

正如赫魯晓夫所指出的，“苏联政府确信，締結对德和約是保障欧洲各国人民的真正安全所必需的，因此苏联政府今后仍将继续为这项任务的妥善解决而努力”^②。

西德軍国主义不應該得到核武器，因为这种武器会被它用来作为挑衅的武器，作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武器。作到这一点是同保障欧洲各国人民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任务。

（譯自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61年第7期）

① 苏联政府致美国政府照会，見《真理报》，1959年1月11日。

② 苏联部长會議主席赫魯晓夫給西德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納的信，見《真理报》，1959年12月20日。

波恩在波罗的海的战略计划

〔苏〕鲍戈亭

西德军国主义早就对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感兴趣。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牢固地盘踞在波恩军事部门中的复仇主义者企图把波罗的海变成国际局势紧张的地区和军事冲突的潜在温床，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领土作为发动侵略的基地。

正如西德前海军司令鲁格海军中将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很长，便于我们从对方的侧翼进行攻击”。联邦国防军的领导集团也认为，用原子火箭装备的能够从海上攻击敌方腹地的军舰在未来的战争中应该起很大的作用。“火箭加潜水艇”——可以说是西德海军领导人的军事理论的实质。他们认为波罗的海是采取这种军事行动的非常合适的地区。

西德报刊在谈到军国主义者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计划时，经常用“瓶口”来形容波罗的海的海峡地区。波恩的战略家企图用核塞子堵住这个“瓶口”，以便封锁波罗的海的出口。

正因为如此，波恩越来越努力于建设一支用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庞大的波罗的海舰队。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头几年，波罗的海舰队还不到西德全部舰队的一半，但是现在部署在波罗的海的军舰已占西德全部军舰的四分之三。西德的海军司令部已从北海岸的威廉港迁到波罗的海岸的弗伦斯堡。西德的波罗的海舰队从美国得到驱逐舰和可以装载原子火箭的船舰。

波恩的计划还包括建造大型潜水艇。汉堡的杂志《明镜周刊》曾经报道过关于建立由一百艘潜水艇组成的舰队的秘密计划。同时，必须指出，波恩极其希望用“北极星”火箭来装备自己的潜水

艇。海軍基地的建設工作也在加速进行。据西德的《另一种报》报道，在弗倫斯堡、納伊什塔德、格罗先勃罗德、黑利坚哈奇和基尔正在建設新的基地和重新装备旧基地，此外，还计划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建立火箭发射場。

正在建立的西德海軍結構本身也表明了它的侵略目的。波恩力图得到的（显然，会很快得到）射程达二千公里的火箭，十分明显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而决不是为了防御。軍事部門的领导人为了掩盖，或者使别人认识不清自己的真正意图，力图把这种火箭說成是防御性的。其实，他們自己在談話中也时常流露出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軍备竞赛的真正目的。例如，前联邦国防軍司令，現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常設軍事委员会主席的豪辛格將軍早在1957年时就公开談到，西德的“海軍，就其意图來說，是作为进攻的力量建立的”。他还具体說明了西德海軍活动的主要地区：“海軍在进攻时应该在波罗的海进行攻击”。

但是，波恩的將軍們并不经常发表这种露骨的談話而借口說什么西德为了履行对北大西洋公約的防御义务既需要潜水艇又需要火箭。他們以此为理由要求提高軍艦的最高吨位。

西方国家非常願意向波恩軍国主义者让步。例如，1961年5月，西方国家允許波恩把軍艦的吨位提高到六千吨（排水量）。据报刊报道，在波罗的海很快会出现第一批“北极星”式火箭。受到大西洋盟国这种鼓励的西德复仇主义者正竭尽全力加剧波罗的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西德軍国主义者的喉舌《国防知识》杂志把波罗的海叫作“决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命运的海洋”，并要求使波罗的海成为“北大西洋联盟軍事計劃的中心”。另一个这样的报刊《联邦国防軍》杂志也写道，“波罗的海已从世界政治的次要舞台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翼的海上战略的樞紐”。波恩的政界人士現在正是按照这种方針行动的。他們在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国保证安全的漂亮話的掩飾下，努力进行着自己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軍事准备工作。

但是，加强海軍、用現代化武器装备海軍和在本国領土上建立新的軍事基地——这一切已经不能使西德的軍国主义集团感到滿足。他們力图在波罗的海的整个西部区域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首先是为自己的軍舰取得新的基地和获得能够使軍队集結在挪威和丹麦的据点。他們指望用这种办法为自己的战略行动取得广闊的場所。西德复仇主义者还打算使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斯堪的納維亞盟國的武装部队归自己指揮，并使这些武装部队参加自己的軍事冒险。

波恩对北方国家的計劃也用“关心巩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禦能力”掩盖了起来。西德报刊经常以各种各样的說法重复以下論点：因为丹麦和挪威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所以西德應該担負起“保护”这两个国家的任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其它領導国也抱同样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波恩重复着希特勒分子为侵略斯堪的納維亞国家辯护的那些理由。納粹分子曾經保证說，他們的行动决沒有敌对的性质，只不过出于对丹麦和挪威利益的“关怀”。

波恩的統治集团继承了被打敗的希特勒將軍們的軍事概念和“帝国元首”的政治“理論”。因此，西德复仇主义者在西德同丹麦和挪威的关系中所力图达到的目的与希特勒所追求的目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这两国的負責人士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而支持必須同西德密切合作的“理論”，似乎这是为了保证丹麦和挪威的安全，为了防止在这两个国家的領土上发生軍事行动。

西德軍国主义者早就企图把丹麦和挪威拉入自己非常危险的备战的軌道，使这两个国家参与策划軍事冲突。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后不久，波恩就提出了在丹麦領土上駐扎西德軍队的計劃。然而，这些計劃的侵略性非常明显，以致不受欢迎而遭到了拒絕。于是，波恩的政客們改变了作法，但是，并没有改变目的。

1958年年底，他們又一次企圖把丹麥緊緊地拴在波恩的軍事機器上。西德國防部長施特勞斯要求把丹麥的防務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北歐司令部轉到中欧司令部，換句話說，就是由希特勒的戰犯斯派達爾將軍來領導丹麥的防務。這個要求激起了丹麥輿論界的抗議浪潮，儘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支持施特勞斯，但丹麥政府還是拒絕接受這種要求。

西德軍國主義者曾經勸說丹麥和挪威政府，希望它們同意在兩國的領土上建立聯邦國防軍隨時可以使用的系列據點，這方面的努力比較有成效。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進行了幾年，因為波恩的計劃遇到了斯堪的納維亞輿論界的堅決反對，因此丹麥和挪威當局沒有馬上對壓力讓步。

1959年丹麥政府正式宣布拒絕建立“德國軍火庫”（官方文件把這些基地委婉地稱為“軍火庫”）的計劃。但是，波恩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要求。西德高級軍事人員曾經發表過一項聲明，其中談到：“德國方面對事態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發展表示遺憾……。那些耽心德國在丹麥建立軍火庫的丹麥人是不能令人理解的。要知道，我們也為你們而鬥爭。歸根到底，丹麥本身要為它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合作所持的消極態度付出代價”。

儘管這項聲明保證說，設置軍火庫決不會侵犯丹麥的主權但聲明已經具有明顯的威脅性質。波恩還求助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結果該組織的領導對丹麥施加強大的壓力，說明建立所謂防禦用的倉庫是必要的。

共同的壓力取得了應有的效果：挪威於1959年年底同意，而丹麥隨後也同意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西德的軍火庫。誠然，這些軍火庫的正式名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火庫，而不是西德的，可是正像丹麥報紙《貝林斯克晚報》在1961年5月指出的，“在西德軍火庫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火庫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區別”。這些軍火庫是用來使聯邦國防軍（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計劃，一旦發生戰爭，聯邦國防軍就要開進口德蘭）和將以挪威為基地的

西德軍艦从斯堪的納維亞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領土上采取軍事行动时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建立这些据点网或軍火庫网的計劃現在已经成为现实。据报刊报道,在挪威南部从埃格尔宋到斯塔范格尔地区,也就是在靠近波罗的海出口的地区,軍火庫的修建工作正在西德专家的监督下加速进行。修建大型軍事工程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每一项軍事工程的价值往往达一千万克朗左右。

丹麦的情况也是这样,軍火庫的修建业已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地方都利用希特勒占領軍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来修建这些軍火庫。联邦国防軍通过这些办法准备行使希特勒武装部队合法继承人的权利。

* * *

海、陆、空联合軍事演习是为了使丹麦和挪威的武装部队将来能够参加联邦国防軍打算采取的軍事行动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例如,1960年春,西德、丹麦和挪威的海軍举行了联合演习;1960年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举行了名为“坚守”的大規模演习;1961年5月,在波罗的海海峡地区又举行了一些新的大規模的海軍操练。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武装部队在这几次演习中对于如何同联邦国防軍采取联合行动进行了练习。在演习的过程中,西德的舰队和陸軍为利用自己盟國的領土作为軍事行动的据点事先进行了准备:西德的軍艦开进了丹麦和挪威的海軍基地,陸軍越过了丹麦—西德的边界并且在丹麦的領土上活动。这些事实激起了丹麦和挪威各界人士极大的愤怒,他們沒有忘記希特勒占領者的暴行,反对同西德軍国主义合作的政策,反对为重新占領自己的国家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西德还力图使丹麦和挪威积极地参加軍事技术合作,也就是要这两个国家共同生产軍事物資和武器并且相互提供这些东西。在1960年12月,西德同挪威簽訂了一項协定,根据這項协定,挪威

在五年內应提供給西德六亿克朗的各种武器。挪威已经在向西德供应魚雷艇了。而西德将提供一批潜水艇給挪威。丹麦同西德之間的这种关系也在开展。

西德同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斯堪的納維亞国家进行軍事技术合作是为了达到使武器和軍事装备标准化和合理化的目的。丹麦和挪威的軍隊采用与联邦国防軍同一类型的武器，毫無疑問，将使这两国的軍隊直接依賴于施特劳斯的国防部。西德同丹麦和挪威在軍事方面的协作将进一步加剧軍备竞赛和侵略性的备战活动。

* * *

建立所謂丹麦—西德联合司令部^①的計劃是最危险的，影响是深远的。波恩的統治集团并不满足于斯堪的納維亞国家的政府所作出的让步，坚持要使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更多地服从于西德复仇主义者的利益。两年多以前，当施特劳斯于1959年2月在巴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的国防部长會議上发言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坚决的进攻就已经开始了。

臭名昭彰的复仇主义者西德国防部长曾在一次講話中要求建立丹麦—西德特別联合司令部。据他說，这个司令部应该消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接合部分的“危险的弱点”。施特劳斯要求把准备在波罗的海海峡地区作战的一切武装部队交給这个司令部指揮。

这个司令部的任务，正像施特劳斯非常露骨地說到的那样，应该是在一旦爆发战争时保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庞大的海軍能够通行无阻。这支海軍将要威胁东方集团从列宁格勒到律貝克的广闊的側翼”。施特劳斯的新計劃实质上是非常明显，甚至西德的报刊也都对自己国防部长过分露骨的談話进行了批評。

波恩国防部长的侵略計劃得到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上层領導

^① 丹麦—西德波罗的海联合司令部已于1961年12月成立。——譯者

人物的完全支持，他們公开贊同這項計劃，甚至把它叫做“諾斯塔德計劃”。施特勞斯的总的打算和計劃逐漸開始具有十分現實的內容。施特勞斯同丹麥國防大臣保羅·漢森於1961年1月在波恩舉行了會議，會上討論和研究了這個計劃的各項細節，預計在奧斯陸召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的五月會議上將要正式批准這項計劃。儘管討論仍在繼續中，但是，根據報刊的消息判斷，有理由認為計劃將會實現。無論如何，1961年5月，丹麥的報刊就曾經否認過某些報紙關於丹麥政府拒絕“諾斯塔德計劃”的消息。

到目前為止，“諾斯塔德計劃”的各項細節仍然是保密的，但是，從洩露到報刊的一些消息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丹麥—西德聯合司令部究竟是什麼以及這個司令部可能給它的參加者造成怎樣的後果。

首先成立丹麥和西德的海軍聯合司令部，然後準備成立丹麥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空軍聯合司令部。駐紮在日德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陸軍也將成立這樣的聯合司令部。

實現“諾斯塔德計劃”必然會使得丹麥的武裝部隊完全受波恩將軍們的控制，使這些部隊實際上并入聯邦國防軍，這是一目了然的。固然，聯合司令部打算由一位丹麥將軍來領導，但是，這未必有什麼意義。因為聯邦國防軍毫無疑問將是這個聯盟的主要力量，它將作出聯合司令部所採取的各項決定。

西德的《另一種報》寫道：“由於占了壓倒的軍事優勢，就可以毫不猶豫地為聯邦國防軍要求在國際司令部中取得主要的職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大家已經知道的，西德的海軍將領將要指揮作為聯合司令部的主要力量並擔負着重大任務的聯合海軍部隊。

把丹麥海軍交給西德海軍將領指揮的前景又使人們回憶起納粹佔領丹麥的年代。當時，希特勒分子企圖奪取丹麥的軍艦，但是丹麥的海員卻冒着生命的危險將一部分船隻沉沒，而把另一部分開到了瑞典。而現在卻準備將丹麥的海軍自動地交給從前企圖奪取丹麥海軍的人。要知道，幾乎所有在海軍中擔任領導職務的波

恩海軍將領都曾參加過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進攻。在這些人中有西德波羅的海艦隊司令格爾拉赫海軍上將（他曾作為參謀官參與擬定希特勒艦隊進攻斯堪的納維亞的計劃）和直接參加占領丹麥的岑克爾海軍上將等許多人。丹麥的統治集團準備將自己的海軍、水兵的生命，甚至國家的命運都付托給這些人。把丹麥的海軍交給過去的希特勒分子指揮，使丹麥有可能卷入將為它帶來災難的冒險活動。

據報刊報道，丹麥政府力圖使聯合司令部中不僅有丹麥和西德的軍人，而且也有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其他國家的軍官。顯然，這是想通過這種辦法使社會輿論相信丹麥—西德聯合司令部不是丹麥—西德雙方的設施，而是一個更廣泛的組織。但是，非常清楚，即使這項建議被接受了，聯合司令部的實質也不會改變。

正像丹麥《貝林斯克晚報》所指出的，“實際上，英國、加拿大或荷蘭的軍官參加聯合司令部也很少能使情況發生什麼改變，因為這個地區的保衛任務主要將由西德和丹麥承擔。此外，可以預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成員國在這個司令部中的代表絕不會比西德的軍官和海軍將領更多地考慮到丹麥的利益。要知道，到目前為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導人在西德對丹麥的進攻中是一貫地完全支持西德的，未必能希望這種情況將來會改變。

日德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聯合陸軍司令部的建立，為西德軍隊占領丹麥的領土开辟了道路。西德軍隊將有可能無阻礙地利用丹麥的領土作為實現自己侵略計劃的戰略基地。

丹麥接受了聯合司令部的計劃，它的手腳就被這個協定的奴役性條款束縛住了，實際上它將讓西德復仇主義者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問題。要知道，如果西德復仇主義者喪失了理智而胆敢挑起軍事衝突的話，那麼丹麥就會自動地卷入毀滅性的戰爭。丹麥官方人士的某些代表企圖否認這一點。1961年4月保羅·漢森在“問題解答”電視節目中發表了談話。對於在西德單獨進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情況下丹麥所承擔的義務問題，他的回答是：“只有

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国之一发动的进攻才能涉及整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它任何行动都同这个組織无关”。

但是，問題恰巧在于，即使丹麦在复仇主义者的冒险行动中不願意支持他們而企图在危险的关头退出联盟，那么，由于联合司令部的建立而已经实行了的那些措施也不允許丹麦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必然成为侵略的参加者。可能有一天丹麦的舰队会接到符合豪辛格海軍理論的命令：“以进攻来打击敌人。”

今后会怎样呢？要知道，很难設想过去希特勒的海軍將領們在一旦爆发战争时会允許归他們指揮的丹麦舰队不服从他們而拒絕执行战斗命令。丹麦也不能阻止这些海軍將領們把丹麦的港口作为基地来采取軍事行动。丹麦人把日德兰預先交給联邦国防軍控制以后，未必能指望联邦国防軍会注意他們的請求而不把这个半島变成侵略基地。上次战争的经验表明，只有用武力才能摆脱德国軍国主义者。

波恩强迫丹麦和挪威同它进行密切的軍事合作，这样也就威胁了斯堪的納維亞各国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則。大家知道，丹麦和挪威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沒有同意在本国領土上設置核武器。这种态度得到了丹麦人民和挪威人民的完全支持，也受到了其它国家的諒解和尊重。

但是，在建立波罗的海联合司令部的計劃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丹麦又怎样能够遵守这项原則呢？波恩曾經明确地暗示过，它打算用核武器来装备各軍种。因此，以丹麦的港口为基地的西德軍舰就会装有核火箭，而陆軍无疑会尽力設法把核武器运入防务由他們負責的日德兰半島。

現在，無論丹麦和西德都在談論这个問題。例如，《南石勒苏益格祖国报》在1961年2月写道：“如果联邦国防軍控制了日德兰或丹麦的領水，那么斯堪的納維亞就再也不是无原子武器区了。”

甚至很难想像，丹麦变成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会给丹麦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挪威的情况也是如此。要知道，

如果西德的海軍企图利用挪威的基地在波罗的海的海峡地区进行“核瓶塞”的軍事行动，那么，挪威就会成为这种罪行的从犯。

所有这一切表明，西德軍国主义者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着冒险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为斯堪的納維亚国家带来极严重的后果。西德复仇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狂妄的冒险計劃准备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国的人民面临可怕灾难的威胁。

(譯自苏联《国际生活》，1961年第9期)

必須及时制止西德軍国主义

〔法〕罗扎·米歇耳

西德复仇主义的“国防軍”——为了便于进行罪恶活动的需要，它现在的名称是“联邦国防軍”——已经达到四十万人，因此成为西欧最强大的一支陆軍，兵員数量超过了在欧洲的法国陆軍。

去年10月时本应该复員的四万名士兵继续留在軍队內服役，这是得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軍司令諾斯塔德同意的。这表明西德的义务兵役期限不久将从十二个月延长到十八个月。^① 阿登納本人在最近选举的前夕，也公然着重指出說，这支由一百六十名希特勒的將軍們指揮的軍队需要拥有原子武器，否則就失去任何存在的意义。

这一切并不新奇，只是证明复仇主义分子的毫无掩飾和迫不及待的焦急心情而已。阿登納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連美国五角大楼內部也称他是“今日的戈林”）一再說这些話。他特别是要使这一切普遍地、迅速地成为现实。

到1961年年終，这已经沒有必要掩飾了。用不着再去爭辯說联邦国防軍的火箭並沒有（或者还没有）装上原子弹头，而原子弹头是由駐西德美軍司令部掌握的（这真是奇特的保障和平的办法！），也用不着再說什么在得到战略武器之前，能得到战术武器就感到滿意了这些話。西德現在的要求是，既然它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和其他国家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那么它就應該和其他国家軍队一样，拥有最现代化的武器。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北大西洋

^① 延长义务兵役的法案（从十二个月延长到十八个月），已于1962年2月22日经西德联邦議院通过。——譯者

公約組織又有什么用处呢？把前納粹將軍豪辛格安置在常設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崗位上，把另一個前納粹將軍、老“法國通”擺在楓丹白露擔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歐陸軍司令，讓他指揮法國軍隊又是為了什麼呢？

西方的三大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軍事上都支持西德的要求，可是這三個大國在十六年以前希特勒軍隊戰敗的時候都曾經担保要防止重新建立希特勒軍隊，使人類不致於受到西德軍國主義復活的威脅。

過去希特勒所不敢夢想的事，他的將軍們都已經做到了，如果希特勒知道，他在墳墓中也會高興得翻過身來。在和平時期，西德已經在法國取得基地，在法國政府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在法國駐扎軍隊。指揮這些軍隊的人正是那些通過一場準備了二十五年之久并由史無前例的龐大的軍事機器所發動的戰爭才能侵入法國的軍官。

西德軍國主義的復活，它對法國帶來的可怕的、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論述。

* * *

1960年10月25日，西德大使在巴黎簽訂了准許西德聯邦國防軍在法國占有基地的協定。

在這以前不久，在1960年8月20日，聯邦國防軍的總參謀部（正是波茨坦協定和雅爾塔協定明文禁止重新建立的總參謀部）起草了一個“備忘錄”——確切地說，是一個最後通牒。在這個文件中，他們公開地宣稱為了在這個可憐的以易北河為界的狹小德國境內準備進行復仇的戰爭（希特勒的將軍們從來沒有放棄把領土擴展到烏拉爾山的野心），在西德境內沒有進行軍事演習（當然包括原子彈演習在內）的“足夠的縱深區域”，而西德在經濟上、技術上、財政上的潛力已經超過了法國。

現在在西德聯邦國防軍中擔任領導職位的希特勒的將軍們正是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在法國領土上擴展他們的“生存空間”。

从1960年10月26日，即签订德军在法国建立基地的协定的第二天起，一部分法国领土就变成他们的军事“后方”。

一百名西德伞兵和一百名步兵在深夜里，熄掉了车灯，在离开圣路易不远的地方越过法国边境，他们是来为后续部队准备营房的。人们指出第一批来的部队“只有”两千四百人，他们将驻扎在穆尔梅隆和西桑纳。可是这仅仅是第一批，以后将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来回轮换，每年来到法国的人数估计总数将有三、四万人。现在谁也不敢说今后驻军的人数可能达到多少，因为据西德《世界报》1960年10月27日报道，法、德协定中既没有提到基地的地区有多大，也没有提到可以驻多少兵或驻在什么地点。人们只知道头一批来到法国的新“占领军”是属于博布林根和西格马林根空运部队的第二百五十一、二百六十一营以及属于施瓦岑崩和菲茨拉尔装甲部队的第五十一、五十三营。我们知道，第二百六十一伞兵营的士兵过去在西格马林根曾和驻防当地的法国士兵发生过冲突，这次把这个营派来法国，也许不完全是偶然的事情吧。

另外还有一点也非常令人注意。这第一批部队的指挥官是一些什么人呢？根据民主德国“德国统一委员会”提供的很具体的材料，这些指挥官似乎“恰巧”全是希特勒“国防军”的军官。例如格哈德·席尔梅尔上校就是一名战争罪犯，泡森中尉在1940年就到过穆尔梅隆，以后他被调到豪辛格的参谋处工作。

席尔梅尔上校从他过去的履历来看，是有资格担任“占领”法国基地的任务的，他曾在希特勒军队中参加对荷兰、挪威、希腊、非洲和苏联的侵略。1941年希特勒就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以后在1944年，他又得到“橡叶”勋章。他曾在苏联被判为战争罪犯。只要看一看挑选出来的军官是些什么人——如果能作出一份更完备的名单来自然会是有意义的——就可以看到波恩总参谋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也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用于“训练”目的的“基地”真正的任务是什么。（西德自由民主党议员克赖特迈尔1960年11月4日在广播中说道：“一个士兵应该作这样的准备，无论他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都可能要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战斗員”。)

今年9月間兩架西德聯邦國防軍噴氣式飛機“偶然”同時飛離西德上空，又“偶然”同時降落在西柏林法國佔領區的軍用機場上，這一次挑釁事件就很能說明問題。因為這兩架西德軍用飛機的基地是在法國的夏龍地方，而它們進行的演習任務是去轟炸另一個法國城市，這樣的演習本身就是值得提起人們注意的。

如果這一次從法國領土出發對民主德國領空進行的粗暴侵犯引起一場真正的空戰，會有什麼結果呢？法國就會被拖進西德復仇軍新的總參謀部（這個總參謀部就是希特勒的總參謀部的翻版）一貫在策劃的一場冒險戰爭中去。

可是，在法國土地上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或正在建立很多這樣的陸、海、空軍基地，在夏托魯、蘭斯、科尼亞克、伊斯特爾、馬賽附近和麥茨、芒佩利埃、波爾多等地都有。我們知道在上一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的總參謀部竟能下令轟炸一個德國城市，然後把責任推到波蘭頭上說是波蘭飛機炸的，從而取得侵略波蘭的藉口。我們可以想見，這些希特勒的將軍將不會有什麼顧忌，他們也可能“完全出於偶然地”對法國城市進行轟炸。

大家知道，西德在訓練空軍駕駛員時，就讓他們認識歐洲所有的重要機場，而且他們正是利用這些“訓練”基地，不斷培養更多的駕駛員。

由於1960年10月25日的協定，我國的土地、天空和海洋都提供西德新的復仇軍支配。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的孫兒孫女將會懷着憎惡的心情在博物館的陳列櫃中看到這個協定的原本。它可能會和一切叛賣法國的文件擺在一起，只有擺在那里對它才合適。

現在西德“聯邦國防軍”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入法國，“第五縱隊”的老辦法現在看起來已像是手工業式的落后方式了。不過在西德新“國防軍”加速準備對付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對付法國的戰爭時，他們不會放棄通過各式各樣的隱蔽方式利用正式編入或未正式編入“聯邦國防軍”的特務對法國進行滲透。

由于布尔格拔絲工厂的工人警觉性高，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卫生員”，他原来是德国籍的战俘，后来得到了一次假期到西德军队中接受了一段时期的训练。这件事情使人想到在1961年同德国人勾結的秘密活动来，这种活动虽然不像今年9月間从布雷姆、山内韦德、法雷耳—巴尔姆等防地用四百辆軍用汽車把两千名西德军队調进西桑納那样明显，但是它同样是具有危險性的活动。而西德联邦国防軍还会发现在法国是有許多可乘之机的。

* * *

1957年秋季的某一天，在撒哈拉沙漠中出現了一群重要人物，可是他們的身份彼此却很不相同。一方面是以西德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为首的西德軍官和原子专家，另一方面接待他們的是以法国国防部长沙邦—戴尔馬为首的法国軍官和法国原子武器专家。就是在这一次到科隆—培沙地方的訪問和会晤中簽訂了关于法国西德合作制造第一顆原子彈的协定，这顆原子彈就被称为“法国”的原子彈。

这些协定規定西德向法国——更确切地說是向法国軍事机构——提供援助，援助方式是提供信貸、提供制造原子彈所需的半制品，派遣西德物理学家和原子专家到法国原子研究所工作等等。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大国会保证不許德国以任何形式重新武装起来，更不許德国拥有原子武器，可是阿登納的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竟然有这样优越条件，以致于可以慷慨地向法国提供“援助”。交换条件也許就是要在准許西德自行制造原子彈的正式协定簽訂之前（这样的协定总是来得晚一些的），先换取法国同意西德这样做。

1959年夏季，已经有一些西德物理学家被派遣到法国的核子研究所。那时在阿尔薩斯的圣路易建立了原子火箭和原子武器研究所，在这个研究所中目前至少有一百名德国的原子物理专家和工程师，他們中間有些人在希特勒时代就在火箭和原子武器方面进行研究。

这个研究所的領導人是沙尔丁博士，他在希特勒时代曾在柏

林附近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以中工作过。西德对这个研究所提供了大量经费。以致西德空军上将卡姆胡贝尔(他也是前纳粹将军)有一次听到他的朋友提到“法国人”因为西德取消了对“海市蜃楼—Ⅲ型”飞机的订货,改向美国购买喷气式飞机而感到非常气愤的时候,他就以一种满不在乎的语调——在他们这些人中间当谈到法国时经常是用这种语调的——回答道:“我们为圣路易研究所化了这样多的钱,他们应该感到幸运才对。”

过去几年内,法国和西德的公司原子能工业方面进行的合作,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很充分的。1959年时西德的通用电气公司是第一个进行合作的康采恩,它通过它的支公司“特勒丰肯”参与创立设在巴黎的“欧洲电力遥控装置公司”,它握有这家公司20%的股票(这是正式公布的数字)。设立这家公司的目的是要根据美国的特许权制造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驻军使用的美国的《鹰》式和《响尾蛇》式导弹。西德军队中的希特勒将军们主张实现日益紧密的“整体化”,他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西德的联邦国防军是有充分的理由赞同在原子军备生产上进行合作的。“特勒丰肯”公司还负责提供这些导弹所需的电子装备。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又和西德其他康采恩联合组成一个原子托拉斯,即设在杜塞尔多夫的名称非常平凡的“物理研究公司”。这个公司和三十个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的康采恩都有联系,其中包括法本、西门子、曼纳斯曼、汉尼尔、克虏伯及其他集团。

通过这些企业以及其他途径所进行的原子能研究和制造工作完全是由私人掌握的,因为在西德根本没有国有化的工业。因此,波恩政府正好可以长时期向那些天真的人们(或是那些装作天真的人们)保证说,它不知道在西德制造原子武器这种事。

在复仇主义的西德,有私营企业作为掩饰,政府当局就可以老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他们也并不是防范得很周密的。西门子康采恩在它1958—1959年度的营业报告中就说,它“在原子技术方面继续取

得良好的进展。”

西德法兰克福的德古薩康采恩和圣哥班公司共同生产铯 6，这是生产某种类型氢弹所必需的基本原料。德古薩康采恩另外还同进行“金属热处理”的法国帕尔提奥公司在分裂铀的同位素方面进行合作。

德古薩康采恩把它分裂铯的同位素的方程式提供给圣哥班公司，由于法国国防部禁止公布铯的生产数字，西德专家认为这是表明铯的生产是用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这方面法国透露得比较多一些，可是西德的有关方面总是坚决否认西德参与了氢弹的制造工作。

至于那个由于为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的“煤气室”制造乙型旋风机而遗臭万年的庞大的法本康采恩，它在原子弹的制造方面（重水，铀等等）自然是不会落后的。它也参加了所谓“法国的”原子弹的制造工作。特别是它的两个分支公司，职工达五万八千五百人的拜耳公司和五万零五百人的赫希公司。这些公司曾经以巨额利润提供给希特勒作战宣传经费，现在它们同样支持波恩的战争叫嚣宣传。

法国武装部队部部长梅斯梅尔在回答《回声报》提出的问题时说道（他的话当然是权威性的声明）：一方面在原子军备的新订货中，法国私营企业继续占重要的部分，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在军备订货中一贯优先照顾法国工业，使法国工业完全依靠本国的资源，那也是错误的。”（《回声报》9月12日第5页）

看来我们可以相信法国的武装部队部部长和西德的康采恩，特别是西德工业中比较强的部门如电子、物理、材料、化学、机械、光学、自动化等部门的康采恩，他们自然会从莱因河的两岸非常注意地监视着我国的工业，不让它们走上“完全依靠本国的资源”的错误道路。

梅斯梅尔先生在回答《回声报》的问题时，还提供了一些别的情况，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的角度看，以下这些情况都是值得注

意的：

一、关于核打击力量的导弹生产，“从1960年到1964年之間，生产量将增加两倍。”

二、今后几年內，特别是由于电子工业部門的影响，私营企业在現代武器的研究和制造方面将要起更大的作用。在整个軍事生产計划中，私营企业作为轉包商所占的比重大致如下：“在陸軍軍备中占50%，在海軍軍备中占30%，在空軍軍备中占50%至90%，这要看是否把国营航空工业公司也算到私营企业中。”

三、关于研究設計的合同每年要化六百亿旧法郎，今后几年中要着重发展尖端的研究。（这一点的实施肯定不会使西德的原子物理学家，特别是圣路易的专家们感到意外。）

特别重要的是，梅斯梅尔再一次声明，核打击力量的建立，就要求发展和“制造”能力相应的“研究”能力。

法国武装部队部部长9月初去西德时，曾去拜訪过他的朋友、前納粹总參謀部的將軍阿达貝特·魏因斯坦，这又是一个研究在現代軍隊中使用原子武器的专家。这个將軍主张“原子武器應該在現代化的軍隊中占有它的地位”，为了要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个前納粹將軍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提到了一个权威性的論据，这就是梅斯梅尔对他談的話。

根据这家报纸报道，对于联邦国防軍是否應該拥有战术性的原子武器的問題，法国武装部队部部长回答道：“我对这个問題难于作否定的答复。”他接着說道：“联邦共和国簽訂的巴黎条約并不禁止德国軍隊装备战术性原子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了解为什么西德很願意簽訂巴黎协定，可是人們有权利要知道，法国簽訂这种协定有什么利益呢？难道只是为了滿足西德复仇主义新“国防軍”中間的一百六十名希特勒將軍的要求，法国就該签字？

自从发表了梅斯梅尔的这篇談話以后，波恩的极端主义分子总是利用他的談話作为根据来加强展开主张西德軍隊掌握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

西德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随即也在《汉堡时代报》上随声附和道：“是的，联邦国防军必须拥有原子武器。”阿登纳竟然说，有人说他认为联邦国防军不需要装备原子武器，这完全是“为了竞选目的而散布的谣言。”

根据《法兰克福总汇报》的报道，梅斯梅尔还进一步从法国方面提供了论据，因为他說，法国政府认为在一場較大的国际战争中，沒有原子弹头和发射装备的军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說：“法国认为，要得到原子武器，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制造。缺少原子武器，这就好像在十五世紀不运用火炮和火药一样”。

这些话，希特勒的将军們一听就明白。他們当然根本不会想到要回复到中世紀去（除非是在对人类的野蛮程度和对文化的愚昧程度方面）。可是他們不仅要有原子武器，而且还要有現代化火箭。法国武装部队部部长为他們打开了“綠灯”，他們自然会充分地加以利用。这位部长还提到了圣路易研究所的重要性，这个研究所我們在前面已经談过。

人們看到，原子的研究，原子弹的制造，西德军队的原子军备，法国建立核打击力量，这些都是“波恩—巴黎”軸心的內容，而这些內容首先可以用来反对法国。

因为法本集团、通用电气公司、德古薩及其他康采恩在“援助”法国的时候，主要是“援助自己”，这是为了使西德军队尽快地得到原子武器，照梅斯梅尔說来，如果没有这种武器，“在一場較大的国际战争中”，西德军队将沒有什么用处。

* * *

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在参加建立法国的“核打击力量”时，就是以这样可怕的假定作为前提的。至于法国，且不談这种情况对于它所包含的极大危险，从世界人民眼中来看，从社会主义陣营人民——特别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和我国人民最接近，对我国极其敬爱的人民——眼中来看，要我国所担任的角色是多么的可耻！

今天，这一支所谓法国的“核打击力量”不仅仅是要依仗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波恩复仇主义分子的合作，而且被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美国和英国——用来掩盖它们本身所进行的试验。苏联代表团致联合国的备忘录正确地指出，正当美、英在日内瓦进行关于停止核试验的谈判时，美、英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集团内的盟国法国却正在进行原子武器的试验。

美、英、西德要法国担任的角色是多么可悲啊！

苏联的备忘录写道：“这个两面手法现在已经被揭穿了。他们想把苏联限制在它现有的武器发展的水平上，而它们却秘密地试验自己的武器。特别是由于美国同法国不久前订立了关于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合作协定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两面手法现在已经被揭穿无余了。”

法国和西德合作制造原子武器；美国和西德合作通过美国驻在西德的占领军很快就把原子武器交给西德（毫无疑问，这些武器已经在不断地交给西德）；美国又同法国订立关于原子能的秘密协定。这样就构成一个恶性循环，法国之所以陷入这个恶性循环是因为法国先是容忍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后来又给以方便。

在法共中央最近一次会议上，雷蒙·居约所作的报告一开头就说道：“目前政治局势的特点就是世界大战危险的加剧。”无疑地，西德在这方面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它是以复仇作为它全部政策的方针的，复仇是新西德“国防军”的头号目标。现在他们既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占据了重要职位，既然他们已经利用这种职位加紧重新武装，他们这些复仇主义分子一心一意就想着要用武器——用原子武器——来把1945年的失败一笔勾销，他们从来没有接受，也从来没有承认那次失败。

他们的狂热情绪就是由此产生的，最近的几个星期中，在西德的竞选运动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种情绪的表现，这就是西德将进一步加速重新武装的预兆。现在既然西德三个支持阿登纳外交政策的政党都同意在阿登纳领导下继续执行他的外交政策，可以肯

定他們会变本加厉地进行軍事活动，就是說准备新的战争。

据西德权威方面的消息說，基督教民主联盟前不久拟訂了一个加速武装的計劃，計劃包括以下几点：修改西德宪法把法定服役期限从十二个月延长到十八个月；增加兵員，以便尽快地达到規定的十二个师；“联邦国防軍”加速配备原子武器；要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解除过去条約中关于制造原子武器和西德军队配备核武器問題的最后一些限制；加速建造新的軍营。計劃也沒有漏掉备战活动中的那个主要方面，即人民的“心理准备”，现在西德在这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已经打破了希特勒时代以来的记录。最后，为了对备战活动提供資金，要增加西德1962年的战争預算，特别是对軍备的拨款，要从原定的一百三十五亿馬克增加到一百五十亿馬克（1961年是一百一十二亿馬克），也就是比1961年增加30%。在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国家中，这是軍备开支在一年內增长最高的百分比，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最近施特劳斯决定，为了进行演习，把大約三万六千人的服役期限延长“至少三个月”，这项决定就是在正式提出法律草案前所进行的准备。^① 据說最近諾斯塔德的訪問以及他和阿登納、施特劳斯的会談的目的就是参与西德联邦国防軍所策划的新措施。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正在策划的有征募本土部队的后备兵員。增加的軍备开支一部分也将用于购买“潘兴式”原子火箭。此外，整个西德空軍都要配备 F—104G 式装有火箭的驅逐机，这种飞机每一架就价值五百万馬克。今年內还要开始为海軍建造原子驅逐艦，每一艘价值二亿馬克。

加速建筑营房也是这个計劃的一部分。西德报纸估計現有的大型营房已有三百七十六处，可容納三十一万一千人。准备另外再建造一百六十处营房，其中有六十一处已经动工。在“紧要地区”

① 在諾斯塔德將軍訪問西德的前夕，西德的“国防委員會”討論过這個問題。当时有些西德报纸报道，在“国防委員會”會議上已作出決定，要提出延长义务兵役期限的法案。現該法案業已通过，見155頁注。——譯者

——就是那些可能要对付工人阶级的行动的城市——准备建造二十处大军营。西德的“国防委员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通过了一个法令，授权政府（也就是授权国防部）在战争时期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没收公民的私人财产：橡皮垫、望远镜、汽车、钓鱼用具等。船只、飞机、电车、铁路车轮都可以征用，不仅在战时，在演习时也可以征用，不仅为联邦国防军征用，而且可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其他的军队征用。

除此以外，还规定一个包括一百五十种职业的清单，西德“联邦国防军”根据规定可以在任何时候动员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列举的职业包括建筑业、金属制造和加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中的全部工种，三十种类别的工程师和技师，商业职工，运输工人，卫生工作人员，科学、文化、艺术界人员，甚至还包括档案人员、翻译人员、心理学家和记者。杜塞尔多夫的《商业报》写道：“这简直是行行俱全”。

实际上，这是为了战争目的的全民动员。

据估计，为实现以上这些加速重新武装的措施以及立即使西德军队装备原子武器所需要的开支，加上预算内列入别的项目的军队开支，在西德整个预算中要占到一半。

正当西德决定采取这些新的军事措施的时候，诺斯塔德到波恩进行访问（据说是应阿登纳的邀请），这就充分说明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得到五角大楼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意的。（在这个组织中，斯派达尔和豪辛格都担任了主要的职位，豪辛格担任常设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且不谈斯派达尔了。）

* * *

在1960年年初，有七百名德国将官、军官、士官和军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担任指挥职位。到当年年底担任指挥职位的就有一千二百名德国人，其中有陆海军将领十八人。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德领土上定期组织的多次大规模演习中，西德国防军起的作用愈来愈大，而且正在成为一支具有决定

性的力量。1960年9月21日至24日举行的名叫“坚持”的演习中，演习的策划和指挥主要都是由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将军担任的，其中包括哈克斯将军（他曾作为战犯被判刑）、罗格将军和格洛本将军。

除了这三个前希特勒总参谋部的将军之外，还有英国的墨莱将军参与指挥作战，据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挂名的指挥。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四万五千多名德、英和丹麦的军队，演习的目标是用原子弹“毁灭”一个有二百五十万居民的区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1961年5月在华盛顿决定的有名的“MC—96号”计划据说就是由豪辛格将军拟定的。这个计划要取消巴黎协定对于西德所加的一切限制，西德兵员的限制、军备、战争器材的生产方面的限制。这个计划规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原来要求西德建立的十二个师应该在今年十月间组成。此外还要建立六个师，这六个师的参谋部已经建立，只需要配备士兵、士官和军官。纳粹将军们将拥有供他们指挥的原子弹头。西德的工业以后就可以公开地生产原子武器，它们将不只是在圣路易研究所中进行多少带有秘密性质的合作了。

1960年12月，波恩新闻处津贴的极端复仇主义的机关报《德意志士兵报》写道：“如果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再出现第三个原子强国，我们应该提出要求来，在这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比法国占有更优先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西德是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国家具有足够的资金自行制造原子弹的话，我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根据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我国的地理位置，我国应该有权利要求取得第三个原子大国的地位。”

他们实际上是在这样进行。

而且他们是得到法国政府同意的。

在希特勒军队溃败和无条件投降以后的第十六年，在反对希特勒联盟的四大国面前，居然会发生这些事情，这简直是怪事，这样的事情怎样可能发生的呢？

* * *

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只有在西方国家的推动和帮助之下才有可能。

自从希特勒战败后，西方国家就在它们自己的占领军的庇护下，纵容以警察、边防警、劳动突击队的组织形式为未来的新西德军队建立骨干。

纳粹军队的骨干于是重新集合了起来，他们搜集那些隐藏起来的军用物资。一切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形一样，那时凡尔赛条约只准许德国有一支十万人的“内部警察”，可是在已被解散的“帝国国防军”的领导下，又把这支战败的军队装备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成为希特勒在二十年后借以摧残世界的军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德国情况的书籍中大量地报道了德国“国防军”如何重新组成的经过，当时尽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规定设立的“监督委员会”也不起什么作用。只要有监督委员会人员来视察，人们常常是预先得到了通知，于是军官和士兵们都分散到地主的辽阔庄园上去（地主家族历来掌握着德国军队的指挥权），暂时都变成了辛勤劳动的农业工人。等到下次“视察”时又如法泡制一番。当时所有的谷仓都是武器和弹药的仓库。

当时的盟国宁愿装做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占领军司令部也是从一开始起就有意无视西德复仇主义分子重新排演的这一套把戏，而且这一次这套把戏还是公开进行的。

一个法国政府官方的资料上写道，西德联邦国防军在1956年1月2日组成时，“建立了第一批共六个训练中队”。

这些话谁能相信呢？

即使这是真的，那么也只能说，在这短短的几年内西德军队所以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一支陆军，这正是因为帮凶们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使得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活动轻易得多了。英国《泰晤士报》在1950年写道：“新的德国军

队之父并不是联邦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先生，这个称号应该属于西方盟国”。①

可是施特劳斯先生以他巴伐利亚人特有的幽默反驳了英国报纸的论点。他认为：“首创人是德国总理，他从那时起就把建立德国武装部队当作他的政策原则之一、当作他的纲领中一个基本要素”。他说的是事实，可是这同《泰晤士报》的看法丝毫不矛盾。被法国人民拒绝了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就是为使阿登纳实现他的“纲领”才制订的。

对于西德军国主义分子来说，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失败产生了一段停顿的时期。而施特劳斯因此非常抱怨“那些共产党组织和他们的同路人的大力抵制”。

可是由于把西德联邦国防军“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事实上正是为了要使西德军国主义复活“合法化”。应当指出，建立西德联邦国防军和规定义务兵役制都是严重的非法行为，以致波恩宪法在1954、1956年要为此目的进行了两次修改。

在这方面对宪法进行的其他修正案已得到西德联邦议会的通过，现在只剩下一项关于组织“最高司令部”的法律有待通过，可是这个“最高司令部”没有等待通过有关的法律就早已建立了。

* * *

正式合并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西德联邦国防军还不是西德唯一的军事潜力。此外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外的”后备军，这支后备力量主要是由将近一千三百个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所构成，这些退伍军人协会大部分保持着过去希特勒时代的机构，甚至于连名称都没有改变。这些协会基本上是军国主义性质的组织，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它在居民中间所起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小

① 法国政府总秘书厅文献资料局1961年8月22日出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队》一书中引用了这一段话。

城市中的每一条街、每个地段都有退伍軍人协会的咖啡店，协会每月开会日期的通告往往就張貼在店門口。这些协会利用阿登納政府的資金，大量編印复仇主义的宣传品，此外，它們自己还編了一些油印的印刷品，在咖啡店里也可以看到。在它們的集会上，大家交換“战争的回忆”，維護軍国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它們不如納粹分子开大会时那样熱鬧，在納粹分子大会上人們叫囂复仇的口号，希特勒的將軍們借此重新取得并保持同他們的老部下的“联系”，宣传大日耳曼主义口号。通过这些集会还可以培育复仇精神，使人們相信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战争来洗刷上次大战失败的痕迹。在这些“战友”的集会上所进行的是一种极危险的基层工作。不用說，所有这些复仇主义的組織都为阿登納竞选运动进行宣传。

在最近的选举中，在确定候选人名单时，这些組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联邦議會議員候选人中，有五十五名退伍軍人組織的領導人，其中有些人在希特勒时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汉斯·克呂格是“难民”的复仇主义組織的主席，他担任波恩政府和这些組織的联络人。他曾参与对波兰人民的鎮压措施。在候选人中还有瓦德馬·克腊弗特，他是納粹党卫軍的大队长，是希特勒的“保安”机关中希姆萊的助手。在1945年时，他被盟国列为战犯。候选人名单上还有大战犯、納粹組織中的大头目奧貝兰德的名字。另外还有曼陀菲尔—塞格男爵，他是死硬的复仇主义分子，自己夸耀說在1918—1920年間曾拿起武器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白卫軍一起对苏联作战，1940年时他成为納粹外交部长里本特洛甫的部下。地主亨克耳·馮·东內馬克伯爵是反对奥得尼斯界线的仇恨宣传专家，在这条界线的那边，他曾拥有一万二千公頃的土地。候选人中像这样的各色各样的納粹分子、复仇主义分子、軍国主义分子还很多，有这样一些人自然可以保证让西德联邦議会通过一些“民主的”法律，也可以保证在波恩兵营中实行“士兵—公民”制度。

上述的这类宣传在法国是否达到了目的呢？肯定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否则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法国政府的官方资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队》，法国政府文献资料局专题资料，1961年8月22日出版）就不用特地向我们保证道：“新的德国士兵，从他的义务和权利来说，是一个‘穿军服的公民’。国防部的公民教育机构和公民教育学院都是为此目的而进行工作的”。

我们应该看看真相究竟怎样。在西德军队中的确对应征入伍的青年的“公民教育”非常关心，甚至关心到他们的“道德教育”，的确有这么一个公民教育学院。这些还不算，此外还像在希特勒时代一样建立了各级“专员”，从营以上的各单位除了军事首长外都有一个“专员”，他负责进行适当的“公民教育”。

在中央设有一个“德育学院”，这个学院附设有一个“教学和研究中心”，领导人是格哈德·莫布斯博士，他在1940—1943年间曾在希特勒军队中担任“军事心理学家”的职务。

负责对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教育”的就是这一类的“民主主义者”，在西德军队中这种人多得很，年青的士兵每星期要上六小时这样的课，根据1960—1961年度军队教官手册说，在课堂教学中特别要：

“根据时代的精神，从思想上武装这些士兵，教给他们道德方面的基本概念，这样就可以巩固军队的抵抗能力，反对共产党影响和瓦解军队的企图。在讲课时也应该‘客观地’（1）、‘冷静地’（1）讲授共产主义的基础、目标和方法”。

西德军队还为年青的士兵和军官编印了大量的材料，目的就是为要使他们受到深刻的“道德教育”，在波恩“民主国家”中这种道德教育是很受重视的。据同一本教官手册说，1958年作为供应品向德军士兵免费分发的小册子和报刊以及为士兵组织的报告会、参观等的用费平均算起来，用在每个士兵身上的钱达四十三个马克又二十芬尼。1960年这项用费平均每人五十八个马克，也就是说在两年内增加了29.2%！根据这些数字可以知道，在西德军队

中正以多么高的速度开展“民主教育”！

但是，让我们听一听法兰克福的年青士兵济梅尔曼的话吧，他是上过这种“公民教育课程”的，在复员以后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信刊登在1960年1月30—31日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

“我同其他1938年出生的人一同应征入伍，我刚刚服完兵役。根据我的亲身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目前在某些地方仍然很活跃。人们经常谈论‘那些伟大的日子’，那些气势雄壮的阅兵式，第三帝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当然，在政治课和在报告会上，官方正式表示的态度同希特勒及其目标是有所不同的。可是作为一个应征的士兵在同这些老军人私下谈话时常常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1945年以前情形还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好。我以为让那些无可救药的前党卫军分子和前大日尔曼主义分子们在‘民主的’联邦国防军队中再充当教官，对于青年人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经常谈到的是‘共产主义死敌’的问题。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人试图以某种方式缩小左翼激进主义的危险性时，他们就說他是傻瓜，或者說他是罪犯”。

法国政府官方的资料如果把这种有教育意义的声明搜集进去，倒还会有些用处。

* * * *

在这个“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范畴内，不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教士都在“民主的”西德军队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良心指导员”，这是一个需要全部时间从事的职务。1960年西德军队中各级的“良心指导员”包括一名将官级的主教，一名将官级的副主教，二十六名副主教，二十四名一级教师（或神父），一百五十七名牧师（或神父），他们都是属于军队编制之内的人员。今年内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为执行他们的任务而拨付的经费达到近七百四十万马克。

他们的任务是对青年士兵教授“生活的科学”，他们在士兵们闲暇的时候也同士兵们接触来往，他们组织有士兵参加的宗教性

課程！這些教士也參加演習，包括原子演習在內。有一次以“枯骨”命名的演習中爆發了一場原子戰爭，基督教的牧師和天主教的神父都在場，以便提供“精神上的支援”。

西德軍隊的司令部非常重視這些“良心指導員”對青年人所進行的工作。斯培爾曼樞機主教在訪問慕尼黑時，在他的一篇講道中用下列這類話表明了這些人的政治傾向，他說道：

“共產黨的領袖們就像是嗜血成性的野獸，他們由於渴望取得權力而變得如痴如狂”。

* * *

大部分西德軍官都曾經是希特勒在法國的占領軍的成員，他們都會說流利的法語。他們喜歡法國麼？怎麼會不喜歡呢？他們對我們的國家是贊不絕口的，而且總是以留戀的語調談起過去的那些事：在1940年取得閃電式的勝利，進入巴黎，希特勒在埃菲爾鐵塔下面照相，香舍利樹大街的景色，在那裡他們可以以非常占便宜的“兌換率”買到多麼漂亮的东西。在當時他們心想巴黎多麼好，特別是在巴黎不像在東綫那樣有危險。現在在西德總參謀部中（從官方說來，這個總參謀部是不存在的！）他們還在這樣想。而現在在西德正加緊準備的一場復仇戰爭中，他們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情願選擇巴黎、尼斯和杜維爾這條“前綫”，而不願選擇東方前綫。

當他們彼此談到法國軍隊、法國人民時，人們真有回復到希特勒時代的感覺。

“法國的軍官麼？呸！看看1940年吧！”

“戴高樂算什麼，一個傀儡將軍罷了。”

“法國的士兵麼？等到時機到來，我們會教他們‘前進’的。我們在那裡的目的就是為這個。你不會以為在穆爾梅隆和西桑納駐軍只是裝裝樣子的吧？特別是為了對付這些共產黨人，將來我們有的是活要干。”

可是，如果說他們對於法國軍隊有什麼真正好感的話，那只是對極端分子才有好感。他們公開地說，馬絮^①是他們的“榜樣”。至

少他有胆量。在馬絮对《南德意志报》发表那使他在表面上失寵的談話时，他成了萊因河彼岸軍官們談論的风头人物。在“街垒战的一周”和那以后的危机中，西德軍官自认为他們可以依据北大西洋公約的規定前来巴黎“恢复秩序”了，不用說这自然是帮助叛乱分子恢复秩序。极端分子的每一个胜利，每次开释叛乱分子，每有一个叛乱分子的脫逃，薩兰^②的每一次声明都使西德的軍官們大为高兴。

这是因为极端分子是德意志“优秀种族”最亲近的兄弟，差不多是同他們平等的人，而且他們对黑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并不是只限于軍官的小圈子，而是非常普遍，一直貫穿到对年青士兵的訓練中。为了逃避在“民主”的西德軍队中接受这种可怕的訓練而从西德逃出来的青年人曼費德·呂迪格（他原来属于西格馬林根空运部队的一个营，这个营是第一批来法国占有德軍基地的部队）1960年11月22日在柏林对新聞記者发表如下的声明：“各营的軍官有系統地进行反对法国的宣传。例如第三連的杜紹中尉就经常說法国人‘又髒又靠不住又虛伪又狡猾’。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斯特滕的射击場的公共食堂里，德国士兵和法国士兵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席林上尉成天說‘他可不喜歡我們和这些法国人混在一起’。第二連的庫尔茨上尉說，‘你瞧瞧这些法国笨蛋吧，就凭这些人还想打胜仗哩！’孔恩上士在訓練时談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法国盟軍时这样說：‘我們不能指望依靠这些法国人，不过在必要时我們知道如何迫使他們前进’”。

① 馬絮过去是法国駐阿尔及利亚伞兵部队司令，是1958年5月13日法西斯暴乱的头目之一。1960年1月他对西德記者发表談話，抨击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并且說軍队可能要建立另外一个政权来代替戴高乐政权。以后他就被調回法国本国。——譯者

② 薩兰前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軍队的总司令，是1961年4月法西斯軍事暴乱的头目之一，暴乱失敗后轉入地下，成为法西斯匪帮“秘密軍队組織”的头子。

——譯者

这些由“德国統一委员会”出版的会刊《西德重新軍国主义化》刊登的声明证实了我們在前面所举出的从可靠来源引述的德国軍官的声明。去年逃到民主德国的联邦国防軍前新聞官文策尔少校說，他的出走是因为他的良心不允許他再继续在德国人民面前隱瞞西德軍队的真正性质，他的例子并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外情况。現在已经有好几万青年士兵宁願在应征入伍前离开西德，或者甚至在入伍后当逃兵，他們不願在这样一支具有軍国主义传统的軍队中服役，希特勒加深了这种軍国主义传统，而現在統率这支軍队的前希特勒將領們都是怀着战敗的憤恨，一心只想复仇的人。西德軍队中的將官很大部分是希特勒的部下（現在有一百六十人，1957年是三十七人），士官中也有很大部分是在希特勒軍队中干过的，說什么西德軍队能成为一支“民主的”軍队，誰能相信呢？

西德“联邦国防軍”——新的复仇主义的“国防軍”——对法国說来是致命的危險。一直由阿登納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控制的波恩政权，那些曾經扶植希特勒上台，提供資金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又提供資金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康采恩的复活，复仇主义的西德軍队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切对于法国都是致命的危險。

戴高乐政权和波恩复仇主义分子的全面合作也具有同样的危險性，这种合作的“象征”就是法国在比希的軍营和西德在路德維斯文刻耳的軍营的合并，法德在圣路易研究所和在科隆—培沙的“合作”，武装部队部长梅斯梅尔和“穿文官服装”的战争部长施特劳斯訂立的协定，还有梅斯梅尔对納粹將軍阿达貝特·魏因斯坦所說的鼓励西德进行原子武装的談話。

波恩—巴黎軸心威胁着法国最根本的利益。

（譯自法国《共产主义手冊》，1961年10月号）